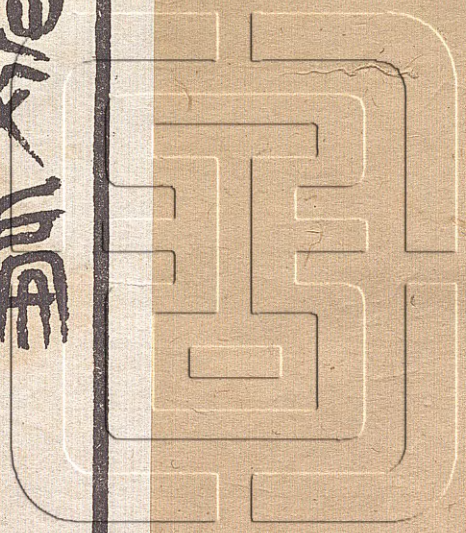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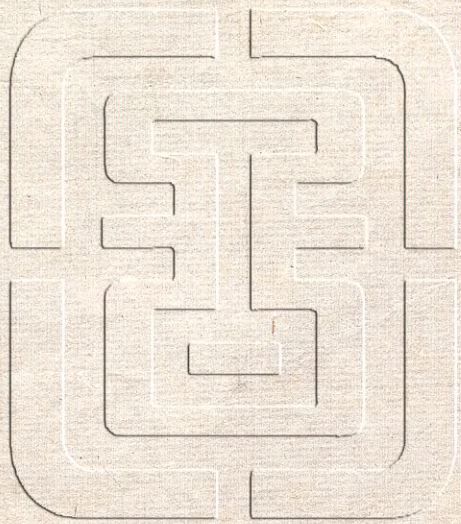


古130  
854-2  
部三10

金石萃編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諡

唐四十七

石臺孝經

碑連額高一丈五尺五寸四面而廣五尺前三面十八行行五十五字末一面前七行與上同隸書後半分上下二截上截表文小字九行正書批答三行大字行書下截題名四列額題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十六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孝經序

御製序并注及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所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常三復斯言景行先拓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變形于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况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國風雅頌分爲四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觀孝經舊注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相迷殆且百家

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布升堂者必自開戶隔攀迥駕者必駟殊軌輒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且傳以通經爲義義以必當爲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窮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約文數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寫之琬璵庶有補將來且夫子談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關今存于疏用廣發揮經文不錄

臣齊古言臣聞孝經者天經地義之極至德要道之源在六籍之上爲百行之本自 文宣既歿後賢所注雖事有發揮而理甚乖舛伏惟 開元天寶

聖文武皇帝陛下敦穆孝理躬親筆削以無方之聖討正舊經以不測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

日月之照邈矣合天地之德使家藏其本人習斯文普 天之下罔不欣戴仍以太學王化所先孝經

聖理之本分命辟沼特建石臺義展 睿詞書題 御翰以垂百代之則故得萬國之歡今刊勒

既終功績斯著 天文炳煥開七耀之光輝

聖札飛騰奪五雲之氣色 煙花相照龍鳳香起實可  
配南山之壽增 北極之尊百寮是瞻四方取則豈  
比周官之禮空懸象魏孔氏之書但藏屋壁臣之何  
幸躬親盛事遇 陛下與其五孝忝守國庠率  
胄子歌其六德敢揚文教不勝拊躍之至謹打右臺  
孝經本分為上下兩卷謹於光順門奉獻兩本以聞  
臣齊古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  
國臣李齊古上表

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親自訓誥垂範將來今  
石臺畢功亦卿之善職覽所進本深嘉用心  
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  
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

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宏文館學士上柱國  
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

光祿大夫行門下侍郎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仍侍  
講兼崇廬館大學士上柱國臨穎縣開國侯臣陳希  
烈

朝議大夫守中書舍人兼判刑部侍郎上柱國臣孫

臣張均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借紫金魚袋上柱國臣宋鼎

中散大夫守戶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郭虛己

中大夫行禮部侍郎上輕車都尉臣達奚珣

朝議郎行丞上柱國賜緋魚袋臣韋騰丁酉歲八月  
廿六日紀

朝議郎行丞蔣漾

大學助教別 勅兼判丞臣李德質

儒林郎守主簿崔少容

朝請大夫守國子博士上柱國臣雷元鼎

朝散郎守大學博士兼諸王侍讀臣蕭鄂客

朝散郎守四門博士兼諸王侍讀臣任焜

承奉郎守四門博士臣劉齊會

朝議郎行四門助教臣梁德裕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闕驪直  
承奉郎四門助教臣王思禮  
承務郎守四門助教上柱國臣劉大均  
登仕郎守四門助教臣秦龜從  
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胡銷  
釋奠坐主四門教授臣王南金

述

正議大夫行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柱國平樂郡  
開國公臣韋斌

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知史官事臣李龜成

大中大夫行給事中臣李巖

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章良嗣

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

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臣韓情

朝議大夫檢校國子司業臣薛巖

正議大夫行國子司業員外置同正員臣張侗

通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上柱國襄陽縣開國男賜  
紫金魚袋臣庶豫

正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東京  
留守臣陸景融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清水縣開國男臣崔  
翹

太中大夫守吏部侍郎上柱國趙郡開國公臣李彭  
年

吏部侍郎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臣章叟

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上柱國燕國公

文林郎守律學博士臣劉嘉祥

筭學博士臣張元貞

文林郎行直講賜綠臣王又

宣義郎行直講臣顏挺

文林郎行直講臣王璋

高陵縣丞翰林院學士直國子監賜緋魚袋臣丁景  
文林郎守義王府參軍兼國子監文史直知進士臣  
司徒巨源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唐四十七

書關中金

孝經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

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李

齊古表及元宗御批三十八字其下有晉國公臣林

甫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名舊唐

書王甫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虛開元中名之

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名必大元望稱志曰

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中開人名下

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元宗御製孝經頌并注皇太子亨篆額今在西安府

學墨洞內作大亭以覆之下作石臺高五尺餘琢鬼

工淨擗擊扶狀上琢石蓋為龍螭拳攫狀皆極精緻

中石四面皆廣五尺高九尺餘束以巨鐵上下通計

高二丈四面遍書小注分寫兩行石瑩潤如玉照人

鬚眉朗若明鏡鑿刻精工為最殊觀東齋金石

明皇序文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

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注案陸德明

孝經音義有孔安國鄭康成王肅韋昭劉邵而無虞

翻劉炫陸澄陸譏康成而據之為注是明皇不宗鄭

也舊唐書經籍志及崇文總目並云元宗孝經

注一卷而金石錄作明皇注四卷陳振孫直齋書

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為四大軸以為書閣之鎮

則又指此碑四面環刻裱本每面為一卷也碑字

肥瘦得中運筆與紀太山銘約略相似其大小視

太山銘才五之一注則又較經文四之一耳所書

序目經注以監本校之經文異者四字少者一字

孝治章祭則鬼亨之開成石經與此同監本亨作

享索釋文此字音許丈反明唐本作享若作享字

何必用音乎今本釋文刻作享誤後喪親章以鬼

享之作亨亦音許丈反可證也監本喪親章亦誤

此章注中助其祭亨設序其祭字安設序廣要道

章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監本而作則石經及日本

國鄭注本並與此同諫爭章雖無道不失天下監

本失下有其字案釋文云不失天下本或作不失

其天下其衍字耳是定本無其字故石經亦作不

失天下喪親章此哀感之情也釋文石經並與此

同監本感不從心與下文兩感字岐出誤皆當以

碑為正注文不同者諸侯章言富貴長在其身監

學考矣唐書藝文志有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應即是

按元宗御注孝經刻於天寶四載其篆額題曰孝

經臺蓋當時勅建石臺刊刻御書故世謂之石臺

序稱有唐之初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

注至元宗乃於先儒注中採摭精英去煩辭撮

其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

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即今京兆石臺孝經

者是也唐會要載開元十年六月注上注孝經頒天

下及國子學刑房疏亦云開元十年御製經序并注

上重注亦頒天下又云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

粗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闢文令集賢院

寫頒中外是孝經注疏皆經重修注修於天寶二

年疏則修於五載此碑李齊古表題四載九月是

重注之後又隔兩年乃謀刊石其修疏寫頒之事

又在一年後矣元宗本紀天寶三載十月詔天下

家藏孝經一本則在刻石前一年故唐六典稱教

授諸生之經孝經用開元御注舊令用孔鄭兩家

蓋自重注頒行立石國學之後諸生始能遵奉新

臣所稟命也監本所作之感應章君讎族人監本

譌作燕此數字雖無確證然義尚得兩通至如序

云皆糟粕之餘監本作糟糠誤案疏引釋名酒滓

曰糟滓米曰粕以解二字之義是本作糟粕石經

與此同庶有補將來監本補下衍於字石經與此

同開宗明義章注言先代聖德之主監本本作王

誤後孝治章言先代聖明之主庶人章注秋收冬

藏監本收作飲案釋文收如字又手又反飲力儉

反是定本作收孝治章注夫然者然上孝理皆得

權心監本脫上然字諫爭章監本爭作諍沿釋文

之誤案經文爭字凡八見皆不從言此題不應獨

書作諍亦當以碑為正也又有碑文誤刻而監本

足據者聖治章注參問明王孝理以致和平碑書

問作聞言親愛之心碑書心作也感應章注則神

感至誠碑書誠作誠案疏云誠和也書曰至誠感

神據此則神感至和當為至誠今定本作至誠字

之誤凡此之類當由信筆偶譌未及勘對輒勒於

石不得以之校經者也經文盡後空一行上載刻

李齊古上表三百餘字端楷細書石墨鑄華以為

當時從事刻石諸臣林甫而外兩唐書有傳者陳希烈孫欽韋斌附安席陸景融附元韋陟兄亦石傳張均附說凡八人適之官兵部尚書封涇源縣公而傳但云刑部尚書清和縣公席豫封襄陽縣男而傳作縣子韋涉彭城郡公章斌平樂縣公傳皆不載賴有碑以補史之缺也蓬筮拘管薦顏允南為左補闕見顏氏家廟碑今河南濟源縣有游濟濱記并碑陰序一篇刻於天寶六載皆珣所作署銜吏部侍郎此碑題中大夫行禮部侍郎蓋由禮部遷吏部也韋騰題名之下忽書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攷開天以下至肅宗至德二年方是丁酉是時喪亂之後天下甫定不聞別有刻碑太學之狀況所紀諸臣歷官皆在天寶初載與史多合其非至德丁酉可知顧亭林謂此條後人攙入因是歲乙酉譌為丁酉并疑解休一王思恭二人不書臣字然驗碑文所題諸臣銜名前後筆迹多同惟林甫適之二人其字稍大餘皆相等斷非兩手所書而自騰以下二十餘人皆無史傳可徵疑事母質昶亦未敢強斷也

又按書錄解題云明皇孝經注唐志作孝經制旨

攷新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注元宗二字下又載元行冲御注孝經疏二卷然則注與制旨各自為書猶隋書經籍志既載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又有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也邢昺疏於庶人章引制旨曰嗟乎孝之為大若天之不可逃也云云聖治章引制旨曰夫人倫正性在口口之中云云其語甚詳陳直齋未見制旨則宋時其書已佚然邢氏之疏大半藍本元疏此二條必因行冲之舊行冲撰疏時旁引制旨以申御注光非一書之證經義攷及關中金石記並沿直齋之誤附辨於此

趙思廉墓誌  
銘高廣各二尺七寸二分  
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

大唐故監察御史荊州大都督府法曹參軍趙府君墓誌銘并序

公諱思廉字思廉天水人其先秦之祖也同源分流實掌天駟封周仕晉繼為國卿漢魏已來世濟厥美高祖脩演魏司徒府長史清水郡守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 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亳州總管府司馬陸安郡太守儀同三司 祖博情

秀才侍御史民部制中

父素隋孝廉丹陽郡書佐

皇舒州司馬三朝積慶四綦重光門連岳牧家襲孝秀

相府類能儀同踵武於三捐禮闈尚德柱史騰芳於一

臺三徐舉而百度可見以驃騎之博物洽聞以陸安之

出入濟理以毛州之黼黻高選以司馬之優遊上列典

禮崇而勛業籍甚矣 公之少也婉以從令敏而好

學其壯也屹有秀軌恬無流心弱冠明經登甲科解褐

鄭之榮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河南府登封尉再栖枳

棘徒仰龍阿之鋒一踐神仙果聞鷹隼之擊能事備矣

朝廷避之 天子聞而疇咨曰爵以取賢不可改已

拜監察御史鐵冠不雜石室高標緩步立朝而人皆斂

手向風矣或犯法當訊執事者上下其手 公隴石

難奪直繩不撓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得寵若鶩失

職無愠荆山南峙出毀墮而方遙溝水東流蓬逝川而

靡及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

秋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齊姜之著姓也盡室問詩

闕門習禮梧桐半在稍度林下之風寶劔雙飛空拒薤

中之露以天寶四載十月乙酉朔十三日丁酉合葬于

萬安山陽益周公已來即遠事終之達禮也二子悅坦

之悅厥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令敦惠文敏一時

之良美玉有籍連城未得明鏡無塵照隣昔見日坐事

長吏被出非其罪也坦之濟陽尉敬友恭順一□□龍

期述德於終天願託文於貞石銘曰 我公籛金

□□之功宣孟之忠盛德百代聿生

繼美斤玉斯崇黃□□物朱絲直躬作椽何所投珠漢

東晨裝戒路暎燭隨風南陽地遠關塞□中孤魂久客

雙穴來同冉冉人世蒼蒼曼穹歿而不朽大夜何窮

墓誌裝潢本不列書撰人名文云公諱思廉字思廉

天水人高祖修演曾祖士季周秦王府司錄祖博父

素按周書秦王贊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

爵為王故開府置官屬有司錄之佐也思廉弱冠明

經登甲科解褐鄭之榮陽主簿換益之雙流稍遷河

南府登封尉拜監察御史推事忤旨左授荆府法曹

大足元年八月十二日寢疾終於南陽之旅舍春秋

六十有六夫人博陵崔氏以天寶四載十月十三日

合葬萬安山陽二子悅歷監察御史江陵安邑二縣

令坦之濟陽尉思廉家世事跡略可附見如是其荆

府法曹者高祖子荆王元景也思廉少由明經登甲

第攷新唐書選舉志明經亦為四等益承前文試秀

才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之目不數所謂甲乙也杜

氏通典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  
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  
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  
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予證之誌文思廉既卒於  
大足元年春秋六十有六其生實當貞觀十年丙申  
弱冠明經中第亦在末徽末顯慶初矣何云武德以  
來明經無甲科也杜氏亦駁之未審矣石跋

淨藏禪師身塔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寸六分二十二行  
行二十一字行書在登封縣會善寺

嵩山石跋故大德淨藏禪師身塔銘序

大師諱藏俗姓俄濟陰郡人也十九出家六載持誦金  
剛般若楞伽思益等經寫瓶貫繩風味精純來至嵩岳  
遇安大師親承諮問十有餘年大師化後遂往韶郡詣  
能和上諮元問道言下流涕遂至荆南尋覓大師親承  
五載能遂印可付法傳燈指而北歸至大碓山玉像蘭  
若一從栖寓三十餘周名聞四流眾所知識復至嵩南  
會善西塔安禪師院觀茲靈跡實可奇耳遂於茲佳闕  
乎聖典乃造寫藏經五千餘卷師乃如如生象空空烈  
跡可祭信忍宗旨密傳七祖流通起自中岳師亦心苞  
萬有慧照五明為法侶律梁作禪門龜鏡於是化流河

洛屢積歲辰不憚劬勞成崇聖教春秋七十有二夏三  
十八服無疾示疾現息禪堂端坐往生歸乎寂滅即以  
其歲天寶五載歲次丙丁十月廿六日午時奄將神謝  
門人慧雲智祥法俗弟子等莫不攀暮教緣奢花雨淚  
哀戀摧慟良可悲哉敬重師恩勒銘建塔舉高四丈給  
砌一層念多寶之全身想釋迦之半座標心孝道以偈  
而宣

猗歎高僧嵩巖劫增心星聚照智月清昇坐功深遠靈  
迹時徵身惟上德成茲法興其五法三性八万四千帝  
京河洛流化通宣不憚劬勞三五載開造寫三藏頓悟  
四禪其三摩鉢底定力孤堅悲通法界慈洽人天法身  
圓淨無言可詮門人至孝建塔靈山其

碑云大師諱藏俗姓俄濟陰郡人俄字未詳當為郝  
異文又云攀暮教緣奢花雨淚暮則慕之誤奢花三  
字未詳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以為聆字玉篇聆力  
丁切衙也非此義廣韻聆音相次庶幾近之中州金石

按中州金石記謂俗姓俄字未詳當為郝異文  
今詳玩字形當是俄字廣韻俄將毒切邑名又姓  
也又偈云無言可詮當為聆字按偈語用先韻此

俗字乃詮字也與上文堅天叶碑書全字亦作全  
其形似令耳碑紀其寂滅曰天寶五載歲次丙丁  
十月廿六日午時天寶五載是丙戌云丙丁者誤  
也又丙字不避諱作景出自方外不足較其云午  
時紀卒日而書時始見于此

寶居士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四尺一寸二十  
七行行五十五字正書額失損

唐故逸人寶居士神道碑序

北海郡太守李邕撰

河南府口陽縣進士段清雲書

觀夫道義重者則土芥寵祿志氣廣者則欽隄山林是  
以混然口人在於蕪口居然佳事不入於市朝其賦  
也鄉其行也獨介如石口口口口蘭所以名與風翔業  
與時並口稱君子詩曰碩人其在茲也居士諱天生字  
自然扶風人也其先出自夏后少康之胤伊晉大夫廣  
口口口口漢丞相演班固之書豈徒保西河而累葉  
祚土掃北朔而千載銘山因口秦口今為京地人矣會  
祖居士諱習祖居士諱希求考居士諱地口口幽抱虛  
壑閑臥深林黃卷晨開素琴夕引臨沼而下視天鏡仰  
山而高詠雲莊雖跡在人間而志逸區外居士幼而神

秀長而恬和習志氣於先人肯沉真於後親高尚芝桂  
口易衣冠其疑神也氣細於虛其清節也冰寒於水則  
知瓊林玉樹迴出塵容苗閣蓬瀛遙登仙子是以好事  
欽素名流重真背郊塵變馬或靈藥一器或沽酒一  
壺接道口於野庭申口口於口座曷云招隱聊且懷人  
至若賦詩口言比物口意助默蹈海超遙昇天莫知會  
深但仰靈妙時有流俗規懿勸誘浮業論葉縣於漢仙  
此濬口於宋傲南郭槁木東方耀星出處有以口名言  
論有以軌物何必蕪沒三徑淪滯百齡而以飛遞居貞  
辭口翫代與夫五辟未就六口不行披霄褐以口神冠  
雲冕以口口非所取也居士乃軒辭解謝口昭玄默太  
息而言曰僕聞子面吾面擊允不同以馬視馬亦既有  
異矧尔改父之道則死孝曷申為身之謀則生慮曷保  
口堯舜在上巢由在下口口以國則如此以家又如彼  
歎議者以為風神照人文史滿腹銷聲大谷絕跡幽巖  
夫如是口有膏者不煎有爪者不搏才不同也  
口何為乎居士廢辭曰且駢指者疾多言者窮意者口  
欲口無為口有道身貴寶貝所以食吾貧口寵珍羞所  
以却吾粒豈徒弄沈滙踐筭吾買山以遊沽名而隱者

也口後口薄富軸曾口閉關微亦不迫匪黃庭不誦  
聊以卒歲式用永口口呼鶴矯神遷蟬蛻形解雖人事  
似促而仙路實遐以長安二年正月十三日不口化於  
口口時春秋六十夫人沛郡太夫人朱氏性與口婦道  
合口親始則輔德從夫終則擇隣翼子光啓釋教休有  
禮防傳繫肘之方得觀暮之樂享年八十有六以開元  
十年三月七日示滅於京輔口里以其年十月十六  
日合葬於五齋原禮也長子處實才與命違壽惟神口  
丹穴之色口變鳳毛青田之姿宜聞鶴駕口悲人代高  
步仙遊仲子思實早慕青神久承靈覽無玉帛之樂事  
有詩禮之雅言人求我知我弃人欲貂蟬莫曜菊蕊是  
馨季子正議大夫行內侍上柱國元禮多才口口全節  
冠時以孝則忠口慈故勇西南譏塞設五口口謀東  
北司戎縱一敵而包敵由是昭宣豹略作爲虎臣歸西  
戎之數口口口之五部戰魁以少謀勝取多歐脫連  
頭而受誅穹廬屈膝而請命燕山之石揚先祖之刻銘  
屬國之官嘆口來之繫頸口口口追公事違阻口心不  
口口植松楸身廬坐隴猶且匍匐泣血辨踴椎心口天  
地以昭親表山河而刻石其詞曰  
一門養素兮四業探靈遺土軒蓋兮含景靈仙疑神口

谷兮洗耳寒泉笙歌蕭口口口鶴翩翩揮手口口兮長  
歌紫口口口口口遼柱口口口勿求之兮吾將惜焉  
有美厥後兮是稱其賢口名 口主兮宣力三邊  
李家忠 國兮揚親口 天口口行口  
兮性口口口倬彼石表兮求矣松阡  
天寶六載歲次丁亥二月口未朔八日口寅嗣子上  
柱國恩賓季子梨園教坊使 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元口  
其碑頌覆承事郎奉元路徑陽縣尹兼管本縣諸軍  
與魯勸農事姚達禮雅飭爲重立時 大元後至元  
六年歲次庚辰四月癸未朔二十七日  
右逸人竇居士神道碑李邕撰段清雲書案唐書本  
紀天寶六載正月辛巳殺北海郡太守李邕此碑立  
於是年二月則在邕歿之後當時邕有重名而死又  
非其罪故身歿而文猶見刻古人之重文行不重勢  
利如此居士之季子元禮官梨園教坊使行內侍省  
內侍而碑文多述其戰功蓋以宦官董軍如楊思勗  
之類碑文稱元禮正義大夫後題制新加銀青光祿  
大夫蓋由正四品上轉正三品下也柳子厚述唐時  
葬令云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

跌圓首居士無位而立碑於法爲僭特以其子方爲  
內侍故當時不以爲非雖以李北海之強直且爲製  
文它人固無論矣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周夫人墓誌

石高九寸八分廣九寸九  
分十七行行十七字正書

唐故義興周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夫人義興人也漢真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

之孫 皇明適之女姻不失媛昔以定秦適爲太原  
王府君靜信之妻昔五典克從三台樹位漢朝之任太  
尉司至此皆府君之遠祖也 夫人四德可則九族

從風齋眉之敬無虧如賓之儀有越奉佐君子何憚高  
黎自壘移天久歷星歲期百齡之有永胡一極之備凶  
天道者何仁仁斯在嗚呼哀哉藥餌無救遂終於延康

之私弟時春秋六十有五孤嗣號絕猶子悲酸以茲吉  
赴杜城東郊之禮也况丹旌霞掣素幕雲張痛寒風  
之蕭瑟悲夜月之蒼茫岳也匪才忝爲叙述詞曰

昔聞天道 仁罔不遂 彼蒼如何 降禍斯至 嗚  
呼哀哉 嗚呼哀哉 黃泉已掩 白日寧開 痛孤  
嗣之號絕 傷行路之徘徊

天寶六載十月世日葬

誌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  
脫字及觀大歷開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季  
縣瀆川鄉瀆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  
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叙述之語岳則其名  
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中  
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  
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抱經堂  
文集

遊濟濱記

石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七寸五分計  
十五行行三十字隸書在濟源縣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輒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河  
浮綠甲帝命靈表疏瀦滄而正乾綱鍾林密而通委輸

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川者或在幽僻遠而見奇伊  
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浮之氣據幽夏之中心地開源界  
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沖和

自托斯君子之量歎從此而東截河道汶不以險阻口  
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  
剛克斯君子之量歎意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

人無間形與化遊復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施 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為百神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脩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官有儀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颺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至於下日用曠藻吉凶悔吝則以情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名或有馮焉廬酒潛通動植滋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彼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疑而衆山暮爾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輪光昭厥美云

濟瀆在今河南濟源縣西三里歲癸酉仲冬予亦嘗獲遊瀆有祠以祀大濟之神其殿北復有北海神殿北海之前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蓋其源自王屋山天壇之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歷號公臺入於河禹貢所謂導洸水東流為濟是也東池俗傳間能出物以應人之求然率始於三月至四月望而止餘月則石盡春夏之交泉脈騰沸而濟尤勁疾物隨沸而

吏部侍郎達奚珣詞 右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新安王簿高侯知名之士也自角巾私第屢多散逸不遠伊爾薄遊于畿濟源宰寇公此侯之舊也乃昌言曰弊邑褊小何以娛賓是用戒朋遊選休暇總轡出郭頓夫濟瀆焉昔陶唐宅天洪水方割夏后敷土沉災克清瀆之稱位斯焉肇起夫其含靈厚載託勝中州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均禋典於通侯蓋取諸此然後命舟子為水嬉垂安流窺洞穴煙華釣浦彩激金潭表裏皆明下觀鱗石風雨時霽遙映雲山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船移鳥下岸靜蟬鳴洽流湖迴坐得桃源之趣矣况時當大夏氣惟溽暑沸海集陵流金燦石獨有茲地勢隔人寰高樹森沉宵若無日脩竹陰映蕭然納清併何久之體靜心愜思壯士以翻景與諸公為窮年不覺晴雲向山涼露霑夕對歸騎而將散負幽情而更多如何誌之詩可以興

濟瀆記後叙善利物者曰水水之靈者曰瀆瀆有三而濟居其壹焉道源數畝而深無底細流數里而能截河信造化之奇功者也天官小宰達奚公智乃周

上人或取須臾復沉予之遊也默禱于神願出物以彰靈異道士云隆寒水泉不動物不能上予笑曰豈有靈神而畏寒者乎爾姑為我禱久之物竟不出道士之言始信而世俗所云皆誕妄也 金蓮 琳瑯 文甚似六朝字亦唐隸之至工者與都穆金耀琳瑯對校有云不以險阻斯其勢都穆不識新字而云闕一字今此字甚完好說文斷斷也从斤斷斬譚長說新籀文折从艸在公中寒故折足証唐人猶能用古字都穆又誤以軹縣西北數十里為南北遠而見竒為貌竒四時壹色為一色彼岸猶冷為危岸庶託豪翰為庶記賴有原刻証之 中州金 碑拓本假之少山已裁樣成帙不見年代惟達奚珣題署吏部侍郎質之通鑑珣為河南尹降祿山在天寶十四載其為侍郎未可知何時也記文殊庸猥不足錄姑以珣始知策祿山異謀而繼乃以身奉之其為鄙夫患失已發于文如此故為略存其跡以見士之貳行可醜也 授堂金 石跋

宴濟瀆序

石高廣尺寸與前同十五行行三十二字隸書刻在前碑之陽

物德惟上善昔遊于茲嘗誌其事琚亦尉此邑恐墜斯文爰命攻金刻諸樂石庶將來之不朽也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朝議郎行濟源縣尉鄭琚建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其文與字甚工金耀琳瑯所未載但得其碑陰之遊記而已濟瀆在縣西三里有池周七百步其西一池周與之等而中通焉即濟水所聚其源自王屋天壇山顛伏流百里至此復見東南合流至溫縣入河禹貢云導洸水東流為濟北山經王屋之山灑水出焉而西北流注於泰澤地里志宛作洸水經注灑作聯此濟瀆實當名洸水至溫縣入河乃名為濟字當作洸後人于此呼之甚乖經典 中州金 石記

按此碑兩面刻陰面刻遊濟瀆記陽面刻宴濟瀆序皆達奚珣撰薛希昌書無年月後序為鄭琚撰題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玩前篇記云陽浦先春草心方變彼岸猶冷苔生未穠是冬春之交景象後篇序云荷芰香而酒氣添濃洲渚隱而榜歌聞曲時當大夏氣惟溽暑獨有茲地勢隔人寰是盛夏景象益非一時之事鄭琚後序云達奚公昔遊於茲嘗誌其事既云昔遊是在天寶六載以前



不知何年也然据前記又有云國家百神授職羣望聿修闕官有無象設如在以諸侯之禮禮而禋之是濟源初建濟瀆廟之語又獻通考載武德貞觀之制北海及北瀆大濟祭於洺州元宗天寶六載詔封濟瀆為清源公据張洗撰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銘碑文云有唐六葉海內晏然封茲瀆為清源公建祀於泉之初源也則濟源之立廟建祀當即在天寶六載然則達奚珣遊於春初莫於夏日而鄭琬立碑乃在隆冬似同屬天寶六載一年之事矣達奚珣兩唐書無傳其仕履略見石臺孝經跋中書者薛希昌亦無傳可攷遊濟瀆記文云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稍乎舊章可得而道又云從此而東截河通汶不以險阻口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宴濟瀆序云初若爭雄截黃河而徑渡去而有禮揖滄海以朝宗凡此皆謂濟既截河復獨流入海也然古今水道情形不同而辨濟水源流諸說亦不一胡渭禹貢錐指趙一清水經注釋皆彙眾說而詳攷之今節錄於此禹貢錐指曰禹導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傳曰泉源為沈流去為濟在温西北平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里温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温縣西南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又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沈水渭按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屬河內郡隋改置濟源縣縣西有王屋故城後周所置本垣縣地元和志云王屋山在王屋縣北十五里元省入濟源縣故濟源有王屋山西南接垣曲縣界垣曲故垣縣也水經注云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景純云澗沈聲相近即沈水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水經注釋曰一清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其前載禹貢導沈水文俱作沈字又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石濟水所出說文云沈沈也東入海又云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泝漢人學有師承孟堅地志

叔重說文尤精嚴謹嚴千古取證應仲瑛始誤以出常山之濟為四瀆之泆善長非之是矣而猶云二濟同名者何也徐鍇說文繫傳通釋云漢書房子縣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廩陶入泝此非四瀆之濟四瀆之濟古皆作泆今人多亂之又云泆水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泆楚金辨泆濟二字可謂了了足以證明孟堅而羽翼叔重然不云常山石濟而單云常山濟水猶有所蔽乃元吳澄書纂言云導水章所叙冀州之濟兗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泆二字通用說文罔二字而以北濟南濟為二水非也今說文具在何嘗有南濟北濟之分乎徐堅初學記云二濟既南北異岸相去亦踰千里別白如此不似草廬之淆亂也禹貢錐指經云溢為榮傳云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為榮澤在教倉東南正義云此皆目驗所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故可知也渭按成臯有大伾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一里水經注云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鬪南決為榮澤又云大伾在河內脩武德之界濟沈之

水與榮播澤出入自此山東至河陰縣四十一里又東至榮澤縣西北之教倉十餘里通計得五十餘里故傳約言之曰河濟並流數十里又數里溢為榮澤在教倉東南也然傳言濟與河並流始在北繼截河而南則似兩人同行街北一人忽截街而南別與人同行數里乃獨抵所欲詣處人之行路固有然者水則安能且河大而濟小濟既入河河挾以俱東濟性雖勁疾恐亦不能於大河之中曲折自如若此也榮陽石門水首受河處水經直謂之濟水京相璠名為出河之濟酈道元云濟水分河東南流皆不以清濁為言謂濟與河亂南出還請自穎達始後之好事者從而附會言會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清流一道直貫之者乃濟也世遂有濁河清濟之圖林少穎云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化而為濁矣既合流數十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為榮乎林氏此言能窮物理而不惑者也蔡傳云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此說似勝于孔然沈水至泰澤澤而不流故知其穴地而入此地上之事目所共見若河

中之事誰則知之豈真有伏水底者見清流一道穴地而入出而言之邪水經注釋酈道元曰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朕水不與昔同一清按通典曰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未因早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疎略又曰按後漢郡國志曰因王莽末早此渠枯竭濟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封邱宛句乘氏等縣並全縣地一依尙書禹貢書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並大紕繆一清按杜氏兩言濟水水經及注之失一在雍州風俗下一在豫州河南府濟源縣下然以經爲和帝後所撰又云順帝時撰注則云景純又云道元何無定見也禹貢雖指解之曰河北之濟因旱而枯旱止則復出河南之濟爲濁河所侵空實盡室河去不復能上涌故遂絕自東漢以迄唐初凡行濟濱者皆河水也而猶目之曰濟是鵠巢而鳩居鴈名而圖實也故杜氏力詆水經以爲不可信然滎濟故道猶可因是而得其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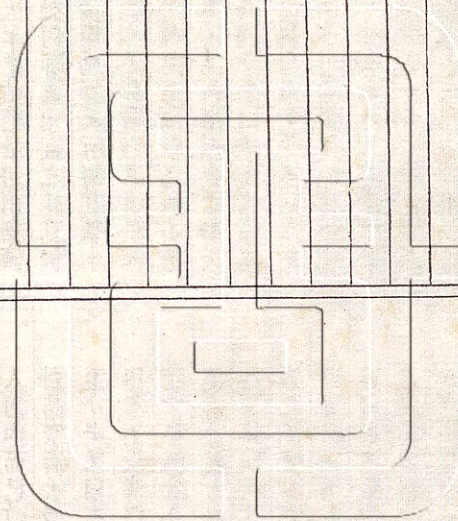
七八則此書不爲無補焉黃文叔云濟水雖絕其瀆猶在雖中間經穿鑿變易或斷或續然水之附入于其瀆者猶可尋求緝之以存禹迹非無理也斯言蓋得其平又曰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爲濟及導滎爲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既開滎瀆爲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惟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惟荷汶戴村已築則東河以下所行惟山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水經所叙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宏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古文尙書疏譎曰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朕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

津渠勢改昔自號公臺東入河出放倉之東南今改流自號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爲二爲不同與又潛邱割記曰黃子鴻篤信水經注者憶初暗時問曰後漢志溫縣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是河南無濟也子鴻曰新莽時雖枯後復見酈氏所謂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朕水不與昔同是也祇緣杜君卿不信水經專憑司馬彪志竊以爲彪不過記一時之災變耳非謂永不截河南過也君卿云云遂真覺河南無濟疑誤到今余曰枯而復通既聞命矣敢問除酈注外抑別有徵乎子鴻曰未聞余退而考杜預釋例云濟水自滎陽卷縣東逕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平至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郭璞山海經注云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張湛列子注云濟水出王屋山爲沁水東經溫縣爲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河爲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而入海粹此三說以覆子鴻喜獲所云聞復難余不見河南

有濟畢竟復枯于何代余復考得後漢書王景傳濟渠下章懷注云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渡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卽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不知中有復通之事合以許敬宗對高宗濟水潛流屢絕是自唐以前濟已復枯直至今矣又曰有問濟水枯而復通畢竟在何時乎曰考王景傳曰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今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連後三十五年汴渠成明帝巡行下詔曰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壞墳此亦壞而濟亦壞汴治而濟亦治之徵也又考晉書傳祇傳武帝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後河濟汎濫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侵壞祇乃造沈萊堰充豫無水患鄒超傳太和中桓溫將伐慕容氏引軍自濟入河趨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毛穆之傳溫使穆之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此豈竟枯寂者哉大抵王莽世天災雖甚然皆不遠而復班注云云蓋以目驗者言也祇緣司馬彪下語太重若改遂枯絕爲會枯

絕則妙矣潘邱東樵之言明白如此足以袪君卿之惑其無戾于桑鄺也明矣諸家之辨濟水枯而復通聚說如此若以此碑證之是在唐元宗時濟水尙截河通汝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七終



全石萃編卷八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四十八

金剛經殘石幢

僅存兩段合之高三尺八寸五分上段止存三面下段八面每面廣八寸首尾兩面各九行餘皆十行字數無改行書在西安府城南李家村

缺 蔣圖撰

清河張賁書序

缺 國化人代 天育物者必資於賢明矣其選才刈

越於吏部乎昔王戎標簡要 缺 也中有吏曹庶

士皆考乃聲實器其藝能 缺 鍵乘人物之樞要出納之

愷謂 缺 口明山惠清河傳延 缺 口靈農楊自然太原王漳

源領同寮數十 缺 口或以德進或以詞華居最或以

翰墨稱 缺 口角詩書弱冠文史然而博綜多識靡所不

該研機深沉悟色空 缺 達知窈冥而有精湛常樂真如

以求實 缺 口寮庶品之口福也作是願已罔不悅心則

有遠方名工不召 缺 口無足而員來或刻或鑿成之不

日載雕 缺 口彪炳則有揮毫騁勢拂花雨而爭鮮垂露

矜能懸貝菜而增 缺 眞實視之者方開淨眼且宿植德

本曷求 缺 口相靈誓願力永此證明然後乃知是非兩

思得失雙 缺 口 缺 學嘗試言之目論膚受乃爲銘日

缺 王文炳煥妙理宣揚無幽不燭無滯不彰是非雙 缺

缺 堂堂

廣平程進刻序

金剛經

缺 書

經不錄

天寶七載歲次戊子三月廿八日建立 缺

靈農楊子岳刻

缺 寶靈元年移於當曹南院 缺 安置自後 缺 至

開成二年五月一日故隴西李公友誠 缺 舊地至會

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

佛弟子太原王 缺 口 安定梁過庭

彭城劉承恩 安定胡山惠

清河傳延 缺 口 靈農楊自然

太原王漳源 靈農楊文 缺 口

清河路希進 清河張賁

南陽樊元 缺 口 渤海 缺 履 缺 口

上谷侯江 瑯琊王皓

靈農楊景 清河張瓌

南陽宗華

廣平焦士廉

清河張才遠

天水趙承先

彭城徐庭遜

邵陽秦鳴鶴

南陽張晞之

太原郭齊斌

潁川陳懷進

樂安汪孝昇

清河張鴻洲

太原王志朝

太原王從諫

鉅鹿魏陶光

潁川陳小覺

平陽霍撫

清河張口崑

鉅鹿魏劼

譙郡婁口口

隴西李回

平昌孟玢

太原王晟

京兆杜奔

汝南荆庭口

扶風馬口

安定梁如口

清河張真

會稽嚴昇

東平萬希嶠

清河張缺

煥缺

宗權缺

康公口缺

聞人逢缺

呂彞缺

王從口缺

張紳缺

北嶽恒山安天王銘

聖人

碑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二十三行行四十五字隸書額失搨在曲陽縣北嶽廟

大唐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并序  
左羽林軍兵曹參軍直翰林院學士供奉上柱國李

荃撰

吳郡戴千齡書并題篆

道甲開山以方色受土水行作鎮輿禱司野截巨壑以波委指平陸而海清墜旄頭柱 王國蔽虧日月棲泊雷電可久可大取諸恒也恒之靈藏往知來威遠懼邇陰陽不測之謂神聰明正直害盈福謙裨我淳約荒札不勃拯膏雨佐秋成再蠶獻工六擾呈逸有孚盈在矣貴而無位哉古者天子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未嘗王五嶽而公四瀆 大唐開元天寶聖文武應道皇帝登泰山躡社首範圍 天地幽贊於神明柔兆載上元庚寅 詔曰五方定位嶽鎮摠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 上帝攸宅寰區是仰其岱宗西嶽先已封崇其中嶽三方典禮猶闕降神布澤同致福於生人肆類尊崇未齊名於禮秩永言光被同叶靈心其北嶽可封為安天王所司擇日奏聞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册庶縣禮也夫 聖人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五行行為質北嶽水正也

乙酉水命也

大君有命如彼北嶽鼎然不淪受

茲介福益無方也驍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

郡長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

府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

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

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 天三門出將風厲遠

海雷明憲秋山戎朝鮮繫頸請命明威將軍守右威衛

將軍使持節博陵郡諸軍事兼博陵郡太守北平軍使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武威賈公曰循時之傑也康侯分

符師貞受律英畧外斷沈謀內融清渾無私虛谷必應

趙人化之如春陽也朝議郎攝別駕上柱國賞緋魚袋

信都馮公承相中散大夫行長史上柱國賞紫金魚袋

清河張公靈瓚人之望也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

事威搖商秋德湛行露通直郎行錄事參軍榮陽鄭啟

宣義郎行司功參軍汝南同瑋統奉義郎行恒陽縣令

高平鄒懷玉吏之雄也貂蟬稱家水水作吏簡轡方勁

球琳有聲僉曰 聖王先成其人而後致力於神國

其社也管省方展禮於虞帝敬鬼神祀於股人未有加

望秩之榮錫封崇之號斯蓋 我皇之能事也燕

山有石碩儒有文既述且刊超變陵谷銘曰

杜南金韓休烈刻字

碑陰分三列第一列刻記二十六行二列三列題名

共三十人又對處一行杜南金一行並隸書內丁子

琦一行行書又馮厚題名及

宋人題名三段並行書左行

安天王碑陰

康傑撰

戴千齡書

昔剖符獨川化洽殊俗授律遠海 皇明益暢由

是威名簡 帝建旗此藩爰自下車率先明祀牲

牢器饗罔或不備若國有兵戎 賈君於是苦虔而

羣凶失險歲或陽早 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

無享不答有開必先非惟岳降生則孰能獨契其道若

斯之妙故神以立政則不言而化神以施惠則日用不

勤神以肅物則不怒而威神以察微則無幽不燭故

我王是崇也而 乾坤式宴庶績咸熙 我賈父則

之也此年用登物不疵癘故人非化不感感非神不深

神明之道與 賈父之政通矣謹按王者往也既有

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故 吾君崇其秩禮

以答嘉休 賈公載刊 睿昀式旌不朽 別駕

馮公承相樂氣潛融清輝外朗探 道得 靈元

之旨屬詞盡詩人之興雖勢居熏灼不以材地驕人位

高出刺能以謙卑自牧揚惠風以拯弊激清流以盪邪

廣大丘之道則無所不容受鴻鐘之虛則有來皆應不

空之頌斯焉取斯 長史張公靈瓚允迥厥猷匪懈

於位佐上以直率下以寬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赫赫千

里緊公是毗錄事參軍判司參軍等並材望孤標聲實

兼茂官殊而各競於理事異而同歸於公百城作率亦

庶僚之勸也安喜縣令等並砥節首公飭躬從政一德

均化故四人不擾一心共理故千里謐清豈伊異口衆

宰君之助也戊子歲夏五月邦人勒美於碑之陰雖遷

改不時而瞻誦有所懿彼來者勿替引之

朝議郎行司倉參軍馬克廣

通直郎行司戶參軍元忻

承議郎行司法參軍史宣猷

宣義郎行唐縣令崔若鏡

承議郎行深澤縣令張鑄

宣義郎守新樂縣令鄭卓

文林郎守主簿騎都尉張惠敏

宣義郎前丞崔晉

登仕郎守岳令郭延英

前供奉合鍊百花漿北岳真君廟三洞道士劉處一

此行在二三

兩列之後

監廟馬若水縣尉馮澤癸巳九月二十三日謹記

權縣尉馮澤嘗拜祠下癸巳九月念三日

東京員察右直副指揮使口口口靈道場七晝夜

記大宋咸平五年二月二十七號從

康傑文內有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何不

書姓而冠以皇族夫國君之尊族人不得以屬通而

况天子乎 金石文

唐天寶七載封北岳神為安天王是時祿山近在肘

腋安天王之名得毋為之兆乎碑辭李荃撰其陰則

康傑文書以八分者戴千齡也筆法淳古遠在韓擇

朝散郎行司士參軍蔣楚金

文林郎守參軍劉令錫

宣義郎行參軍陳傑

錄事張元濟

朝議郎行安喜縣令崔遂

朝議郎行北平縣令李映

朝議郎行望都縣令李攸

朝議郎行無極縣令盧成麟

承奉郎行陘邑縣令郭同琳

承奉郎行恒陽縣丞李茂芝

文林郎守尉夏侯庭璠

儒林郎前主簿桑奉日 以上第

朝散郎行司戶參軍裴子產

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同

徵事郎行司法參軍郭說

徵事郎行參軍張鉉

朝散郎行參軍陳稟

文林郎守博士李重光

朝散大夫行義豐縣令吳介

承議郎行鼓城縣令楊欣

木察有傑梁昇卿張庭廷史惟則諸家之上乃盛熙

明攷書法獨遺之何與 亭集

右碑後列范陽節度安祿山博陵太守賞循及從吏

馮承相張元瓚鄭收邵懷玉等職銜皆有頌揚之語

而于安買則云常樂安公曰祿山國之英也八柱承

天三門出將武威買公曰循時之傑也夫以國英時

傑出于自稱李荃阿諛必小人之尤况傳稱祿山陽

為愚不敏其姦工于媚上以天寶七載正月群臣上

尊號而祿山即樹碑恒岳借封爵為辭而致其上號

之意且夸揚已烈有風順遼海霜明憲秋等語不臣

之漸於此可見後附杜南金韓休烈刻字與碑陰同

按天寶五載正月封北岳安天王寶應二年五月改

封寧天王 錄補

右北岳恒山封安天王銘文載天寶三載上元庚寅

加封中嶽三方詔書舊唐書本紀載此事在是年正

月正合獨以庚寅為乙亥則誤也明皇以垂拱元年

八月生歲在乙酉納音屬水故碑云北嶽水正也乙

酉水命也大君有命如彼北嶽鼎然不渝也碑稱安

祿山街曰驃騎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范陽郡長

史柳城郡太守平盧節度支度營田陸運兩蕃四府

河北海運兼范陽節度經畧支度營田副大使採訪處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常樂安公攷唐六典武階二十有九驃騎大將軍從一品蓋武臣之最貴者文武散官不聞有定員此云員外置同正員者未正授之詞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題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之銘唐書地理志定州博陵郡屬河北道本高陽郡天寶元年更名則立碑之歲距更名僅七年也其屬縣有恒陽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縣有恒嶽天寶五載詔封安天王此碑撰文者李荃書碑者戴千齡兩唐書俱無傳新書藝文志有李荃注孫子一卷又太白陰經十卷青囊括一卷或即其人但荃荃不同耳舊唐書荃荃無籍志無金石錄但載大歷十一年張同敬一碑為戴千齡書而於安天王則但載碑陰云分書無姓名則不但未見碑陽即碑陰亦未見其全也盛時泰元牘記則載此碑稱戴千齡書方勁有力不類唐人而不載碑陰可知得全碑之難如此碑云水行作鎮元枵司野周禮地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鄭注云元枵齊州分野今定州屬河北非齊地而云元枵司野者左傳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注

于元枵杜注云元枵即盧也爾雅盧星子位之次枵虛耗之名也則元枵為北方分野矣碑又載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之號此尊號以天寶七載五月壬午上是月庚午朔上尊號在十三日而碑以二十五日建是上尊號後十二日也碑云柔兆載上元庚寅詔曰云云封安天王之詔在天寶五載正月新唐書本紀不書其事舊紀則書其事而不書下詔之日惟冊府元龜載正月乙亥下詔與碑不同天寶五載為丙戌歲故曰柔兆載是歲正月癸丑朔乙亥在二十三日而月中無庚寅疑碑所謂上元庚寅者指月建也碑載詔詞以冊府元龜校之有不同者上帝攸宅冊府作攸敘其岱宗西嶽冊府作且岱宗西華其中嶽三方冊府作其中嶽等三方典禮猶闕以下至末齊名子禮秩凡二十四字冊府則省為典禮所尊未齊各秩八字同叶靈心冊府作用叶似冊府元龜有訛缺也碑云所司擇日奏聞而不言擇日為何事冊府則云應須告祭仍令所司擇日聞奏較碑為詳晰矣碑云龍集丁亥律中姑洗壬午錫以金檢玉冊丁亥為天寶六載三月丙子朔則壬午在七日也

碑陰專紀太守賈循以下之德政而此文則安祿山與賈循等並稱之先時循副祿山為平盧節度不能不並列也碑稱祿山之賈曰常樂安公常樂未詳河北冀州魏齊周皆置長樂郡別無所謂常樂者兩唐書祿山傳稱其為營州柳城人則距冀州甚遠非以長樂為常樂明矣碑載祿山歷官皆與兩史合惟史但有柳城郡公而無開國伯史文非畧則誤也史稱賈循京兆華原人張守珪北伐樂河凍泮欲濟無梁循為橋以濟以功擢榆林守捉使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薦為安東副大都護安祿山兼平盧節度表為副遠博陵太守此即立碑之時也其後祿山反使循守幽州顏杲卿招之以傾賊巢穴循許可謀發賊盜之史故列入忠義傳餘馮承相以下史皆無傳碑陰首紀賈循事云昔剖符鳩川化洽殊俗地理志鳩州鳩川郡屬河北道循似先官於鳩州而傳無之又云國有兵戎賈君於是告虔而羣凶失險歲或賜早賈君於是薦信則車迴甘澍蓋言兵荒之事賈君皆禱于北嶽也傳稱循為榆關守捉使地南負海北屬長城林垣罕翳寇所蔽伏循調土斬木開道賊遁去碑所

謂羣凶失險者即此事也碑云王者往也既有歸往之德宜其有安天下之名此曲解安天王之義語本毛詩昊天曰明及雨出王傳云王往也天下歸在謂之王然當時封五嶽皆用天字如東嶽天齊西嶽金天南嶽司天中嶽中天又何說乎碑云賈公載刊磨冊以旌不朽則似封安天王冊賈公嘗刻石于廟今未見也文後題名皆博陵郡屬官岳令只一人而碑有二人者蓋碑始建于五月二十五日刻竣于七月一日中間更替一令也道士劉處一云前供奉合鍊白花漿以方士合鍊之術蠱惑人主恬不為怪刻石以為榮元宗被方術之惑于此見矣馮澤以癸巳九月二十三日拜廟癸巳蓋建碑後五載也然同一日事而兩記之何耶

潘智昭墓誌銘

石方廣一尺九寸五分共二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行書卷題大唐故潘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吏部常選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并序

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洎乎晉業黃門侍郎岳之

輿矣幸 唐運龍驤煥紫耀武會祖仙壽識叶

天謀輔翼左右拯濟塗炭永承邦社拜銀青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九原郡守祖觀太中大夫行司津監父元簡

積學成業温恭允克仁惠鄉閭博通今古弱冠明經擢  
第吏部選君名智昭字洛京地華原人也幼年聰敏識  
用多奇日誦萬言尤功書算甄別寶玉性閑技巧好歌  
詠事王侯此乃君之行也君之明也養親純孝甘脆無  
虧交遊克誠信道日益友于兄弟共被均衣見善必懷  
歸心三寶君之孝也君之仁也應陰陽義通算畫術事  
瞿曇監侍一行師皆稱聰了委以腹心君之德也君之  
能也掌學生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授文林郎轉吏部  
選時載五十有六運薄陵遲降年不永嬰疾累月藥餌  
無徵病甚日篤終于其家嗚呼生分有涯逝川長沒備  
凶儀習吉地以戊子歲實沉月五日癸酉殯于長安龍  
首鄉禮也有子五人順也運也訓也慎也俊也吳天罔  
極泣血如流恐代久陵夷高崖為谷孝心遠紀式刊銘  
誌

長原孤墳松檟蕭森刊石遐紀流芳德音泰山其頹梁  
木其摧五子荼毒追慕增哀

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

潘府君名智昭字洛京華原人誌歷敘其上世云楚  
大夫汪之緒也左氏傳楚有潘厓賈氏注楚大夫師  
叔字今誌作汪與傳文不合又智昭祖觀太中大夫

考入流而授文林郎也碑又云事瞿曇監侍一行

師舊唐書方技傳一行精歷象陰陽五行之學開

元五年強起至京置之光太殿則賈君之侍一行

在開元五年後矣碑云以戊子歲實沉月五日癸

酉殯後題云天寶七載七月五日景時天寶七載

為戊子歲禮記孟夏之月日在畢注云孟夏之月

日月會于實沈是實沈為四月然通鑑目錄天寶

七載四月庚子朔五日是甲辰非癸酉七月己巳

朔五日正是癸酉則碑云實沈月者所未詳也葬

日書時而用于謹見此碑癸酉日丙時乃丙辰也

章仇元素碑  
碑裂為三段其有字者一段僅高二尺八寸廣三尺  
五寸六分十四行行十四字皆磨泐不可辨隸書額  
題大唐贈東平郡太守章仇元君神道  
之碑十六字篆書在濟寧州耿務村

大唐故東平郡太守章仇元君神道之碑  
關字關 大將軍 人也大王父 關之 關合 關行 關

附錄碑文并跋二則 從山左金  
石志錄

口口院學士知史官事章 撰

翰林院學士內供奉左衛率府口口東蔡有階書

行司津監唐書百官志龍朔二年改都水監曰司津  
監使者曰監以是推之觀行司津監即其為使者在  
龍朔以後也誌內戊子缺畫又書景時景時者丙時  
也時皆用支此獨用干他文亦不見惟北齊書南陽  
王綽傳有景時 石跋 按堂金

按碑題唐故吏部常選廣宗郡潘府君墓誌銘諸  
墓誌從未有以郡望冠其姓而題于前者此為異  
例潘氏之先廣韻云周文王畢公之子季孫食采  
于潘因氏焉出廣宗河南二望此碑題廣宗則不  
與河南同系而又云黃門侍郎岳之允岳為榮  
陽人是河南望矣通志氏族畧云潘氏辛姓楚之  
公族以字為氏潘崇之先未詳其始或言畢公高  
之子季孫食采于潘謬矣廣韻通志二說未知孰  
是碑載曾祖公壽祖觀父元簡史俱無傳即佛  
字梁天監時京口甘露寺鐵鑊文佛殿作公殿碑  
述君事蹟無他長止于功書真別寶玉通聖聖術  
以掌歷生事授文林郎轉吏部選唐六典太史局  
有合其屬有司歷靈臺即聖壺正有保章正掌教  
歷生三十六人同流外八考入流碑稱君掌歷生  
事習業日久勤事酬功則是以聖壺術充歷生八

嘗聞祀盛德者必及百世承大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錫鬯繁茂在商則為申為呂在周則

為齊為許枝分派別更盛迭貴則太守章仇府君是

其後也君諱靈素字靈素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子紀裂縵去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為姓秦項

之際有雍王章邯為漢口併于口口口口位降處仇山

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之新號草口口口口口焉自是

流離荒服六百餘載魏氏徙跡平城建都河洛君之

六代祖積口參口督始歸中原仕至寧南大將軍徐

亮青齊相五州刺史積口口州任城郡守挹鄒魯之

舊風慕洙泗之餘俗遺命留葬因而家焉復因武陽

遠於口部代為魯郡口口任城人也大王父魏郡太

守諱夔大父萊州口口口政烈考博陵郡錄事參軍

後君即博陵府口之第三子也稟粹含和中溫外朗

行必誠信口口口之經學無浮華莫匪詩書之奧  
弱冠以孝廉登科授將仕郎無幾將有捧檄之口口  
口艱不赴口口免喪迺喟然而嘆曰士之所以降志  
辱身者口口口然則隱居行義不患無位蓋所貴  
在乎全其道也故富貴非道則不取貧賤非道亦不

去齊景千駟不如縫紵之一賢王氏五侯執與單口口口口關却掃拒絕辟命澹然歸真以壽而歿君子以為鴻飛寥廓空能測其所至哉夫人渤海吳氏合宮丞少明之妹也嫡風婦則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家終率禮而偕老嗣子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兼殿中監內外閑廐等使兼瓊積社所種濟美必復匪躬是徇為國蓋臣拔自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董戎驅輜軒而按俗自褒斜之外邛笮之內萬里澄清人安訟息聞者口戎負德蟻聚口山職貢不供兵車屢駕稟 聖皇之英算震大國之威靈一舉而口口口口再口口口其唯類罷柝置吏班師舍爵天子議以殊賞酬其懋勳迺推錫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開元廿九載秋七月 詔曰孟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中丞持節劔南節度使營田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口口口口瓊父故將仕郎龔素氣合純粹才擅奇特資禮樂而秉靈負文詞而擢秀議能多通稟命不融德建昭代久淪幽壤馳驅易遠松檟成行而餘口口鍾芝蘭克茂瞻言靈子每効忠公摠節制之師致疆場之捷行賞為重爰贈介先俾自葉而流根庶慰存而榮歿可贈宋州司馬天寶

三載秋九月 詔曰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章仇兼瓊祖故博陵郡錄事參軍孝方父贈贈陽郡司馬瓊素等口才繼跡雅操靈風累德成名克家存口口口生令靈幹用於時摠戎懋其勳績秉憲肅其綱紀榮親廣行既資孝以為忠自葉流根載敷澤而彰善宜加禮贈俾昭餘烈孝方可贈汲郡司馬口口可贈使持節東平郡諸軍事東平郡太守又 詔曰兼瓊口祖母王氏故母吳氏女則懿範母儀盛德何口嘉慶傳嗣徽音誕此良才克昭遺訓口口褒賢之贈錫其有禮之封王氏可贈太原縣君吳氏可贈勃海郡夫人初尚書既孤伯父麻城令崇節及麻城之夫人馬氏親加訓育恩逾所生洎口獻凱策勳泣奏其事 上為之憮然特 詔追贈麻城府君為楚州刺史馬夫人為扶風縣君嗚呼厚於仁者口口口愛其親者及其類所謂孝口口口也故得 明主感歎嘉通誠心贈策口口哀榮荐至非夫慈惠恭儉福履所積盼靈感通明神所勞則孰能臻於此哉於是載美簡策流芳瑰碧永口口奮豈惟太原有道無媿口口之詞南陽文學空傳子工之頌其詞曰

失其封疆言避華夏口口要荒魏氏祖南卜遷嵩邱我宗復昭列于周行纂口軒裳口口口口口口東平取如琳琅口口口口口口五常粹祿顧道戢耀含芳積善口裕克生才良準繩憲府恢復戎場勳績所酬寵贈惟光迺立廟祀以榮邦鄉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俾口休烈如川之長臣烈不揚臣忠不彰子孫是膺永思勿忘

天寶七載歲在戊子十月戊戌朔二十

甲申夏四月三十日晦羽遐持此碑互相校錄譯出若干字原闕若干字舊碑為文氏故物中間倒置三行為之譯正文字書八分有額

己丑五月七日重值購此再正數字林宗志

右碑在濟寧城北三十里耿務村南官道旁甚高厚斷為三段篆額十六字字徑二寸許碑文八分書字徑寸許磨滅不可識僅隱隱見數人字而已

右碑題云大唐贈東平郡太守章仇府君

史官事章口撰翰林院學士內供奉左衛率

鄰書天寶七載十月二十日立府君諱元素字立素

兼瓊之父也兼瓊著績西蜀兩書無傳其祖父名字

非此碑幾不聞于後蔡八分書在韓擇木張庭珪之

上而此碑巋然標樹于大道之旁西去濟寧州三十里車塵馬矢堆積其下更無有拂拭之者予命工人

搨之金石

右碑磨滅幾盡又裂為三無可辨識惟碑額四行尚完好偶檢 國初葉林宗

文亟為補錄案李白蒼杜秀才詩云聞君往年遊錦

城章仇尚書倒屣迎注謂章仇兼瓊也今據此碑兼

瓊即元素子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持節劔南節度

使

按此碑全文一千四百餘字存者僅二十七賴葉

石君金石文隨錄載此文山左金石志刻其全文

頗可資考證因亦附錄于前葉石君名萬林宗其

字也吳人跋稱甲申為崇禎十六年己丑則本

朝順治五年也此文石君從文氏所藏搨本錄出

繼又以重值購得一本然則此碑在二百年前尚

有搨本流傳矣碑文撰者韋口洌其名尚存搨

唐書韋述傳開元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兼知史

官事充集賢學士至天寶九載始遷尚書工部侍郎

碑歷官與傳合當是韋述也書者蔡有隣史無

傳廣川書跋但載尉遲迥廟頌盧含那佛像記而



不及此碑則此碑不傳于世久矣文云在商則為  
 申為呂在周則為齊為許章仇是其後也裂繻去  
 國筮仕于周世守保章因官為姓秦項之際有雍  
 王章邯為漢口降處仇山取因生之舊名增卜居  
 之新號申呂齊許皆姜姓通志氏族畧章仇氏以  
 事為氏姜姓本章氏齊公族漢有章弁因避仇遂  
 加仇字唐長安元年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  
 仇嘉勉是避仇之說與碑載降處仇山不同也以  
 事為氏即保章之義章弁疑即章邯音近而異史  
 記秦始皇紀二世皇帝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  
 將西至戲二世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三年章邯  
 等圍鉅鹿項羽往救章邯等戰數却二世讓邯邯  
 以兵降諸侯又項羽紀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此  
 即碑所稱雍王章邯也章仇兼瓊位顯而各著四  
 川通志稱其官劍南節度時與大南市創新津通  
 濟堰瀧眉蜀二郡田人懷其惠立廟于堰南號寅  
 德公祠復引萬年池水以溉成都民田在蜀八年  
 澤流萬世而兩唐書不為立傳碑所稱六代祖馥  
 大王父夔大父政烈考孝方及元素亦皆無考然  
 章仇氏之見於載籍者氏族畧章仇嘉勉之外萬

姓統譜又有章仇大翼唐人無事蹟字與作隋人見於金石者  
 此碑之外則汶上縣辛家海三官廟佛在金棺上  
 囑累經石刻題名有大象主章仇禹生須菩提主  
 章仇惠阿難主章仇仲禮象主章仇法諫章仇惠  
 定章仇胖娘十願菩薩主章仇孝義碑陰有開皇  
 九年字並見山左金石志則章仇族屬之在任城  
 者自隋已繁矣史無兼瓊傳然元宗紀書開元二  
 十八年三月壬子益州司馬章仇兼瓊敗吐蕃克  
 安戎城五月癸卯吐蕃寇安戎城兼瓊又敗之即  
 碑載口戎貨德蟻聚口山兵車屢駕一舉再舉云  
 云之事也碑載詔書既贈其父又贈其祖又贈其  
 祖母及母最後又贈其伯父崇節伯母馬氏皆以  
 兼瓊推恩此即貽封之典所緣起前此未見也

靈運禪師塔銘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二寸十行行三  
 十六字額題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十三  
 字並行書在登封縣少林寺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功德塔碑銘 并序  
 宣德即試大理評事崔瑛撰  
 聖善寺沙門勤口口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融乎其用疑而不生甚亦常

寂離修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遍口沙界無量國土  
 皆清淨無量昏暗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  
 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着彌州恒農縣  
 尉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母胎定水激於孩性內典  
 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凝其高志明冰峻其苦節泛如也  
 時不能知常以為幻境非實泡身是髮五色令人昏五  
 音令人聾五味令人爽噫輪彼生滅無時息焉吾將歸  
 根以復于正因遊嵩山至少林寺有始終之意焉會昇  
 氏椽于高口而上人遂縊於此郡王立凡石不可喻其  
 炯然日映眾星無以方其明者竟移隸茲寺口副乎夙  
 心無何習禪決於龐鳩珪大師潛契密得以真貫理照  
 十方於自空脫三界於彼著慧眼既爭色身亦如始知  
 夫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觀大地土木無非  
 佛刹焉空山蒼然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庵被續  
 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矣夫如是孰能  
 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粵開元十有  
 七祀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泊然而終苦露晦黃於  
 天地悲風哀咽於草木吁崩吾禪山澗吾法海空吾  
 世界使凡百含識大千有情荼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  
 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茲山奉遺教也夫碩德不發

不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我法印以一  
 燈然千萬燈乎彼上人者巖然倬立以定慧為藏以涅  
 槃為山圓通於不住之境出沒於無涯之域適來時也  
 適去順也今則絕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  
 則物換况法與化永念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竅而  
 不紀是斲于石以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行也順紛彼識淚洎  
 夫夢情非照不曙非澄不清作大鑿王為大禪伯岳立  
 松古連青月白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界颯空雲山忽  
 曠色身謝兮法體存金界慘兮鐵圍昏噫我所留者唯  
 心源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靈運碑者唐崔瑛筆末云聖善寺沙門勤下殘缺二  
 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序無  
 一筆不似兪州人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唾地皆  
 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  
 棲禪菴彼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  
 矣此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况經生哉著潤軒帖

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填即梁帝皇嗣者也以其為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為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金石文

文云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按蘭陵東海縣此當稱南蘭陵則省文古人有之黃叔敬中州金石考云陰陀羅尼經咒高宗書按宋唐書山陰石中州金石記

碑稱上人諱靈運蕭姓蘭陵人梁武帝後皇考翁號既非一手而又誤指靈運即梁帝皇嗣臨文失檢殆非實也碑側下有辛秘題名其文云元和十二年閏五月廿九日河南尹辛秘奉勅祭中嶽齋齋于此寺

正書凡五行俱完好竊怪葉封嵩陽石刻記可謂博采矣然亦遺而不收獨予乃始得之故益自矜惜為可寶也辛秘見新唐書本傳累遷汝州常州刺史河南尹與題名合授堂金

拜比干廟文碑高五尺廣二尺七寸二十二行行四十字正書在汲縣比干廟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夷師次商墟乃下詔追贈商少師比干為太師諡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置祠置守冢

五家以少半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四海德悖于

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

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

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暱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天口口其口遂諫

而死剖心非痛商王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家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歸口

口口之口一心之眾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口于孟津公存而商存公喪而商喪與亡所繫

豈不重與且聖人立教德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廢則垂其教奮于干

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睿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商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敢隨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喪生者

既死者寔安之人將實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

文天寶中李翰官於衛作此碑述封表之指其文雅正選入唐文粹中今碑乃宋建中靖國元年汲令朱

子才重立金石文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立張琪正書口口題額在汲縣

琪時為汲縣簿所書李翰文字體秀整在唐人中亦為絕手而無書名者豈以位卑邪中州金石記

碑重立字畫過纖已漸損頽不大顯鑿文為李翰撰翰見新唐書文藝傳云翰擢進士第調衛尉今碑自

序天寶十祀余尉于衛者是也翰既上張巡功狀表諸史官而于太師忠烈之蹟猶三復言之非如世所

號為文士也授堂金石記

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敘彛倫擴在三之規垂不一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口口移孝于親而致之於

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睹親危而不救從容突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

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

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諡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置祠置守冢五家以少半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

於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羣望身滅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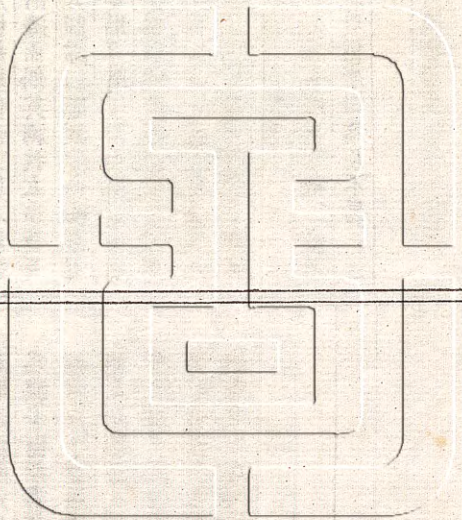
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拜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拭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

靡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口爾來口為臣不易

右唐李翰文 宋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汲令聊城朱子才立石 主簿東里張琪書丹 監衛州酒稅苑丘孫綯題額 刊者柳士衍

唐太宗追贈比干為太師貞觀中既立碑刻詔及祭

金石萃編卷八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超讓

唐 四十九

中岳永泰寺碑

碑高七尺六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五十五字正書在登封永泰寺

大唐中岳永泰寺碑頌并序

靈昌郡龍興寺沙門靖彰撰

潁川處士荀望書

觀夫聖應無方等曜靈之流萬象寬海元曠若溟渤之含百川凝然居眾妙之先煥矣處有空之際於是慈光西燭慧液東飛廣開權實之門爰啟布金之義粵茲寶界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卽 孝明帝之賢妹也乃居龍若驚克修雅志確乎出俗入道爲尼以誠信有徵勅爲置明練之寺兼度士庶女等百有人矣頃遇周武不敏正教陵夷至隨氏開皇重加修復又度尼廿一人以崇景福暨 有唐貞觀三載議將尼寺居山慮恐非人侵擾 勅令移額於偃師縣下置此因廢焉至神龍二載七月廿五日有嵩岳寺都維那僧道瑩奏聞此故寺依山帶水形勝幽棲不假多工便堪居住伏惟 故永泰公主器韞冲和承規 帝闕

庶增瓊萼冀保瑤枝何圖獸代辭榮遷神遂遠

二聖痛金娥之殞乖人興玉碎之悲凡厥有情孰不傷

悼至論潛祐必賴薰修伏望 天恩爲永泰公主

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爲名特望度僧二

七人庶使福資冥路竊惟聖不孤運會緣必興建寺立

僧寔由於此自茲已降暨乎至今亦有別 勅配

居或睽兩京名德翼翼清衆五十餘人咸以軌範端融

心澄海用鵝珠育物禮誦無虧常懷報 國之恩

庶願福增 皇祚千佛二古塔者昔明練之所起

亭亭四照疑疑搖空龕室聆瞻重光迴映其間大窳堵

波者隨仁壽二載之所置文帝應命感異稀奇忽得舍

利一瓶雪毫燦爛火焚益固擊之逾明乃詔天下梵場

令起塔供養爲蒼生之祈福也口制妙絕神工未方未

鎮檀林以昭盛烈東有兩支提者昔寺主道瑩上座崇

敬遺教門人之所造也二長老僧慈國寶振古超今息

化歸真法俗追悼故起斯塔前門樓浴室食堂經藏者

卽大德臺陟律之所構也律師宿智圓明知微察物少

編僧錄風骨天然精神大乘元通數部不住無相兼崇

有爲沙門思晤者心燈獨知跡無住處諸佛遺旨必能

竭其筋力諸魔動念必不愛其死生乃敢涉江山樸斷

杞梓食堂之力頗有助云九級浮圖者比正真一敬為故兄寺主真藏之所建也禪師積德累仁果曾慈惠玉昆金友俱離塵籠第子沙門志堅乃陳雷都封禪寺都維那僧希晏等敬為和上樹茲景業藏寺主綉彩凝華心鏡虛朗再成寶殿重立尊儀但有闕遺盡加營葺并鑄大銅鐘一口重四千斤函甘石裝飾嚴麗備物惟新金容將滿月齊暉玉相與日輪爭曜簷宇四繞迴廊復周蹬道凌虛懸階數百風鈴夜警聲聲流解脫之音曉梵朝吟一一讚苦空之偈嘉木繁植祥花接異菓恒春膏柳垂憐高松結蓋而雲際前寺主道演前上座智光前都維那元順皆體道歸一異本同源迢遙林泉躡履雲壑復有沙門法意敬一等至樂夫乘沉心不二一日必書當賈勇而行諸六時精勤力極而不廢其寺也嵩巖右脅龍律左傍前眺案崗萬公居後地形澄澗幽磔對靈鎮之臺山勢巍峨峯頂與曾巒俱峻昔跋陔二藏懸記此方人安眾和福利弥廣時上座明信寺主道俊都維那敬一並操履霜縈動成紀綱德義相資同知寺任但恐三輪一轉海際塵鷲若不刊勒貞璆何以表之靈跡靖彰內慙深定外謝多聞敢違宿心味揚休烈

其詞曰

載永泰寺在登封縣城西太室之右云是後魏孝文帝公主焚修地則誤矣魏書明帝紀明帝以延昌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為皇太后后已亥尊胡充華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為尼徒御金墉此公主不知是太后所生否耶八月丙子尊皇太妃為皇太后臨朝稱制至正光元年七月侍中元叉劉騰矯皇太后詔以帝年已長敬遜別宮乃幽皇太后於別宮至二年永泰公主入道為尼史雖無可攷然觀當時朝政若此則高太后之出俗與公主之為尼或皆有不安于其俗之故也

多寶塔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四尺二寸三十四行行六十六字正書額失闕在西安府學

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

南陽岑勛撰

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真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粵妙法蓮華諸佛之秘藏也多寶佛塔證經之踴現也發明資乎十力宏建在於四依有禪師法号楚金姓程廣平人也祖父並信著釋門慶歸法露母高氏久而無

佛性微 遍含識 隱顯自在兮 無量力 開秘藏 耀無疆 寶刹嚴凝兮 仙路長 韻慈鐘 震懸極 警眾沉昏兮 清闍域 光勝宅 啟津梁 淨彼地獄兮 與天堂 昔明練 今永泰 跃隨遠記兮 斯為大 刻珠石 炳微言 曠代昭宣兮 萬祀傳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閏三月五日建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碑碑略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孝文帝之妹入道為尼及神龍二載僧道瑩奏為永泰公主於前件故伽藍置寺一所請以永泰為名觀荀望書結體茂密不減蘇靈芝之而無書名何也中

碑建子天寶十一載稱年為載是也今文云貞觀二載神龍二載當時元宗自欲變年為例未嘗易及祖制又文稱隨本壽二載并前代亦追改之緇流不學輒遷就至此多寶佛塔碑亦云天寶元隋字仍作隨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石跋

按碑云寺創自後魏正光二載即孝明帝之賢妹也賢妹之稱始見于此明帝之妹是世宗宣武皇帝之女魏書不立公主傳故無可攷据河南通志

姪夜夢諸佛覺而有娠是生龍象之徵無取熊羆之兆誕弥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絕於輩如髻鬣不為童遊道樹萌芽鸞豫章之楨幹禪池吐滄涵巨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宿命潛悟如識金環纒持不遺若注瓶水九歲落髮住西京龍興寺從僧錄也進具之年昇座講法頓收珍藏異窮子之疾走直詣寶山無化城而可息尔後因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身心泊然如入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行動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如雨遂布衣一食不出戶庭期滿六年誓建茲塔既而許王璿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善來稽首成捨珍財禪師以為轉莊嚴之因資爽塏之地利見千福默議於心時千福有懷忍禪師忽於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流注千福清澄泛灑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即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望則明近尋即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舟泛表於慈航塔現兆於有成燈明示於無盡非至德精感其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雜然歡愜負香荷插于橐于囊登登憑憑是板是築灑以香水隱以金錫我能竭誠工乃用壯禪師每夜於築階所懇志誦經勵精行道家

聞天樂咸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寶元載創  
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 帝夢七  
月十三日 勅內侍趙思保求諸寶坊驗以所夢

入寺見塔禮問禪師 聖夢有字法名惟肖其日  
賜錢五十萬絹千匹助建修也則知精一之行雖先  
天而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訖晉漢明永平之日

大化初流 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建同符千古  
昭有烈光於時道俗景附檀施山積庀徒度財功百其  
倍矣至二載 勅中使楊順景宣 旨令禪

師于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遂總僧事備法儀  
宸睭俯臨額書下降又賜絹百疋 聖札飛毫動  
雲龍之氣象 天文挂塔駐日月之光輝至四載塔事

將就表請慶齋歸功 帝力時僧道四部會逾萬  
人有五色雲團輔塔頂眾盡瞻覩莫不崩悅大哉觀佛  
之光利用賓于法王禪師謂同學曰鵬運滄溟非雲羅

之可頓心遊寂滅豈愛網之能加精進法門菩薩以自  
強不息本期同行復迷宿心鑿井見泥去水不遠讀木  
未熟得火何階凡我七僧聿懷一志晝夜塔下誦持法

華香煙不斷經聲流續炯以為常沒身不替自三載每  
春秋二時集同行大德四十九人行法華三昧尋奉

恩旨許為恒式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  
至六載欲葬舍利預嚴道場又降一百八粒畫普賢變

于筆鋒上聯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禪  
師無我觀身了空求法先刺血為法華經一部普薩戒

一卷觀普賢行經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  
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舟遷  
夜壑無變度門劫算墨塵永垂貞範又奉為

主上及蒼生寫妙法蓮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  
鎮寶塔又寫一千部散施支持靈應既多具如本傳其  
載 勅內侍吳懷實賜金銅香鑪高一丈五尺奉

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宏濟之願感達人天莊嚴之心義  
成曰果則法施財施信所宜先也 主上握至道  
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

宸衷非 主上至聖文明無以鑒於誠願俾彼寶  
塔為章梵宮經始之功真僧是章克成之業 聖  
主斯崇爾其為狀也則岳登蓮披雲垂蓋偃下欽嘯以

踴地上亭盈而媚空中晚暉其靜深旁赫赫以宏敬礪  
礪承陛琅玕絳檻玉瑱居楹銀黃拂戶重簷疊於畫棋  
反宇環其壁璫坤靈鼻鼻以負砌天祇儼雅而翊戶或  
復肩攀擊鳥肘環修蛇冠盤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

有與其容窮繪事之筆精選朝英之偶贊若乃開扇錦  
窺奧秘二尊分座疑對鷺山千帙發題若觀龍藏金碧

吳見環珮葳蕤至于列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  
羅方寸千名盈尺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卑須彌之容  
欵入芥子寶蓋之狀頓覆三千昔衡岳思大禪師以法

華三昧傳悟天台智者爾來寂寥罕勢真要法不可以  
久廢生我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  
華之教也開元關于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為妙

門驅塵勞為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  
教門總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為最雄譬猶滿月麗天螢  
光列宿山王映海蟻垤羣峯嗟乎三界之沉寐久矣佛

以法華為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兒也岳瀆之秀  
冰雪之姿果脣貝齒蓮日月面望之厲即之溫相未  
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襲衡台

之秘躡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 帝選或行密眾  
師共宏開示之宗盡粹圓常之理門人苾芻如巖靈悟  
淨真真空法濟等以定慧為文質以戒忍為剛柔含朴

玉之光輝等旃檀之圍繞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廣起  
因者相相遭則慧深求無為於有為通解脫於文字舉  
事徵理含毫強名偈曰

唐四十九

顏魯公多寶佛塔碑石刻在西安善翔完善可讀公書如東方畫像家廟碑咸天天道峻風稜射人此帖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耳多寶佛塔事在法華經中歷過去未來阿僧祇劫世尊說法此佛即現寶塔空中贊美大抵皆寓言也佛惟空是以常在常現常滿今以有為迹求之得無去之愈遠乎一念發菩提心即證菩提即現多寶塔稱善哉人自不見聞耳兪州山人四部稿

有宦秦中者向余言唐碑石皆如玉其字皆直刻入深一二寸如今刻牙小印者然不似今碑但斜掠也後問之李伯玉亦不盡爾惟此多寶塔等一二碑為然所以經久不模糊此是魯公最勻穩書亦儘秀媚多姿第微帶俗正是近世搽史家鼻祖又點畫太圓整筆寫不應若此米元章謂魯公每使家僮刻字會主人意修改波筆致大失真觀此良非誣又因此知顏書是脫著案書案亦大力倚此為牆壁則折旋皆如意不致欹斜但作字時少減趣亦便無魏晉天然態耳今世所謂顏書率師此亦以其有牆壁易學故大抵字必帶俗乃入時眼乃盛行書畫跋

右顏魯公多寶佛塔碑岑勛文勛既極言建塔光怪

夢寐雲物感應不可致詰之事以及一時人主崇信之篤賜予寵賚如星之隆而魯公又為大書而深刻之今于有餘年家畜人有其見重於人蓋不但如予之所取以魯公之大節名書而已佛之道果足重於無窮哉蓋當時刺血塗金寫經祈福雖官禁之嚴亦已靡然為之降及後世又可知已近代能書如趙文敏公之徒則亦汲汲為之雖一草廬吳先生不肯奉詔撰文其如眾楚何葉盛裝竹堂稿

顏公之書多矣惟此碑感傳人開歐陽公作集古錄跋尾而此獨見遺惟趙氏金石錄有之謂嘗寫法華經千餘部寶塔中士大夫家數見之則楚金之書至宋猶有存者金鑑

魯公正書惟此碑最著以其字比諸碑稍小便于展玩耳碑舊在興平千福寺不知何時移立西安府學中石墨

岑參集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詩文字

多寶塔為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遍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虛舟題跋

右千福寺多寶塔感應碑康熙中碑石斷銘詞缺佛

知見法為五字空王可托本願同六字損歸我無空四字末行缺大夫行內侍趙思七字清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碑前題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唐書地理志京兆府京兆郡本雍州其都初曰京城天寶元年曰西京是西京即京兆也石墨鐫華云碑舊在興平千福寺興平為京兆屬縣今檢陝西通志興平縣無千福寺但有多寶寺在縣治東南十五里而不云有塔不知即千福寺否也撰文者岑勛兩唐書無傳但署南陽而無官位殆未仕也書者顏真卿結銜云判尚書武部員外郎唐書百官志兵部尚書一人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龍朔二年改兵部曰司戎光宅元年改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改曰武部此碑正立千十一載四月則其時新改夏官為武部也尚書上加判字史志不詳其制據兩唐書顏真卿傳則其時為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是所謂判者判採訪不知碑何以云判尚書也新書傳真卿被害在興元元年七十六舊傳云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三年是其書此碑年已四十四虛舟以為少時書者約畧之詞耳題額者徐浩街題檢校尚書都

官郎中新書傳載此官由河陽令為東都留守王俛表署其府累遷都官郎中舊唐書傳不載此官稱其工艸隸以文學為張說所器重又云工楷隸肅宗悅其能而不言工篆書新史傳又言其署府時民有妄作符命者浩按篆詩狀果詐為之則其能篆書宜也碑叙禪師楚金建塔之事大略云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忽見寶塔宛在目前期以六年建塔既而許王瓌等咸捨珍財時千福有懷忍禪師中夜見一水流注千福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即建塔處也寺內淨人法相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明近滅天寶元載創構材木感通帝夢勅趙思偁入寺見塔賜錢絹助建修至二載勅旨令禪師于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至六載乃刺血寫經石函盛舍利造自身石影同置塔下又寫蓮華經千部用鎮寶塔又寫千部散施受持其載勅賜銅香爐高一丈五尺表謝詔答此建塔之始末也未云天寶十一載四月乙丑朔廿二日戊戌建塔通鑑目錄是年四月丁丑朔非乙丑且廿二日戊戌則丁丑朔無疑也天寶元年感通帝夢及二年花萼樓下迎御書塔額此二事固本

紀所不應書即所謂許王確者諱字玉旁當是元宗諸子而兩史諸王子傳無王許而名確者則不知碑所云為何人也方外文字多夸張之詞不能盡覈者大率類是寫蓮華經既用鎮塔復散施人間趙明誠所及見者即此散施之本也岑參詩題云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蓋有塔必有院塔名多寶經品列于法華宜乎以法華名院而碑但詳叙建塔不及建院之事實從略也岑詩云多寶滅已久連華付吾師寶塔凌太空忽如湧出時明主親夢見世人今始知既空泰山木亦罄天府費云云與碑合也

楊珣碑

碑高一丈五尺廣八尺五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五十七字隸書額題恒農先賢積慶之碑人字篆書在扶風縣法門寺

御製御書 皇太子臣亨奉 勅題額

正書 是行 天地唯故君子洗心焉夫出處審乎

時默語存乎 道簡易成其大勞謙亨於吉

之也純孝足以合禮移忠足以和義體仁足以長人

貞固足以幹事包大易之四德其

貞固足以幹事包大易之四德其  
 華陰人也叔虞翳主自周封晉伯喬食業受邑君楊氏  
 族之先也黃雀四環  
 會祖汪隨國子祭酒吏部尚書戴國公探  
 道秉  
 德  
 修睦不隕厥問烈孝志謙青城令追贈陳雷太守修辭  
 辯學薄遊以取榮冲用晦德積慶以垂裕  
 章乃輟卷長歎曰夫子志在春秋  
 生歎禮樂故藝能無不總博覽無不該嘗讀書至事親  
 章乃輟卷長歎曰夫子志在春秋  
 碎確乎不扶皆以色養懇辭青城府君每加誨誘俾之  
 從政公乃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府君乃撫而慰之就成雅  
 志自是三十餘載非躬薦甘旨不以潔  
 樂當時君子議以為難及丁家艱哀毀踰制遂結廬墓  
 左手植松楸郡縣以孝聞服滿召

行遷延不行者久之或曰生極其養不違親以易身孝  
 本乎仁豈懷寶而迷國又太夫人有苦切之誠乃應命  
 焉換左衛兵曹以

孔門四教庶有立乎乃息心參調優遊著述壽以親

也蘊中和以息機推誠信以動物草木無天况人庶乎

鬼神知感况豪右也所以堂上鳴琴

辛 天下亦信然乎神欺輔仁位不充德亭伯勞於

於郡掾仲躬止於太丘

歎命之不偶

疾終于龔武之縣解公始自解褐應召及乎易簣歸

凡六徙

不縉摩而不磷公之謂矣夫人中山張氏僕射

行于嬪族命之不造華年早凋以開元二十七年十月

十六日合葬于岐陽之安平山南原禮也天寶七載追

贈魏郡太守夫人中山郡夫人其孤國忠濟美代業應

唐四十九

期王佐則我有 社稷公能衛之我有廊廟

余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俾

九流衣冠萬邦黎獻丕乃大言曰咸有一德思皇萬年

時惟余勞時惟余弼若然者雖我君臣之

亦乃祖之訓貽厥厥門風於是美

以流萊天寶十二載三月重贈公武部尚書追封鄭國

公夫人鄭國夫人所以彰父教子忠君嘉臣節也俾萬

載

漢主之懷闕里先師逾愧魯侯之誅銘曰

先丑至德訓人惟孝倬哉楊侯獨立名教宏

道 由已聚學依仁控啓勵節諄諄奉親明惟其物暗不欺

神

嵩神屬慶挺生王宰精微亞聖光余前烈毗予大政延

贈夏卿追封舊鄭安平原芳岐之陽

終古名揚

天寶十二載歲次癸巳八月

碑陰題名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 同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唐四十九

右唐楊珣碑案唐史宰相世系表楊珣為友諒子今碑迺云志謙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元宗親為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不能衛之我有廊廟不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者乎碑天寶十二載建蓋後二年祿山起兵又一年國忠被戮矣金石錄

案碑額書恒農先賢積慶之碑云奉勅題者即象額也關中金石記

右碑在縣北二十一里高原之上捶闕者三之一然猶有可辨者碑今尺高二丈三尺按今實高一丈六尺二寸方跌刻海馬垂雲寬九尺制造鉅麗書法婉美孝經末行有二載癸巳字上下闕知是天寶十一載建立也題額亦工其歐陽唐書世系楊珣出太尉震之後上谷太守珍生清河太守真真生洛州刺史宏農公懿懿生翼州刺史三門縣伯順順生儀同三司平鄉縣公琛琛生梁都通守汪汪生庫部郎中令本令本生吳陵令友諒友諒生宣州司士參軍珣珣生國忠而友亮之弟志謙生蜀州司戶參軍元炎元炎生太真妃故妃與國忠應為同會祖之兄妹而碑

云珣之考為青城令志謙是元炎與珣同志謙所生珣生國忠元炎生貴妃如與國忠為同祖之兄妹匪同會祖之兄妹也此史之誤於世系也碑曰汪為隋國子祭酒吏部尚書戴國公而世系只言梁郡通守此史之誤於職官也貴妃傳言詔為元炎立宗廟帝自書其碑此因帝有題碑之事曠代作史誤傳珣為元炎不曾親察此碑爾此史之誤于紀事也嗚呼金石之文不泯於世功豈淺鮮哉碑中孝乎惟孝亦是四字為句扶風縣志

舊唐書楊國忠蒲州末樂人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案職官志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則十二載追贈應從武部史以為兵部未詳核也碑稱仲珣華陰人蓋舉其族望故與傳稱未樂有別開元未改年為載此稱五載或追紀書之授金石

碑云天寶十二載當即立碑之年舊唐書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通鑑正月作三月唐六典不載此事新唐書則漏去武部之文又以憲部為司憲亦誤也以余所見唐碑之稱文部武部者內侍孫府君墓誌銘行文部常選申

堂構撰多寶塔銘武部判官徐浩題額是已故胡三省引鄭審天寶故事謂國忠本張易之子史及通鑑皆云國忠為易之甥今此碑云珣夫人中山張氏與史合其云叔虞剪圭自周封晉伯喬食業受邑君楊按漢揚雄傳其先出自有周僑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晉之揚因氏焉則伯僑乃揚之祖其字從手不從木自雄而外別無揚氏今叙珣先世而述揚氏之先妄矣又貴妃傳謂是元炎之女國忠傳謂是妃之從祖兄參以宰相世系表國忠高祖汪曾祖令本令本三子曰吳陵令友諒曰志謙曰志諒吳陵者武后為其父墓所立石也友諒乃珣之父而國忠之祖志謙則元炎之父而妃之祖也是妃為國忠之再從妹今此碑乃以志謙為珣父蓋國忠當日倚恃威晚以作威福引而近之冒稱與妃同祖元宗蔽惑為其父製碑遂據其所稱者書之耳金石錄反以史為誤此過信碑文矣又表于汪書隋梁郡通守而碑云國子祭酒吏部尚書表于志謙不書官而碑云青城令恐碑辭皆不足信也職術編

案楊珣碑云志謙生珣珣生國忠是國忠與貴妃為同祖兄弟及以宰相世系表校之令本生友諒

志謙而友諒生珣珣生國忠志謙生元炎兄弟三人元炎生貴妃是與國忠為同會祖兄弟國忠傳亦言國忠為太真妃之從祖兄蓋新書表傳並以珣為友諒子也然碑立子當時且出元宗御製自當以碑為正惟珣若為志謙子則元炎兄弟當有四人珣之行次不知何屬而友諒或無後未可知也又新書貴妃傳云從籍河中遂為末樂人而碑云華陰人及珣之妻所又在岐陽殆從宦遷徙不常厥居之故歟若夫碑額云宏農者從族望也貴妃本元璵長女明皇以壽邸之嫌其冊妃也謂為元炎少女考之史蓋幼養叔父家此少女之文所由假借歟至碑云夫人中山張氏當是易之之女故國忠傳謂其所自出耳傳言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武張之亂輾轉歷數十年而禍水益烈必至邦之杌裡而後已也氣燄之所取可不畏哉

又按碑題武部尚書鄭國公所題官與爵皆天寶十二載三月所贈唐書宰相世系表皆略而不載但稱珣為宣州司士參軍而已又碑載天寶七載先贈魏郡太守表亦不書若謂表但書生前所歷最後之官則碑稱終元武令之縣解是其官終於



元武令也其末令元武之先碑有云換左衛兵曹  
以口州司士轉杭州司士以表證之其所泐之州  
名當是宣州則亦在杭州之先不知表何獨有取  
於宣州也碑是御製御書而皇太子亨奉勅題額  
太子即肅宗也額題恒農從其族望而下有先賢  
積慶字題額而有褒頌之詞者始見于此碑稱夫  
人中山張氏僕射下州希口之口女舊書國忠傳  
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舅也新傳云國忠張  
易之之出也爾雅釋訓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則  
國忠為張易之之甥夫人為易之之姊妹新書張  
易之附見行成傳云追贈易之父希臧為襄州刺  
史則碑所泐者乃襄州刺史希臧也末題天寶十  
二載歲次癸巳八月口口口口十六日下是月巳已  
朔十六日為甲申可以補碑之泐也

劉威墓誌銘

石高一尺二寸七分廣一尺二寸四分廿三行行廿三字行書  
唐故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彭城劉公墓誌銘并序

河東進士李震撰

集賢院上柱國安定郡席彬書

猗夫乘閒氣孕淳精扇風雲盪河岳體五行之秀應三

三秦南九泉窟鶴報地兮潛恍惚森拱木間荒墳人瘞

玉兮碎氣風

誌石近出土完好前列河東進士李震撰宰相世系

表列震泉州刺史案表又有震起居郎未知孰是集賢院上柱國席

彬書舊唐書職官志有集賢殿書院即誌所稱集賢

院也院設官各有職任不聞以勅官備員蓋亦志文

所闕與劉威誌稱其當元宗撥亂之開元提劍以從

遂使羣兇授首云云開元元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

主及岑義蕭至忠實懷貞謀反伏誅感當時從討立

功始基於此誌所書感歷轉階職由從七品下進正

六品上又進正五品下又進從四品下最後轉從三

品上無一越級者攷感初從元宗撥亂事定僅授副

磨副尉蓋非有殊勲可紀如碑所云殆亦子孫文飾

之辭欲耀於人與黃臺鄉見元載傳稱萬年縣界此

作咸寧地志萬年天寶七載改為咸寧乾元復舊

此當天寶十二載故依改名元載當大歷十二年故

仍舊稱也史例之嚴如是惟大桃成新舊書地里志

皆遺此名其屬何州不可攷矣授堂金石跋

香積寺經幢

幢高三尺八面每面廣五寸作四行書今已斷僅存下截字數無考正書

才之靈者繫 我劉公而是焉 公諱威彭城人也

曾祖諱存隱德不仕晚逸丘園 祖諱冕父因子貴克

大吾門 皇朝贈南碭郡司馬 公清德難尙至理可

師屬 我皇撥亂之開元也 公提劍以從杖戈而先

附 鳳高翔攀 龍潛躍遂使羣兇泥百萬方革面解

羯授副磨副尉行冀州大桃戍主遷右衛寧州彭池府

左果毅靈鑿洞照應變知微命偶 聖君職祭都

尉又改昭武校尉行左衛陝州曹陽府折衝轉左領軍

衛同州襄城府折衝參謀帷幄之中制勝樽俎之右無

何拜寧遠將軍左武衛翊府右郎將又遷明威將軍右

龍武翊府中郎將公位階鴻漸官達虎賁騰凌建信之

名標淮公幹之氣轉雲麾將軍左龍武軍將軍上柱國

進封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 皇帝乃命圖

形麟閣賜印雲臺公侯伯子之榮封河山茅土貝胄朱

緝之貴列長戟高門忽與逝水之悲終銜過隙之歎以

天寶十二載二月廿一日薨於未輿里之私第春秋七

十一以其年十月卅日葬於咸寧縣黃臺鄉之原禮也

嗚呼地理勇骨天落將星蕭瑟松門懷涼雜挽詞子秀

等哀哀血淚樂樂棘心願頌惟家之風以象他山之石

銘曰

香積寺施燈功德經幢

施燈功德經文不錄

關陽府折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如口下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石鑿鑄華

右碑題首缺二字下云施燈功德經空五字又云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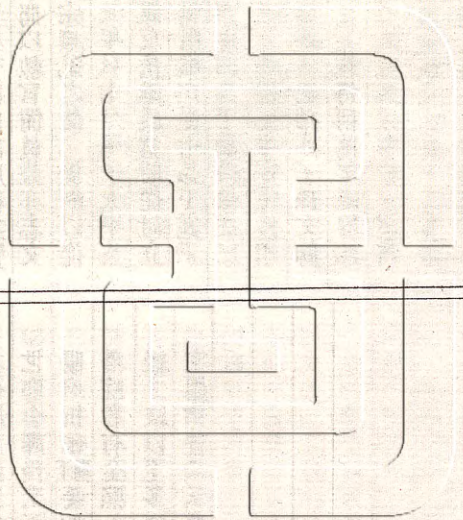
世耶舍譯後云天寶十三載正月十五日左驍衛漁

陽府折衝下姜如珍等同建按經文義勸人施燈于

塔院者有全照二階道二階三階四階或及塔身一

級二級以至多級一面二面乃至四面等語且有小

空羅索經云云字畫近褚河南碑在香積寺中錄補



金石萃編卷九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五十

孫志廉墓誌

石高二尺五寸七分廣二尺四寸二分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今在蘇州靈巖山館

唐故內侍省內常侍孫府君墓誌銘 并序

朝議郎行陝郡平陸縣尉申堂撰

文林郎行文部常選上柱國南陽韓獻之書

公諱志廉字惠達富陽人也昔吳稱帝業飛龍鬱起於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彼德高致遠者蓋則其先故知族茂慶流弥蒙洎後□□之□□□之第六子也承家之績克泰嶽猷風姿瓌然自幼及長智識天與藝能師資既得時以自致寔負才而見□服勤就養竭力盡忠承顏不違虔心至孝居公守道在職惟賢適禍授儒林郎拜內謁者監陟資駉進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朱紱奕奕儀容堂堂言語侍從之臣左右中涓之任淑慎攸止咸當 聖情君恩曲臨殊私荐及出入鸞鸞之殿栖遊日月之宮踈紫葦於香街捧金輪於馳道者蓋得其忠為公以勢莫久居了真空而是觀所歸正信悟即有而得靡于以運短道長功存已沒天寶

十二載十一月十一日寢疾終於咸寧縣來庭里之私第時春秋五十二夫人則天水郡君趙氏之女作嬪叶

禮于飛有光先夫亡沒三歲而已即以明年夏六月八日合葬我府君夫人于長樂原之禮也 天子以舊臣可重軫念于懷既贈之以粟帛復爰申于吊祭臣事之日人力借供嗚呼生榮沒哀身沈舉在總帷已故石

柳猶新掩泉戶以空幽慮棄田之有變將刻石以斯著庶不為冥冥君者乎乃作銘曰

名家令族孝子忠臣禮義及物賢良立身儔儔芳猷堂堂雅重白珪無玷玉卮有當官因德建寵自勸榮侍衛宮禁輝光日生上壽未央於焉卒歲落影西沉巨川東逝白日晝短黃泉夜長佳城寂寞原野悲涼美石已刊功銘□□□□□□存千秋不□

右內侍省內常侍□府君墓誌銘今在咸陽縣文字完好而府君之姓獨剝落誌□□□之第六子亦闕三字蓋為人椎去攷其文云吳稱帝業飛龍鬱起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于北海疑其族出孫氏也志廉官中常侍階止正五品下生平無他表見既沒之日詔贈粟帛申之弔祭喪事人力借供於是知明皇之崇寵宦者踰越常制以啓一代閹豎之禍所由

來漸矣唐六典無文部常選之名舊唐書職官志天寶十二載改吏部為文部新書亦同斯碑立于天寶十三載故曰文部所謂常選者不知何官攷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又有兵部常選意其為選人之稱爾銘詞云堂堂雅重蓋雅量之詔與下玉卮有當協韻矣堂構丹徒人有詩名殷遙遙其詩入丹陽集史稱其為武進尉不云平陸尉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向在農家乾隆四十三年余以數千錢買之今移置靈巖山館庶免村童敲火牧牛礮角之舊也

中

銘文字完好錢少詹事攻宰相世系表有吏部常選又有兵部常選者意其為選人之稱予案唐書選舉志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云云此歲舉之常選也蓋韓獻之先有勳階又就歲舉而隸於文部故曰常選也與又敘云公諱志廉字惠達富陽人也適禰授儒林郎拜內謁者監俄遷朝議大夫守內常侍以天寶十二載十一月終於咸陽縣來庭里之私第即以明年夏六月合葬長樂原案長安志天寶七載改萬年縣為咸陽縣縣惟青貴里神鹿里見於志此誌所載來庭里蓋闕錄

也長樂原据是縣長樂坡在縣東北僅一十里此稱為原蓋一地耳釋禡作適雅量作重書石者誤也

堂

按碑云志廉富陽人富陽孫氏大率皆三國孫吳之裔文所謂吳稱帝業飛龍鬱起於江東者是已至謂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後漢有孫寶碩北海人桓帝特寶碩年二十入市遇趙岐疑其非常人載之歸又有孫乾北海人先主為徐州牧辟為從事又有孫期或武人習京氏易家貧不仕郡舉方正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之不行此所指不能應定其為何人也文稱府君有夫人趙氏而不云其有嗣子不知其經營合葬之事何人主之申堂構有詩名統籤不收其詩韓獻之名亦不列于書譜皆畧也

劉元向墓誌

志高廣各二尺五寸七分共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行書

大唐故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上柱國彭城縣開國公劉府君墓誌銘 并序

通直郎前行右武衛騎曹參軍竇忻撰

鷹門田頴書

君諱元向字元向彭城人也出自軒黃之後繼平光武之纓長源遠派口裔于公焉祖 高道不仕父 居心物外混迹人間絕粒歸真澄神息念公稟靈口得風雲之氣感嶽瀆之精茂歲有奇與同年而特異弱冠冠仕於口衛而超功簡在 帝心於斯為美解褐拜掖庭監作犬食市馬使燕王市於駭骨伯樂願之龍馬遂使三軍迎送萬里循環榮寵是加超公內寺伯也復為晉利幹市馬崎嶇百國來注三春追風躍而奔騰逐日迴而來獻遂加公謁者監奚首領屈突于侵擾倏亭攬亂軍旅公密奉 綸詰勒公討之則知 聖澤推賢軍容得士公有坐帷之策剋日摧鋒立計之謀應時瓦解特拜內侍答公之德也北庭使劉澳躬行勃逆委公斬之又瀚海監臨宣慰四鎮兵士畏愛將師威攝無何遷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攝省事 恩極也仍知武德中尚五作坊使 國家奇重珍翫不輕妙眩工輪巧泛班氏能為口口幹得公心出入肅清內外皆美向一十五載考績踰深何必上口下口能無有口况招寬誘徒有鑠詞 聖上委公清慎特令蕪事雖去官祿而不離家得預懸車於茲足矣未錫樓船之驛俄聞梁木之歌惟公以天寶十二載八月十一日遵疾薨于

金城里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八 皇情悲悼朝野增傷以天寶十三載十有一月廿九日窆于龍原府大人舊塋合祔禮也勢搞長原氣連秦岫崗巒倚宮闕崢嶸嗣子守義常選蘇期內給事上柱國守志宮教博士並泣血茹荼哀纏觸類氣添哽咽痛感噉口哀笏斷絕於長空楚挽喧闐於廣陌克誠克信有度有章用展節終記之金石銘曰

帝軒之耀光武傳家盈門金紫寵輻榮華夫盛必衰有會克離聖人既則神道何為物慮推遷迹存不朽勒石題銘同天地久

按碑稱釋禡拜掖庭監作犬食市馬使唐六典掖庭局有監作四人從九品下監宮中雜作之事大食者西域大食國也市馬使無專員六典總紀于互市監條下云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凡互市所得馬馳驢牛等各別其色具齒歲膚第以言于所隸州府申聞太僕差官吏相與受領印記上馬送京師餘量其眾寡並遣使送之任其在路牧放焉其營州管內蕃馬出賃選其少壯者官為市之是營州市馬之官為六典所特詳而不及大食并碑下文所云骨利幹市馬尤未詳也碑又云

娘 妻翁郭原妻馮 乾式妻翁丁忠信妻成公

口薛元宣姊二娘夫謝方蓮 口口口口口口

男神度妻趙 劍男子雲

亡男皈依 女四娘

度亡男仙奴 男留留

女五娘 口妻韓

碑側 施主韓萬歲 施王 施希壽

雜天寶十三載歲次甲午閏十一月壬戌朔廿四日 建立

造碑人檀如洛

按碑中佛像突起其餘人名甚多佛像下皆刻小兒形亦凸起而無首聞碑向在洿池中居人每見羣兒戲月下逐之並入水竭其池得碑移入寺又見羣兒從寺門出逐逐其首怪乃絕

右高乾式造像碑在興文鎮佛寺大雄殿西階下余於乾隆乙未七月初見是碑詢土人云乾隆初掘地

高乾式造象碑 碑高三尺六寸中刻凸起佛像四邊題名正書在濟寧州興文鎮俗呼平頭店

心主高乾式爲亡孝妣敬造神碑一所上爲國王下及師僧父母七世先亡見存眷屬同登正覺

祖高小妻李 留玆妻董口玆男神應妻顏男章女二

得之見有佛像因樹于此亦不知爲唐物也余摩挲久之得其歲月戊戌三月始拓數本以歸

右碑額間刻像一軀中分二層亦刻佛像左邊題心主高乾式云云右邊題唯天寶十三載云云餘皆施主姓氏惟中有小楷一段皆漫滅不可詮次

按此碑額刻佛像一軀碑中分上下二層上層刻佛像二列上一列佛像五軀極詭怪下一列佛像居中立者一左右侍者六下層中幅上下二列上列像三軀上施幃帳下列像三軀右幅四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二列各像五軀左幅二列上下二列各像二軀中一列像分兩節其十軀像極小

濟寧州志誤以爲小兒形也像首俱完好但模糊不分眉目州志以爲琢其首怪乃絕者亦非其題字繞左右兩邊及碑中下層中幅之左右連及左幅之上列及于兩側蓋此形式與請造像碑異也

題名中造像人六字特大餘皆小字凡佛門檀護稱之曰主如像主經主齋主施主之類獨此碑謂之心主殆與普照寺經幢所稱發心主之義同也

題名皆一家眷屬其中有妻名成公者男名雷雷者爲可異

東方朔畫贊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二寸廣四尺五寸五分厚九寸四面刻連陰共三十六行行三十字正書額題漢大

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碑 十二字篆書在德州署

漢太中大夫東方先生畫贊 并序 晉夏侯湛撰

唐平原太守顏真卿書 大夫諱朔字魯倩平原人也魏建安中分賦次爲

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

瑗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

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世傲世不可

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詆諆

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施張而不

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材侷儻博

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

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

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

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鷹大陵驟卿相嘲哂豪傑籠罩

靡前跼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感戲萬乘若寮友視

儔列於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

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登仙神友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忽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迨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因憂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邇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臨墟墓六年精靈永戢已思其祀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咎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騶騶風塵用垂頌聲

碑陰  
碑陰記正書額題有漢東方先生畫贊碑陰之記十二字隸書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唐平原太守琅琊顏真卿撰并書及題額

東方先生畫贊者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之所作也湛

與唐大歷中刺史顏真卿重鐫夏侯湛讚碑見存太平

右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贊在文選中今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也選本日葉俗登仙而此云棄世選本日神交造化而此云神友右畫贊碑陰唐顏真卿撰并書湛贊開元八年德州刺史韓思復刻于廟天寶十三年真卿始別書之集古

顏魯公平生寫碑唯東方朔畫讚為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大小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為此言也東坡

東方昇倩畫贊昔魯公守平原時為書今其石刻刊劂後世復為摹搨以傳然魯公于書其神明煥發正在筆畫外若參朱墨而印于石者此待諸書爾果有道耶公之幸今猶存者更數十百年後石破字缺人間所得皆其傳摹見者必唾而笑之其書不足傳也

廣川書跋

東方畫像贊碑陰記顏魯公書石刻在陵縣陵即古平原郡也故城址猶存今僅三之一耳碑已再刻余所得乃舊本雖小模泐然其峭骨道氣滄鬱奮張亦

字孝若父莊為樂陵太守因來親省遂作斯文贊云大夫諱朔字昇倩平原賦次人魏建安中分賦次為樂陵郡又為郡人焉賦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廟二百里故賦次城今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廿二里廟西南一里先生形像今則捏素為之并二細君侍焉郡嘗為德州其贊開元八年刺史韓公恩復刻于石碑真卿去歲拜此郡屬殿中侍御史平公列監察御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曹曹宋公霽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匝與數公泉家兄淄川司馬驪卿長史前洛陽令蕭晉用前醴泉尉李伯夔徵君左驍衛兵曹張璠遊尉韋宅相朝城主簿韋夏有司經正字畢耀族弟渾前參軍鄭悟初同茲謁拜退而游于中唐則韓之刻石存焉僉歎其文字纖靡駁癖生金卅年間已不可識真卿於是勸諸他山之石蓋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辭焉至若先生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十洲記列仙神仙高士傳此不復紀焉有唐天寶十三載季冬辛卯朔建

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廟在縣北四十里係祀

足辟易餘子兗州山人稿

此碑在山東陵縣王元美曾得舊本余所收乃長安故家者小小磨泐當與元美家搨本同書法峭拔奮張固是魯公得意筆也元美謂東方生蹟固奇詭夏侯文亦有壺公薊子意獨公書嚴整未稱不若留右軍寫其情性可也余則謂魯公以忠義而好神仙小說載公歿后指甲金色透出手背又寄家人手書事雖涉怪誕而亦可以證公深于神仙之術固東方生千載至契也然其筆却無物外姿態不如書汾陽家廟大是本色石壘鵝華

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石其期立等字多譌想其元搨漫滅者時有之矣余前過平原留意蹤跡之迹不可得後乃購得此本字更明悉何嘗有譌字且其篆題兼存尤古雅峻峭全無鈍質俗態此時隄水稱高手乃其文采風流不及此十二字也其贊字跡顏他書獨瘦勁恬適與家廟碑相上下蓋公中年制作最為得意想此搨在穆先生所收數百年之前可見世之罕物時時在人家但不易遇耳余既得先生畫贊自記希有之遇矣其後又得此記字比畫贊更大而筆尤豐偉鋒芒轉換一一如新葢

榻更在前者遂成完壁其題乃八分魯公分書更少見尤可寶也記稱廟象捏素為之二細君旁侍風流可想而書之年為天寶十三載亂在目前而平閻李宋四公又以北平王判官巡按押至然魯公兄弟又伺其旁則亂萌節兆又相參錯可為有國之永永鑒公所為掇韓君開元八年之新碑而大書之者非亟也關係治亂當傳之百代耳

墨林

右記晉夏侯湛撰顏真卿書唐諱御名凡書行文至無可避處往往缺一筆以存其意魯公于此記民字一見則缺末筆世字三見宏字一見皆不缺且此記載昭明文選中集古錄云較選本二字不同而義無異按選本曰神交造化此云神友選本云棄俗登仙此云棄世登仙夫因避諱而改古人之文或有之矣此則改前文以犯諱何也

金石後錄

魯公書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為李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則此為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良是按右軍為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

意淡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攬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

竹雲題跋

碑陰記云殿中侍御史平公列等咸以河北採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押至真卿候于境上而先生祠廟不遠道周匝與數公同遊茲廟舊唐書安祿山傳引平列李史魚在幕下以此記推之又有閻寬朱審二人與平李並為判官則祿山包藏禍心壁後置人蓋其夥哉矐卿見泉卿傳開元中與兄春卿弟矐卿並以書判拔萃起等者畢矐見酷吏敬羽傳與毛若虛裴昇畢矐同時為御史又叛臣喬琳傳郭子儀表琳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矐相掉許宰相世系表矐侍御史今碑作矐不從日按唐書畢構傳子杭世系表抗與矐為一格疑皆從火碑所書為正杜集存汝口號畢矐仍傳舊小詩矐一作矐亦矐之轉

按堂金石錄

石志

東方朔畫象讚云大夫諱朔平原厥次人魏建安中

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挺以為偽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為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榻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謬據此則此碑今為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俗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謬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謬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臨之按舊唐書楊國忠怒公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為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為書生易之遂不為防而竟為公所因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為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即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北使祿山以為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

分厥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厥次今移屬樂安郡東去祠二百里故厥次城在今平原郡安德縣東北二十二里廟西南一里攷漢志無厥次蓋高祖功臣表有厥次侯爰類是起於楚漢間後省後漢明帝始更富平為厥次非朔之里居也唐志以厥次移屬棣州樂安郡即後漢富平故去祠廟轉遠其厥次故城在平原郡安德縣東北者是為朔之故里而廟亦隸焉樂安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德州安德縣東方朔祠在縣東四十里唐刺史顏真卿重鑄夏侯湛贊現存于欽齊乘東方朔墓在德州東四十里古厥次城北祠在墓南顏魯公書畫贊立碑祠下今碑移州署顧炎武云今在陵縣署內顏公云去安德二十二里樂史于欽云四十里小參差碑陰記云其像則捏素為之以兩細君侍焉按朔傳注以細君為朔之妻又宋常陽妻龍氏輔女紅餘志序稱為細君今言有兩細君則為妾矣又玉臺新咏云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嫁與烏孫昆彌至國則細君似亦通稱

魏術

畫贊碑陰記云先生事跡載在大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按太史公書無東方朔傳緒少孫附益史記滑稽

傳則有之似當作續太史公書梁玉繩清

按碑今在濟南府陵縣今之陵縣在唐時謂之安德縣隸德州平原郡屬河北道兩唐書顏真卿傳但言為宰相楊國忠所惡出為平原郡太守而不詳何年據此碑云去歲拜此郡則是天寶十二載也真卿書多寶塔碑結銜為武部員外郎時天寶十一載而傳載平原太守在武部員外之後尤足為十二載之證傳又云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糗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議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足慮也十四載祿山果反何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參軍李平馳奏之元宗初聞祿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為乃如此云云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在祿山反之先一年正營公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之時也而完城浚池等事亦即在此一年之內所謂祿山亦密偵之者殆即碑陰所記平列諸人乎設使此碑不書則過此一年遂不及作矣古今名蹟之傳誠有數存非偶然也畫象贊先有開元八年刺

儀同三司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攻破吐蕃洪濟大莫門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築神策苑秀二軍進封西平郡王賜音樂田園又賜一子五品官碑將賞拜有差其立碑紀功似當即在此時嗣後不久為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翰移兵潼關戰敗降賊不復有功可紀矣更以唐書吐蕃傳證之吐蕃自中宗景龍三年和親金城公主下嫁後聘使往來國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詔張守珪分諭劍南河西州縣自今和好無相侵暴迫金城公主薨後未久吐蕃乃悉眾入寇攻振武軍石堡城天寶元年戰青海明年破洪濟濟城又明年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禽其相兀論樣郭又被洪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州縣實天寶十二載于是置神策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此是十四載事然則此碑所紀正是洪濟大莫門之戰收九曲故地之功碑中所謂約言姻好通約反間等語多與此合碑後云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似是邊將紀哥舒翰功而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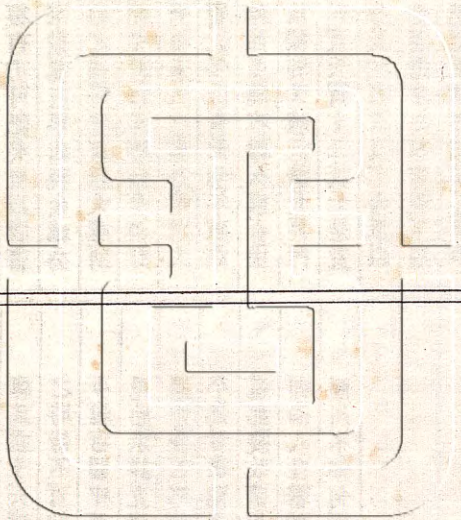
史韓思復碑自有魯公此碑而韓碑遂不復可攷傳稱陽會文士飲酒賦詩今檢魯公詩集祇一卷而平原詩無一存者知遺佚不傳者多也

哥舒翰紀功殘碑  
碑前後缺高九尺六寸三分僅存廣四尺五分十行行三十三字隸書

缺也標口口夏其惟戎聚落猖狂保聚山谷故聖王之缺則懷缺舊章特申約言載錫姻好缺明德缺也潛通約而反間缺軍士缺未加缺乃親缺敗謀缺大口水缺德口口叛缺舉而定缺也武有七德今則過之而頌聲無聞何以口 聖策謀從缺頌曰缺

按此碑題哥舒翰紀功碑文殘缺僅存一百餘字可讀者曰德化侔旌旌經綸象雲雷云云數語而已不知所紀何功且不見立碑歲月兩唐書哥舒翰傳翰之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郡之裔世居安西自被召入朝拜鴻臚卿為隴右節度副大使論年築神威軍青海上與吐蕃戰攻破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臺牧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屯田備軍實加特進賜資彌渥十一載加開府

以頌君德也杜工部亦有投哥舒翰詩云當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意亦此時所作其後翰守潼關與祿山戰敗為其所獲至于俯伏謝罪且為祿山作書勸降三節度使其喪節無恥如此工部草堂集未經手定故留此詩于集中未免謬詞過當也碑或立于天寶十二載或在十四載悉諾邏來降之時皆不可知今姑附于十四載後此碑得者絕少起官關中德清宋維藩在陝甘制府幕中購以見貽未詳立碑所在諸金石家多未著錄惟鄭氏通志金石略載此碑云在熙州宋之熙州臨洮郡今為甘肅蘭州府在唐初為蘭州地天寶中置狄道郡後改蘭州為臨州屬隴右道至肅宗寶應年即淪入吐蕃號武勝軍矣或此碑所在仍是甘肅蘭州不知何縣



金石萃編卷九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諡

唐五十一

張安生墓誌

石高廣俱二尺五寸二十八行行二十九字正書  
蓋題大唐故張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雲麾將軍行右龍武軍將軍上柱國開國侯南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鳥能飛万里其有鵬乎魚能吸百川其有鯤乎夫鯤鵬之處者非滄海而不居非扶搖而不动豈秋濤夕吹而能加其志焉士有佐世之材者非艱難而不投非明君而不事豈丹笏凡類而能効其節焉則我 南陽張公功可著矣公諱安生諱嫁清華門多高士漢有留侯秘略晉有司空博識累莖冠冕曜相繼祖諱泰孝諱貞並儒素隱躬遁跡不仕田園蘊 道於高尚詩書藝德於風雅後曰公列爵追贈孝秩風郡司馬父因子貴以忠彰孝公駿骨天資偉兒神秀拔奇材於眾外先武略於群石景雲中屬章氏竊權群凶暴溢擾我黔庶殘我 王室公乃叶忠謀為佐弼識 潛龍必躍於雲霄知牝鷄伏誅於谷質提一劍而直入掃九重以殛諡拜清京兆之 天重捧長安之日謀深於周邵功越

於平勃古往已來莫之与正公以功高職卑者志士之讓初退後進者達人之漸故辭公侯之封就戈戟之任畢能身榮於紫綬門曜於丹戟得馮異大樹之名免簫何小過之責有始有卒其惟公乎遂解褐授果毅二遷折衝一拜即將拜轉中郎畢于龍武將軍矣食邑九百戶公歷官無虧公務首要處事有則入莫能犯或 帝居內宮則警衛嚴肅或 駕行外仗則旗隊克齊其動也若鷹鷂迴迅其止也狀師虎群怖電轉星流比其速雲迴霞卷處其事暨乎晚載自強不息者繫公而口以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初公染疾城中將口湯所左右留勸也享載七十有一初公染疾城中將口湯所左右留勸住色不從曰吾亦知難保者命位殞隨口君側以表忠誠亦知易歿者身但死在營間用彰勲節使魂歸 帝鄉之路心存 皇闕之下頽之足矣汝等勿違言畢疾即行到遂於彼所謂臨事無苟懼臨困無苟免及迴視于路誰不傷悼嗣子庭訓等侍疾而捧藥淚枯返柩而攀輿氣輟夫人太原郡王王氏先公近歿苦蘆猶新纒經重舉泣地未絕晞天更哀又以翌載春二月十二日別兆墓于龍首原之禮也素墳上築而永固壘堂下營而深堅白雲孤飛招將軍之勇氣綠柏旁植表武士



之高節忠陵谷有遷刻銘以記銘曰

鶡之迅兮飛已絕士之勇兮謀且決臨難不懼兮忠臣節奉我 明后兮誅暴孽鵠鴝貴兮鷹行列花萼忽凋

按此碑但稱諱安生而不及其字與張希古碑但稱字而不及諱皆行文之略又希古碑有書人而無撰人此碑則書撰人皆無亦皆刻誌之變例未

必取法于漢也碑書祖若父皆無官位其家世寒微可知其云景雲中屬韋氏竊權殘我王室公乃提一劍而直入掃九重以殛諛再清京兆之天重

捧長安之日云云此指元宗誅韋氏睿宗即帝位之事唐書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

中宗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又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皇太子即皇帝位庚子臨淄郡王隆基即元

率萬騎兵入北軍討亂誅韋氏安樂公主等甲辰安國相王即皇帝位是時張安生不過在萬騎兵

中之一人事定之後敘其微勞因授以果毅折衝等官也碑又云天寶十三載冬十一月十日扈從

薨于昭應縣之官第唐書元宗紀天寶十三載十月乙酉幸華清宮又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有宮

寺但山寺去都稍遠巧匠難遇前件神王元在少林上坊普光佛堂今者現闕其大福先口愆得神王一十五

軀望請前件兩軀得還少林今本處尊儀具足莫得幽山功德不闕莊嚴口往來有所瞻仰謹詣光政門奉狀

陳請以聞伏希 恩旨 久視元年九月十三日少林寺主義擇等狀 僧嚴藏 勅好還少林寺

門司李阿毛宜 口監門直長路尙賓 左監門直長成恩貞 押門長上果毅杜行敦 周

還少林寺師子 勅一道 少林寺 師子二 師子郎二 右件師子等並是少林寺普光堂前

隨神王功德其神王奉今月十三日 勅還少林寺為前狀不別顯師子等福先寺綱維但付神王未付師子既是隨神王一鋪功德望請將還山供養謹詣

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

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三載析置會昌縣六載更溫泉曰華清宮治陽井為池環山列宮室又

築羅城置百司及宅七載更會昌縣及山曰昭應碑稱安生薨于昭應縣之官第者蓋從百司

之第也碑不著安生里居但云葬于龍首原長安志萬年縣有龍首鄉在縣東一十五里當即龍首

原地理志京兆府萬年縣天寶七載改曰咸寧安生或即家于此歟碑書譜牒作譜牒冠冕作冠冕

皆別體蕭何作蕭何則筆誤也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石高三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五寸二

十六行行三十五行正書在少林寺勅還少林寺神王師子記 大周天冊萬歲金輪聖神皇帝如意元年迎神王入內

其神王元是泥素彩裝其皇帝敬重神王脫空口佇紉以金裝為年歲多日金薄影落後開元廿年僧嚴器報

以金裝恐後僧徒貴賤不知口由立一小碑述久視元年還神王 勅具錄如後 少林寺 神王二

右去如意之年奉 勅將前件神王入內比不敢陳請今內出功德散與諸寺且少林神王送在大福先

義擇等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但此功德昔是素裝忽觀靈姿遂如金飾 靈工再造 天巧自然 神之乃巍

巍如是縉徒踴影若攀兜率之宮靈相生光似降莊嚴之國手舞足蹈倍百恒情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附表

陳謝以聞謹言 久視元年十月日少林寺主僧義擇等上奉 勅好放阿師去 久視元年十月六日門

司陳嘉逸膝 普光堂內一佛二菩薩迦葉阿難及門外二金剛二神王二師子城內少有傳聞博士姓李名

雅永平年造此尊像奇妙少雙菩薩儀容空不可有阿難迦葉貌相肅然合掌虔恭實難希有門外二金剛鳥鵲不口口承稱說異相屢現其師子者乍著儀容或噴或喜畫工巧近不可圖容二師子郎常相口口口一鋪功德不可思議 天寶十四載八月十五日建 普光院立碑僧靈器 修造僧智通法師 同修造僧同光禪師 都維那僧法忍 僧普門 僧智賢 僧惠覺禪師 清河張景昇刻字 碑載久視年間僧義獎等表狀及武氏口勅碑小非名筆故諸錄遺之葉并叔官於登封而石刻記亦不

載余至少林周行廊廡見此石嵌置東廡壁間重榻  
得之知考古必須親閱也金石文  
張希古墓誌

石高二尺九寸七分廣三尺四分二分十二  
行行二十二字行書今在吳縣靈巖山第二  
大唐故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左  
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府君墓誌銘并序

唐門田穎書

噫夫蒼穹不仁殮我能幹德星落彩和璧韜光者歟爰  
我所環清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緒也惟祖厥  
父耿逸馳芳婉惕怡然匪干榮祿優遊自得凜霜松之  
捺岐巖孤拔挺風雲之氣公負河岳之粹莖青展象之  
靈質亭亭高筭遠振雄名傑傑威稜龍城獨步門延賓  
侶豈謝季倫精舍樓臺有齊須達加以武略兼若公忠  
必聞歷踐榮班宿衛 清禁累遷馬邑郡尚德府折衝  
都尉游擊將軍上柱國貪外置剛正真莫不獻肝膈於  
玉階輸腹心於金闕惟謹惟勵不憚不瑕豈啻二暨典  
災兩擅搏禍藥物無護酷裂所鍾白日長辭黃泉永卦  
則以天寶十四載十月十七日終禮泉里之私第春秋  
七十有三天寶十有五載四月二日窆于鳳城南樊川  
之北原禮也太夫人天水趙氏恭而有禮時稱孟軻之

雁門為不同缺術

誌云清河張公字希古晉司空華之裔孫也書字而  
不書名未審當日何所避忌遂使後世不知其名也  
歷官有二累遷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游擊將軍  
上柱國員外置同正員新唐書兵制太宗貞觀十年  
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  
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杜牧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會要云關內置今此誌尙  
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  
德府亦當時名號可見者其他如姚懿碑貶授晉州  
高陽府折衝都尉臧懷恪神道碑七子內有游擊將  
軍崇仁府折衝希崇漁陽郡君李龕銘有轅轅府折  
衝都尉郭敬之廟碑有雍北府金谷府碑陰有成皇  
府與德府魯陽府李輔光墓誌有涿州仁賢府張說  
墓誌銘祖元植皇朝盧龍府折衝田琬德政碑以功  
授合黎府別將歷果毅轉折衝皆不可更僕數宜類  
舉以與史志相證也投堂金  
房史君題記

石高一尺六寸七分廣三尺五寸  
其十三行行五字正書在略陽縣

太原王口口口人名口口口仁口口口口口口口書  
中郎守武興郡四境山嶙峋構新亭迓佳賓日翠峯景

毋珪璋播羨松竹茂心誕三子長日行瑾次日崇積並  
武部常選季子談俊衛尉寺武器署丞嗚呼誰免乎榮  
枯適觀全盛今已淪阻梁不折太山顏三子腸斷二女  
情摧咄嗟人代天道邈迥其詞曰

公之英聲振區宇兮公之勇義如龍虎兮彼上蒼蒼何  
不仁兮余亦我之至所矧兮泉門此日一關閉兮玉顏  
何春再相詣兮表余平生情愆至兮飭琬璽以鑿銘記

子

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四月甲申朔一日甲申建  
碑載府君字希古不言其名曾為馬邑郡尚德府折  
衝都尉馬邑郡朔州唐書不及府名亦可以補史之  
缺關中金

唐之府兵皆隸於諸衛左右衛領六十府諸衛領五  
十至四十其餘隸東宮六率此尚德府則左衛所領  
也尚德府領于左衛而又稱左龍武軍宿衛者蓋番  
上宿衛時別有配隸非必就本衛爾希古子二人俱  
武部常選天寶十一載改兵部曰武部故也潛研堂  
尾款  
碑為田穎行書寶泉述善賦有販書人田穎注云長  
安人志凡識滯疑即此人但寶云長安人而此題曰

寔真唐天寶房史君上錫景刊堅珉亭之右名不泯

按文凡六十二字而泐其十四字存者皆三字為  
句二句一韻中有守武興句武興者即今碑所在  
之略陽縣屬今陝西漢中府魏正始三年置武興  
鎮尋改置州郡郡有北谷水水經注云北谷水出  
武興東北而西南流逕武興城北又南轉逕其城  
東而南與一水合是也又方輿勝覽武興山在興  
州西一里古興州城于此隋大業初改順政郡唐  
時為興州順政郡屬山南西道此武興之可攷者  
如此至翠峯亭及房史君皆無攷據文有天寶字  
一附天寶末年

憫忠寺寶塔頌

碑高五尺廣三尺二寸二分左行二十二行行字三  
十七至四十二不等行書在京師憫忠寺今名法源  
寺

范陽郡憫忠寺

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 大唐光  
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不垢淨光寶塔頌

范陽府切實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

承奉郎守經略軍曹參軍蘇靈芝書

惟唐紹統子歲作噩天宅幽都子鎮戎索彼命啓與禪  
虞繼 鳳舉而龍躍馭閭闔而朝 南面服日月而昇

寶殿在瘡衙以正乾坤握金鏡子臨宇縣東宅四水西都八川天應景福億萬斯年神祇貯靈而不祐風化洋溢而昭宜疑心姑射既邁黃軒之理端思真境高撫洪崖之肩迥出三界起居四禮我御史大夫忠而孝慈而賢裨 我唐祚崇斯福田昔在棘城結額已修於寶塔屬茲版蕩除惡務靜於幽燕開拓郡縣馳突戈鋌威荷威力掃逆清邊樹茲幢相遊刃忘筌割淨賞以檀捨施瓊俸於慈緣爰居爰處載詢載度雜金界於祇園擇仰藍之勝託徽鄂匠稽朴鄧具鈎繩偷丹樓才生明而奮鍾攸萃月貞明而陶旃斯作壑峻砌而崛起堂皇聚楨榦而上干寥廓尔其庄徒有即力工惟時隱金推以雷動走甃甃以星馳極之登登斗拱磊砢以扶衛築之閣閣鶩鶩蘇羅而緝熙駢密石以疏趾齊玉璫以鎮階斑闌布白九隅八維風伯雨師扣靈壇而請命雷公電女攤仙座以忘疲焮如聚鴈赫若奔螭炭爨天假髣像神資千龕擲比以攢構万塔陵兢而護持觀其捫重高披藻井鴻蒙異狀啞咤靈影霞駭雲蔚陽舒陰靜遊三界而須臾視一切而俄頃示大方便開大法境聞偈而刀輪折鋒承風而火弄収猛巖若巖樓之孤秀收頰狀乘之映迴蓮花吐日橫太華之三峯香鑪抱雲蓋廬蔽之

一頂若乃八部經行方方委口離火宅唇機喻魚貫爭上鷹行齊赴隋穹崇陟迴手嗜真如者搏絞聚武而踴行慕釋猷者陪虛口倅而徐步攀禁楹以失視援并幹以增懼龍為翕赫狀構楹而蓄威鬼神睚眦捫頰辟以含怒將以經啓万祀水代作固置兇於梵刹之中釋網於毗耶之路啓招提之勝果祛樊籠之緇蠹行善者口痒而爭趨為惡者震慄而憂怖逗塔影者洽背而魂悚聞鈴音者叩頂而心注是用敬 我天威保 我唐祚彼懂相之微福荷无憂之率裕也客有叩虛幕府忝搢神州塊三語之默對歸八解之神流踴然寶塔永誓鴻猷護鵝珠以守戒持鵝稱以精修刻字金版垂芳朔幽雲行雨施自公乃侯水錫難老厥德允修恭祭視之 嚴命敢不拜敷 王休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建

此蘇靈芝寫史思明書也思明為臣則助逆為賊則弑主篡位乃唐之所不宜存其跡者易人之傳其碑無亦以妙札之故今觀其字捺有李顏二家而視北海則加莊視太師又多雋誠足述也 墨林快事

宋文惟簡虜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事者

建此寺為之薦福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作帝京景物略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為李北海自鑄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鑄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于石故以左為前 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賊將偽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眾八萬與偽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並表送降三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為乾元元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為易州刺史郭明精書候臺記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頗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做者 子後至燕一日與鄆人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此碑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間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凹而首行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

郡三字蓋思明復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奕葉然非親至其下摩挲遺石而徒搨紙上之字未有能得其情者若年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 金石文字記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密圖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復叛此碑乃建於初歸附之時而以憫忠寺庚子錄寶塔頌宛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錄崑山顧處士寧人金石文字記皆論之余往觀焉碑首范陽郡守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雜唐紹統及彼命啓與禪虔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下改元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于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

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郡三字其初本  
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  
初必祿山父子僭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  
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攷安慶緒  
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  
靈芝改書者爾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  
故疑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  
僚思明之將復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為起草  
辭曰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  
及將入函為仁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  
不矜度難獨免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  
後唐人見其碑踏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于石  
者乎此其事之所必無也唐書

按朱彞尊之辨詳矣然尚有未盡者原碑至德二載  
四字亦係改刻至字微有聖字形載字微有年字形  
祿山偽建元聖武至德二載字先必聖武某年字也  
蘇靈芝署銜經略參軍經略字亦改刻其先或署偽  
官也又改刻除惡務靜句除惡字至行末以二字佔  
用四字格務靜字另行以二字佔用三字格除務靜  
三字係就文陷刻而惡字則石面平添者疑原文誤

至德二載字凹陷亦似後重刻者此又不然頌內明  
言作噩繼統據爾雅歲在酉曰作噩至德二載正為  
丁酉蓋必無誤也若稱肅宗尊號以大聖字移文武  
之上與史不合則如顧君云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  
人重刻者近之 頌文自左起其文則范陽府功曹  
參軍兼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舊唐書地理志范陽  
郡為大都督府功曹列於府屬是宜結銜變文言府  
矣不矜見史思明傳令耿仁智張不矜修表請誅光  
弼以謝河北者修表即書記之任也與碑可相證後  
又列承奉郎守經略軍曹參軍蘇靈芝書新唐書  
地理志范陽郡城內有經略軍今此題與志合而靈  
芝當開元二十七年猶稱前行易州錄事碑頌至此  
為經略軍之屬蓋亦凶孽引置幕下矣授堂金

思道禪師墓誌  
石高二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十一寸  
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不等行書

威神寺故思道禪師墓誌  
和上俗姓師諱思道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天縱其志七  
歲出家人推其聰十八剃髮事人不事為人為不為同鵠  
巢子頂之年護浮囊無缺之日次就有德轉相師師禪  
行法門戒律經論耳目聞見紀之心智錫錫來求答禪

逆之辭有擡頭空格迨後滿格填湊故參錯若此字  
形欹斜而長不復成書也其地改刻之字如唐紹統  
兮兮字斗拱字唐祚字鎮睡睡字皆朱彞尊所未按  
又除惡務靜字朱彞尊誤鈔作盡字髮像像字誤  
鈔作髻字今一依原碑校正又原碑以首行十六字  
佔用十八字格金石文字記謂改刻者止於大唐光  
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十二字而不知敬元垢淨光  
五字亦改刻者也以碑末聖武偽元字考之則首行  
必為祿山偽號朱彞尊之說允無疑矣碑在本寺方  
丈前穿廊東壁上石質堅瑩唐碑之最完好者  
定日平  
舊聞考

頌范陽府節度掌書記張不矜撰不云范陽郡而云  
府者蓋祿山僭號之後改郡為府爾蘇靈芝署銜云  
承奉郎守經略軍曹參軍按唐書地理志幽州城  
內有經略軍百官志諸軍各置使一人軍皆有倉兵  
曹二曹參軍事故經略軍得置曹曹也三潛研堂全  
頌由史思明既降為肅宗作也按舊唐書肅宗紀思  
明以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表降然此頌已載十一  
月則當時尚未臣順兒徒豈肯早為稱祝蓋思明既  
欲歸命遂先以此貢媚為容身之具亦或然也或云

欽仰聽習者鶴林若市頂謁者庶苑如雲去至德二載  
春秋八十有一僧夏六十一時催二鼠妖纏十夢其年  
十二月示身有疾隨為衆生其月二日禪河流竭坐般  
涅槃驚慟知聞悲羣飛走孫威神寺主僧承嗣五內摧  
裂踴躍攀躡聲竭潸淚盡續血至乾元元年十二月  
二日遷于條山之側曹子墀頭禮也詢問其地取人不  
爭在柱東橫汾河西澗青臺鎮北鹽池臨南峯尔堤頭  
卜擇安厝雖則天長地久而恐代異時移陵谷改遷斯  
文不謬其詞曰  
緇門積疊寶樹崩摧法消蓮坐魂滋夜臺條山陰麓歸  
然瑤頭碧巖引吹清澗繞流和上登兮舊賞功臣興兮  
今修建崇塔兮數仞摩金骨兮千秋

按碑云絳州夏縣平原人也唐書地理志夏縣本  
隸虞州貞觀十七年隸絳州大足元年屬陝州尋  
還隸絳州乾元三年復屬陝州此碑刻於乾元元  
年其時夏縣尚屬絳州也平原者地理志絳州絳  
郡注云有府三十三其一曰平原碑又云遷于條  
山之側條山即中條山也在虞州解縣元和郡縣  
志山在解縣南二十里縣東十里有鹽池碑又云  
鹽池臨南者是也

通微道試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四尺十四行行三十二字後重刻記四行行四十餘字行書在三原大化觀

御製

人者道之子道者人之母子不知母謂之不孝人不識道請之至愚故上士能勤行下士唯大笑背道求道從迷至迷且隄在水中水為魚命入在道中道為人生道去則人亡水竭則魚困不知即身以求道而乃徇福以喪真何其誤歟遂積不義之財以為布施無為之教別云修善豈知善本破惡不合遂名施本濟人不合求報哉求道者以心為舟以信為車車用在於運舟用在於虛常取不足勿求有餘靜心而不繫者虛舟也運動而不倦者信車也今將告爾以應言之首施勿求福而福自至齋勿貪功而功自備心勿向邪而道自致施而求福福必不足齋而貪功是謂有欲向邪求道是謂聾俗忠者臣之分孝者子之心柔弱為越道之津誠敬乃入真之馭不益已不損物以不貪為寶以知足為富內保慈儉外能和同念身何來從道而有少私寡欲衷心註塵若然者可謂勤行之士爾其勗哉爾其勗哉夫大道坦坦生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爾當填汝身洗汝心內養五神外合一氣去萬惡增萬善長生久視汝

午關中金石記以為元時當必有據是仁宗延祐五年也

縉雲縣城隍廟記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七分八行行十一字篆書在縉雲縣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耄臺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

釋文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耄臺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答神休

唐乾元中李陽冰嘗宰是邑西山之巔有城隍祠碑刻實所為記與篆也陽冰以篆冠今古而人爭欲

簾波真經之旨畢於是不死之方盡於是爾其勗哉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於大同殿奉 誥賜道訣碑乃唐 明皇御製文舊碑即 肅宗皇帝勅道士達觀大師楊重鸞於渭北 大化觀立石者示有思也奈歲久缺裂字句不完讀者疑難故補上此石新舊兩存使觀者見口明理自有所得而不失正路學者可從此入其於教也豈小補哉亦見古之聖王急於救物之心深矣遠矣修習之士不口不知戊午歲人日本觀住持楊思聰謹記

知大化觀事毛致靜重立石 李志口 蒲志常鐫

庫主田志秀

右通微道訣七十五句前云御製後云大唐乾元二年六月十五日于大同殿奉誥賜無書人姓名按諸為明皇製碑為肅宗救道士達觀大師楊重鸞于渭北大化觀立石歲久字泐知觀楊思聰補上此石設語皆五千言之糟粕演而成說耳王者寡欲清心納身軌物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安用孜孜于真經之旨不死之方也哉錄金石

按原碑立于乾元二年歲久缺裂戊午歲人日知大化觀事毛致靜重刻楊思聰記不言何代之戊

得之昨緣寇攘殘缺斷裂殆不可讀偶得紙本於民間遂命工重勒諸石庶廣其傳亦足以使之不朽也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月朔承信即就差權處州縉雲縣尉周明 迪功即就差處州縉雲縣主簿費季文 將仕郎處州縉雲縣丞李良翰 文林郎就差處州縉雲縣令管句勸農公事吳延平 立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廟既而雨遂徙廟于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錄古

陽水篆城隍神雨碑曰字如日顛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志歸堂庶子泉皆石下作日修廟碑會下作甘建字從元而喜作乙若此類不可以陽水之蹟尤而效之人字本有刀几二體陽水合之象俯身曲脛於理則通女字象形陽水曳為兩足以取稱頗非象形之初意子字象小兒圓頂鐘門至以丁點象其頭而四布其畫以象手足陽水喜破圓作鉤使足足二體不分要非子字之正主字象燈之炷陽水或卧其上炷釜上從夕陽水中畫常正橫作ノ无象反欠欠氣上皆三畫陽水亦謂象人開口作ノ然次象

開口猶可也至安步也何取於開口乎今篆者于二字多從水體熊朋來經說

李陽冰為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為視陽

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志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記云祀

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

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石墨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為日篆法日从○象形也日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又山宜作山今作山乃

尚豈等字之頭皆誤竹雲題跋右縉雲縣城隍廟記城隍之神不見于古左傳祝宗用馬于四鄰又云祈于四鄰杜預以為墉城也城隍

之有祀也其濫觴于斯乎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祀城隍神始

按城隍二字始于易之城復于隍其後則修治宮室濬繕城隍語見後漢書班固傳六朝以降凡言城隍皆繕治備禦之事唐書百官志職方郎中員

外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六典祠部郎中員外掌祠祀享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小祀而皆不及城隍之在祀典據此碑則為風俗之所尚而亦惟吳越之所有也五代梁初吳越錢鏐

嘗于鎮東軍今紹興府臥龍山上重建牆隍廟奏請以故唐石衛將軍總管龐玉為牆隍神封崇福侯撰

文并勅勒石廟中文見紹興府志及吳越裔孫錢文翰所纂吳越錢氏志其稱牆隍者吳任臣十國

春秋曰歐公五代史梁本紀注梁嘗更戊曰武朱温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之城之改牆亦此類也據牆隍廟碑稱吳越重建則在唐時已先有廟而

請封龐玉為神則始見于錢氏陽冰此碑未嘗云有人為神也陽冰兩唐書無傳惟見於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裔孫行敦離狐主簿行敦子懷一晉陽尉懷一子雍門湖城令雍門子長湜次湜字堅冰刑部侍郎次即陽冰將

見于此至唐而益盛故張說有祭城隍之文杜子美詩有賽城隍之句然猶不列于祀典少温記文可證也歐陽公跋云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是宋之城隍祠又盛于唐而縣猶不皆有祠明洪武初從禮臣之請加以封爵京都城隍曰昇福明靈王府曰威靈公州曰靈佑侯縣曰顯佑伯未幾詔去封爵祇稱某處城隍之神京都歲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諸府州縣則守令主之而祀典通于天下矣潛研堂金石跋尾

縉雲縣城隍廟碑文唐李陽冰撰并篆書碑形上圓下方後楷書宜和重刻年月立石人官爵姓名下截一格缺缺三字微存偏傍可意會也文只八十六字而敘述禱雨遷廟二事義意已足古人作文言簡意該于此可見山農需雨多在盛夏此自七月不雨至八月既望始行禱祀以今日情事較之則亢旱成災已不可支矣豈昔農事亦遲早異候耶縉雲治當葵女括蒼之交山水奇秀燕生衙齋如作仙吏余嘗遊其境徘徊不忍去惜匆遽經過未暇搜剔苔蘚一讀遺碑碑作于乾元迨宋宣和禩逾三百而已遭寇攘斷裂宣和至今閱歲倍于前而完好可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碧溪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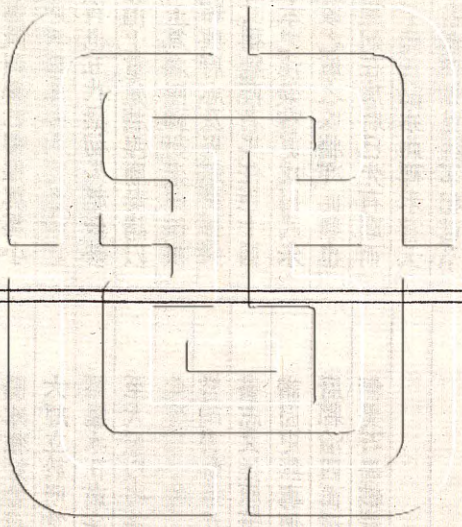
作少監宣和書譜稱陽冰字少温述書賦注云陽冰趙郡人兄弟五人世系表只三人皆負詞學工于小篆初師李斯嶂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

變化開闔如虎如龍李肇國史補云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墨池編云陽冰雅好書石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

六經立於明堂是曰大唐石經志不克就金石錄謂陽冰在肅宗朝所書時年尚少故字畫差疎瘦至大歷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然則

此碑書于乾元二年尚非暮年淳勁之筆矣陽冰嘗論書勢筆法所禁撰翰林禁經八卷見郡齋讀書志又推原筆法別其點畫著筆法論見宣和書

譜因史無專傳故詳識之縉雲縣今隸浙江處州府縣治四面環山不立城郭廟在山巔與在城中無異石墨鐫筆蓋未悉廟之所在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二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五十二

郭氏家廟碑

碑高一丈八寸廣五尺一寸三十行行五十八字正書今在西安府布政司署中

有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

贈太保郭公廟碑銘 并序

御題額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撰并書

昔申伯翰周降神於維嶽仲父匡齊演慶於筮淮而猶見美詩人騰芳史籍豈比夫神明積高之壤百二懸隔之都三峯發地而削成九派浮天而噴激炳靈毓粹奔葉生賢括宇宙而口和摠河山而蘊秀莫與京者其唯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虢叔虢或為郭因而氏焉代為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生孟儒為馮翊太守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下故一族今為華州鄭縣人夫其築臺見師座子致養家承金穴之寶政有露冕之高或慙或謀或肅或又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闕閔之盛其流益光隋有金州司倉諱履球府君懋

其德輝不脣下位克己復禮州邦化焉篤生 唐涼

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隕厥問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清識澈照博綜羣言始登王畿鬱有佳稱道悠運促靡及費仕垂于後昆歿而見尊是我諱敬之府君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尺二寸行中潔矩聲如洪鐘河日電照虬鬚蝟磔進退閑雅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雍北府右果毅如游擊將軍申王府典軍金谷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扶州刺史未上除左威衛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題君清節奏授絳州遷壽州累加中大夫策勳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元年春二月以公之寶龔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書令柱國汾陽郡王日子儀有大勳于  
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果君子之行毓達人之德才光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為我良弼頃以孽胡稱亂黔首罹殃朕於是鬱興神武之師克掃機搶之氣而子儀師彼勁卒赫然先驅口京洛如拾遺剪兇殘猶振槁功存社稷澤潤生人是用寵洽

哀榮義申存歿可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宏之素履秉  
冲逸之高烈言必主於忠信行不違於直方清白為吏  
者之師死生敦交友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駭其懷  
聖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用情不間於踈遠泛愛莫  
遷於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居則化所去見思  
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德盛必百代祀其有後  
也宜哉恭惟令公 先皇之佐命臣也少而美秀  
長而瓊偉姿性質直天然孝悌寬仁無比騎射絕倫所  
莅以清白見稱居常以經濟自命弱冠以邦鄉之賦驟  
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 前朝三為將軍兼守  
大郡累典兵要必間休績天寶末安祿山反子范陽令  
公以節度使擁朔方之眾圍高秀巖于雲中破史思明  
于嘉山 先帝之幸朔方赴 行在子靈武擊  
同羅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 今上之為元帥  
也首副旄鉞會週紇于扶風摧兇寇于汝水退餘孽于  
陝服長駟河洛弼成 睿圖再造生靈克清天步又  
函夏之未乂安天下之不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丕休  
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威星辰而作輔應期運  
以濟時忠於國而孝於家威可畏而儀可像盛德繁物  
寬身厚下用人由已從善如流沉謀秘於鬼神精義貫

於天地推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靈擊於雲雷之  
初鷹揚乎廟堂之上大凡二歷鼎司兩升都座四作元  
帥九季中書歷事 三聖而厥德維繼易相二十  
而受遇益深蓋剋復上都者再載定東京者一其餘麾  
城擲邑得僑摧鋒亦非遽數之所周也信可謂王國城  
虎生人磨麻者歟非太保之邁種不孤則何以鍾美若  
是况乎友于著睦譽龍虎者十人胎厥有光紆青紫者  
八士勳庸畢集今古莫儔昔奮号尊榮紅粟纒霑於萬  
石擘家全盛朱輪不出于十人繇我觀之事不侔矣於  
乎清廟之興所以仁祖考鴻伐之刻亦以垂子孫爰初  
製於舊居將永圖而觀德中唐有衎丕構克崇感霜露  
而怵惕以增叙昭穆而敬恭斯在庶乎觀望嚮若既無  
敦於永懷入室儼然必有覲乎其位哀榮旣極情禮用  
申仁人之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矣豈唯温温孔父  
遠稱儷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旂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允號土逮于後昆實守左輔徙華陰兮其  
源長流光施于司倉涼州兵部克曠而昌載德深兮其  
篤生太保允口口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其  
於穆令公汾陽啟封文經武緯訓徒陟空簡 帝心  
方其舍一不二格于天地愷悌君子邦之攸慤豹德音

方其芝蘭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為龍為光鏘琛琳  
方其乃立新廟肅雍允劭神保是聽孝思孔昭亶居歆  
焉其乃立高碑盛美奚敘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  
方其  
廣德二年歲次甲辰十一月甲午朔廿一日甲寅建  
碑陰  
共二十四行分三截書上截男中  
截孫下截會孫字數不等行書

右廂兵馬使 改衛尉卿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  
州刺史攝御史中丞權充朔方節度關內支度營田  
塩池押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等使  
又拜御史大夫餘並如故 又拜兵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兼單于安北副大都護靈州大都督  
府長史節度等使餘如故 又特加銀青光祿大夫  
又拜司空餘如故 又充副元帥餘如故 又拜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武部尚書餘如故 又加  
朔方管内採訪處置使 又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實  
封一千戶餘如故 又兼中書令司徒兼靈州大都  
督府長史單于鎮比副大都護朔方節度等諸使餘  
並如故 又充東京畿及山南東道并河南等道諸  
節度防禦兵馬元帥仍權知東京留守判開司尚書  
省事餘如故 又兼邠寧鄜坊等兩道節度使 又  
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兵馬副元帥仍充本管觀察處  
置使餘並如故 加實封五百戶 又加實封二百  
戶 又充關內副元帥餘如故 又兼上都留守餘  
如故 又兼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本道觀察處置  
等使兼河中尹餘如故 又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

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子琇  
子儀武舉及第授左衛長上 改河南府城臬府別  
將 又改同州興德府右果毅左金吾衛知隊仗長  
上 又改汝州魯陽府折衝知右羽林軍長上 又  
遷桂州都督府長史充當管經略副使 又改北庭  
副都護充四鎮經略副使 又除左威衛中郎將  
轉右司禦率兼安西副都護 改右威衛將軍同朔  
方節度副使 改定遠城使本軍營田使 又加單  
于副大都護東受降城使左廂兵馬使 又拜右金  
吾衛將軍兼判單于副都護 又拜左武衛大將軍  
兼安北副都護橫塞軍使本軍營田使 又兼充天  
德軍使安北副都護 又兼豐州都督西受降城使

唐五十二



北大都護充朔方節度大使及關內支度營田塩池  
押諸蕃部落等使六城水運使管內觀察處置使餘  
如故 又拜太尉兼河西副元帥通和吐蕃等使餘  
如故 又拜尚書令兼中書令餘如故

游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子瑛  
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子瑛

朝議郎行衢州盈川縣尉子瑋  
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單子副都護振武軍使朔方

左廂兵馬使上柱國功賢贈太子少保  
正議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

國功儒  
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幼明

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上柱國幼冲  
孫

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曜  
朝議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

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荊州大都督上柱國  
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  
原縣開國公瑜

之靈鬼神呵護有由來矣 碑陰具述汾陽兄弟子  
孫始知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稱幼明

一人而已且汾陽封拜與史小異錄具左方碑正書  
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

能也 史稱子儀初授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  
振遠軍使又以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又衛衛尉卿

靈武郡太守又加實戶七百頗與碑不合碑立于廣  
德二年十一月子儀是時年六十八歲官止子尚書

令兼中書令故不及攝冢宰尊尚父等事但史言子  
儀辭尚書令碑乃實書之且通鑑拜尚書令在十二

月此前一月書當是誤 石華  
右郭敬之廟碑陰記汾陽初授左衛長上改官封拜

至尚書令兼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序次歷歷本傳初  
授左衛長史而非長上或云累遷或云又兼多略而

不錄碑記實封二次止四百戶本傳則七百戶碑云  
拜尚書令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而傳云辭尚書令在

十二月宜以碑為信 金石錄補  
子從郭氏寵命錄抄當日碑有所未載者世次於後

汾陽有大勳於唐室宜其後之以熾而昌也子儀  
次子孺子儀三子兵部尚書封趙國公暉子儀六子

正議大夫試光祿卿贈開府太常卿清源縣開國忠  
肅

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  
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

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  
暉尚 昇平公主

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峴  
宣德郎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曉

銀青光祿大夫試秘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昉  
宣德郎行京北府參軍太原縣開國男昉

朝散大夫試秘書著作郎壽陽縣開國男映  
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暉

曾孫  
通直郎行將佐丞銳

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銳  
朝請郎守國子監主簿鋒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御題額顏魯公撰并書敬之汾  
陽忠武王父也夫以汾陽家廟得魯公手書千載而

下猶有生氣其文與書又非所論也但其碑在役人  
雜遝之所雖歸然壁上而不無磨蝕之憂然以二公

卒贈尚書左僕射以女為憲宗后穆宗太后復贈太  
尉孺子儀七子先金吾大將軍率封沂國公昕子儀

姪幼明之子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文子儀姪郭  
太后叔父封鄭國公曜太子太傅諡曰孝郭太后穆

宗母憲宗后也為嬖尚代宗長女昇平長公主之女  
追贈曾祖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父暉為太

尉母號國長公主為高國太長公主劉駿之子工部  
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人為太常卿檢校司徒郭太后

兄也銳金吾大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尚順宗長女  
漢陽公主主銀太子詹事仲恭尚穆宗第四女金堂公

主銀青光祿大夫仲詞尚穆宗第六女儀陽公主劉  
之第二子也銀青光祿大夫襲封太原郡公仲文殿

中少監以上抄 羅命錄 思武王陪葬肅宗建陵 陵內陪葬 在  
武將山與太宗九嶼山昭陵相連而稍西北何以無

墓碑或經後人埋沒未可知也郭氏子孫今尚盛住  
居華下華州之東路旁有郭汾陽故里石碑此地山

川亦極秀麗集古錄有忠武王將左略碑云貞元十  
二年陳翊撰胡之所書亦為盛矣猶言得其六七蓋

其官至宰相者七人為節度使者二十八人尚書丞  
郎京尹者十人為察使者五人據翊所得而書者實

六十八而顯名於世者蓋五十八雖喬琳周智光李懷光僕固懷恩等陷於禍敗然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儻然名見於當時而垂稱於後世者亦為不少豈惟得失相當而已哉雖汾陽功業士多喜附以成名然其亦自有以得之也其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名德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

來齋金石刻考略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宰相元載與公不協恐公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尋罷命但以公檢校刑部尚書置之閒散故得從容翰墨而為此碑當時以管公自書告雍容朗暢不類管公平生風格為其晚歲極深到之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畧同而朗暢處更出自書告上直使人不復思自書告矣碑陰雖無管公欸然決知亦是管公書公既已大書其前誰敢更續矧其後故趙德甫金石錄斷然目為管公書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即此尚可函蓋徐季海張少弟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為足高出一切而已 太保卒於元宗天寶三載時公甫從戎功名未盛後十

古名臣往往無後獨令公子孫無復遺議史稱令公子八人塢七人皆朝廷重臣猶淺之乎知公者矣

題

虛舟

公名敬之漢光祿大夫廣意之後廣意世系表作廣智碑載子儀官爵甚詳大略與史傳合史稱振遠軍使即單于副都護九原太守即兼豐州都督也又通鑑稱是年十二月拜尚書令此碑建于十一月即稱尚書令者應是碑陰後書及之也傳稱武舉及第授左衛長史應依碑作長上碑載子儀兄弟七人孫十五人曾孫三人孫除子儀子八人外墜是子琇子昕煦輿幼明子昉曉幼賢子璵子璵孫銳是曜子銑是映子

關中金石記

鐵函齋書跋

郭太保敬之乃汾陽王之父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下庫相傳布政司即汾陽府第下庫即家廟舊基也碑雖漫漶然猶當在顏氏家廟土若碑陰則斷非管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也

餘年令公屢立奇勳再造王室至德二年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明年二月始有追贈太保之命又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令公始為太保立廟當是時僕固懷恩引迴紇深入天子幸陝避狄令公方雪涕勤王刻鏤摩訶乃萬端拮据中猶能以其舊居為父立廟忠孝之盛顛沛不忘於戲豈非人倫經紀也歟舊史書太保追封代國公此碑不書恐是史誤 碑陰書令公歷官與新舊兩史皆同但史略而碑詳耳又史稱八子七摺皆為朝廷重臣而不知令公兄弟九人亦皆貴也碑曰友子著睦魯龍虎者十八言兄弟也兄弟止九而云十者舉成數也胎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士言子孫也令公子姪凡十五人而但云八碑以令公為主故但言令公之子也 碑立于廣德二年故書令公歷官止於尚書令按史是年十一月帝以子儀為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為此官屢表堅辭答詔有無待禮成曲從德讓之語則已允其辭矣既允其辭不宜復書而碑陰有又拜尚書令之語此碑立於十一月當拜命之時詔允辭讓在其後歟 天以郭氏再造唐室靈粹之氣鍾於一門豈惟令公秉仁蹈義始終為社稷純臣即其子孫無不世世忠孝自

君生美原縣主簿贈兵部尚書諱通府君今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廣意作廣智昶作隨涼州法曹亦非公自所書宜為有據而表或誤也碑載敬之遷扶州刺史又渭言二州刺史又授綏州遷壽州據表所書敬之吉渭壽綏憲五州刺史與碑歷官數亦合而其地獨不載扶州又別書一憲州攷元和郡縣志憲州無文新唐書地理志始有之其小注云憲州本樓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州舊唐書志作貞觀十五年楊鉢為監牧使下又云龍紀元年特置憲州于樓煩監則憲州蓋起於唐末故元和志不載而當敬之時州尚未設何以云為刺史由是言之知表亦誤也今碑所云扶州者當依以為正

授堂金石跋

碑陰正書無書人名氏載敬之子孫曾孫凡三世石墨鐫華跋此碑獨詳子儀歷官於本傳為備子更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校之表載子琇失其官職今碑第一層首列男昭武校尉守絳州萬泉府折衝都尉上柱國即子琇也表載子雲左領軍將軍碑列海擊將軍左武衛將軍上柱國表載子璵延州司法參軍

碑列朝議郎行延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表載子珪無官勳碑列朝議郎行衢州盈川縣尉表載幼賢副都護碑列銀青光祿大夫衛尉卿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朔方左廂兵馬使上柱國贈太子少保表載幼儒成都少尹碑列正義大夫光祿少卿兼漢州別駕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表載幼明少府監太原公碑列銀青光祿大夫太府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表載幼冲太子詹事碑列銀青光祿大夫武鴻臚卿上柱國又表於子雲下載子暉幼冲下載幼謙而碑無之第二層列諸孫首為耀銀青光祿大夫試太常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表載太子少保太原孝公次朝議郎守通州別駕騎都尉賜緋魚袋表載雖無官勳次特進兼鴻臚卿贈開府荊州大都督上柱國肝表載鴻臚卿同正次雲麾將軍守左武衛大將軍同正上柱國昝表載檢校左僕射礪西節度次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公聯表載工部尚書次正義大夫試光祿卿贈開府太常卿清源縣開國男肱表載試鴻臚卿次銀青光祿大夫行少府少監樂平縣開國男晤表載兵部郎中次宣德郎試太子中舍人賞緋魚袋昉表載試太

子中舍次銀青光祿大夫試殿中監駙馬都尉廣陽縣開國男慶尚昇平公主表載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次奉義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晉陽縣開國男現表亦載試協律郎晉陽男次宣德郎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曉表亦載試左衛率府兵曹參軍次銀青光祿大夫試秘書監太原縣開國男曙表載右金吾將軍祁國公次宣德郎行京北府參軍太原縣開國男昉表載鴻臚少卿次朝散大夫試秘書著作郎壽陽縣開國男映表載右庶子壽陽尹次朝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昉表不列官勳第三層碑列曾孫僅三人通直郎行將作丞銳朝請郎守太府少卿銳朝請郎守國子監主簿名已殘剩表載銳嘉王府長史銑試太常主簿凡此互為詳略實足以佐証史表而壽陽尹唐於縣官不稱尹表誤記也子琇子一人隄子英子一人現至如昉曉為幼賢子昉暉為幼明子昉為子雲子餘皆汾陽王子也

按此碑今在陝西省城布政使司署下庫司署在西安府城東鐘樓西陝西通志云相傳為秦穆公故府唐為尚書省一為子志寧郭汾陽宅鐵函齋跋云司署即汾陽府第下庫即家廟舊基也然攷

之長安志尚書省在皇城承天門街之東面第四橫街之北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宅在京城丹鳳門街南親仁坊是尚書省與汾陽宅有皇城京城之別不可謂尚書省即汾陽宅也至于志寧宅與汾陽宅相連則長安志原云子宅在郭宅之西也長安志于親仁坊載汾陽宅于大通坊載汾陽園而總不云有郭氏家廟則宋氏略也家廟之制唐書禮志云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于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遣官聽立廟勿限兼爵廟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又三品以上有神主又五品以上有几筵此皆唐時家廟之制也据此碑乃汾陽為其父立廟不在四廟之例而碑文亦專叙其父太尉之事蹟及汾陽勲業文去却製于舊居水圖而觀德殆即親仁坊宅為廟而以太尉為始祖也碑叙郭氏先世云號或為郭因而氏焉代為太原著姓漢有孟儒為馮翊太守子孫家焉後轉徙華山今為華州鄭縣人宰相世系表郭氏武王封號叔于西號後平王東遷奪號叔地與鄭武

公楚莊王伐周責王滅虢於是求叔殺裔孫封于陽曲號曰郭公號謂之郭聲之轉也因以為氏華陰郭氏出自太原漢有郭亭亭會孫廣智晉公文集作廣廣智生孟儒子孫遂徙馮翊語與碑合而較詳也下叙曾祖祖父皆稱諱而加府君二字與他碑不同碑云履球官金州司倉表云金州司倉參軍碑云昉涼州司法表云隋涼州法曹碑云諱敬之府君不著其字表云敬之字敬之新唐書郭子儀傳不叙其父舊傳則云父敬之歷綬渭桂壽泗表作吉渭壽綬壽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泗碑作扶渭吉綬壽此封郭國公此封皆碑與表傳之互異也稱子儀為公之寶允此二字乃賢嗣合子之別稱始見于此其碑叙子儀戰功與史傳參校之傳詳而事皆合傳云廣德二年十一月以子儀為尚書令上表懇辭客詔不允勅子儀於尚書省視事子儀復上表詔答曲從德讓遣內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珍玩之具蓋家廟之作正在此時也子儀以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此時年六十八矣据傳所載似子儀之得從容安居者僅此數月至明年為永泰元年五





國公清 識表微沈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公並  
時仗鉞 分闔口口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師

獨聞禁暴之德口口會同口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泰階之上歸聯服綵頌雙節於高堂之

口口口口口口何居口口于口口口口口州口口口

口北齊 拔口口口口口口州亦宜力於西魏成稱義

烈各慙勳庸而口口口口口口隅隘隱比之戎族事則不

佯真卿昔守平原口口口口擊公 蒞止獲保 餘生 東帶

與居空想北平之禮操口口 擢敗墜中郎之辭銘曰

錫胡猖狂 倣擾 皇綱降生臨淮佐戎 與

王維此臨淮萬夫 望愛 初發迹 罔或弗臧出入忠孝

人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 天寶 未造 河朔恒攘

天子 命公經營朔方涉 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 歸

節祿山 霍惶謹闕勿口 醜虜其亡 肅宗有命大

鹵于襄 應變如神 兇徒 靡元介珪入觀台座用光碑公

東征北國是皇長 圖鄴下望入 河陽擒斬渠魁電擊龍

驥 淮濱 鎮 定徐土朔朔服田 雙屈料瑒鷹揚 不有神算

嚙載暴強弟兄同時 秉鉞煌煌方期凱旋雙旂旆常晨

趨法座夕慶 高堂如何不辰 怨此百祥素輻反葬白驥

獨箱簫鼓悲鳴羽饑分行萬 乘致 祭于官 送喪 生榮死

司馬子長韓彭諸將傳使千載下 鬚眉如見也 金石

按此碑間段缺泐頰頰魯公集刻此文可以校補 後錄

碑無立石年月文云廣德口年口七月五日己亥

堯而年上泐一字顏集作二年据通鑑目錄是年

七月丙申朔則己亥是四日非五日然推其前五

月爲丁酉朔若五月小盡則六月爲丙寅朔再小

盡七月爲乙未朔五日正是己亥與碑合或通鑑

有誤文也則碑當立于廣德二年與魯公集合矣

新唐書稱光弼營州柳城人碑作京兆萬年人幸

相世系表云柳城李氏本突厥不知何氏至寶臣

爲張鑣高養子冒姓張氏後賜姓李氏表末本李

氏三公七人三師二人柳城李氏有光弼而子表

哀身 歿 塋 渭水川上壘山路旁 唯餘豐碑突兀連岡

往來必拜 萬古 沾裳

關西道耀州富平縣李光弼墓在縣西四十里顏魯

公爲碑 太平寰宇記

張少儻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

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于李公中興偉畧

不得一一證之唐史耳 石壘 鑄華

右李光弼碑顏真卿撰張少儻書按史光弼營州柳

城人父楷洛爲契丹酋長武后時入朝而碑云京兆

萬年人父楷洛薊郡開國公未嘗言契丹酋長也地

理志柳城郡于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開元五

年還治大都督府楷洛于武后時人朝柳城陷未久

不應卽爲酋長既陷後又安得入朝也或以入朝後

附籍京兆而酋長之說管公爲臨淮請故并其舊籍

而逸之耶史云楷洛贈營州都督謚忠烈碑云贈幽

州都督而無諡又云兄遵直遵沂弟光琰光彥光進

子義忠策而史但稱光進與策詳貴也夫臨淮雖與

汾陽齊名戰功尤爲中興第一如斬侍御史崔衆賞

郝廷玉之神將授子者壁野水度還軍以避李日越

之劫其胆識出諸將上碑皆略之顏公筆弱不能如

千人出土門傳作五千人碑云以數千騎東巡追

兵馬使張用濟傳云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碑云

賊將周智傳作周擊碑云嘗貯伏突于靴中傳云

納刀于靴刀有伏突之名未有所攻碑云圍逼中

安等一十三州傳作光唐書地理志中州義陽

郡安州安陸郡光州七陽郡同屬淮南道不能定

其孰是也又傳云浙東賊袁晁反台州建元寶勝

通鑑與此同宋岸紀元通譜作昇國以建廿月爲正月殘剽州縣光

弼遣麾下破其衆于衢州廣德元年遂禽晁浙東

平詔增實封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碑但書增戶

二千餘俱不載又傳云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

殿中丞也碑云公兄道宜遵行弟光允皆早世次  
 日光顏特進鴻臚卿季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  
 光進附見光弼傳云字太應初為房琯裨將將北  
 軍戰陳濤斜兵敗奔行在肅宗宥之代宗即位拜  
 檢校太子太保封涼國公吐蕃入寇至便橋郭子  
 儀為副元帥光進及郭英又佐之此下是王德以後事傳載  
 光進官與碑同而碑有兼御史大夫渭花節度使  
 傳所無也碑云天后萬歲中大將軍燕國公武楷  
 固為國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大夫人才  
 淑冠族嘗鑿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因擇藟公  
 配焉後果生公是光弼之母武氏也傳則云母李  
 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是以其母為  
 李氏矣疑子為李氏不應母與同姓史誤顯然碑  
 云窆公子富平縣先塋之東是其先塋在富平也  
 傳則云死葬長安南原皆碑傳之互異者碑去真  
 卿其守平原繫公蒞止獲保餘生以唐書顏真卿  
 傳證之真卿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真卿募勇  
 士得萬人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  
 主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  
 謀殺湊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

歸順共推真卿為帥即碑所云公以朔方馬步八  
 千人出土門云語皆合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二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敘王昶撰  
 唐 五十三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石橫廣四尺六分高三尺二分兩截書上截三十二行旁添一行下截三十二行旁添三行每行字數不計草書在西安府學

十一月 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  
 郡開國公顏真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  
 下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  
 端揆者百寮之師長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  
 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豈不以才為世出功冠一  
 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迴紇無厭之請故得身畫凌煙  
 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足畏也然美則美矣然而終之  
 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  
 守貴也可不懼懼乎書曰爾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功  
 爾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  
 王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  
 九國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  
 古至今泉我高祖太宗已來未有行此而不理廢此而  
 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宰相與兩省臺

省已下常參官並為一行坐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  
 為一行坐若一時從權亦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乎  
 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犬羊兇逆之眾眾情欣喜  
 恨不頂而戴之是有與道之會僕射又不悟前失徑  
 率意而指麾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  
 取悅軍容為心會不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畫攫金  
 之士哉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  
 深念之乎真卿竊聞軍容之為人清修梵行深入佛海  
 况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野之  
 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子僕射哉加以利衰塗割恬然  
 於心固不以十數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  
 之地能沮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  
 有等威以明長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  
 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  
 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  
 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然未嘗參錯至  
 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將軍  
 之位縱是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即有高軍會讌合  
 依倫叙豈可裂冠毀冕反易彝倫貴者為卑所凌尊者  
 為賤所偏一至於此振古未聞如魚軍容階離開府官

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叙但以功績既高恩澤  
吳二出入王命家人不敢為比不可令居本位須別示  
有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眾  
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其得瞻仰不亦可乎  
聖皇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宣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  
別有禮數亦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  
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直諫之友不願僕射為  
軍容佞柔之友

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  
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眾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  
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便向下座州縣軍  
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議之宜不應若此今既若此  
僕射意只應以為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  
若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  
史乎益不然矣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  
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只按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  
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  
僕射之願尚書何乃欲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  
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升別作二品高自標致誠別

尊崇向下擠排無乃傷甚况再於公堂獨咄咄常伯當為  
令公初到不欲紛披僂僂就命亦非理屈朝廷紀綱須  
共存立過爾噉壞亦恐及身 明天子忽震雷含怒責  
歌舜倫之人則僕射將何口以對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  
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書動有姿態乃知瓦  
注賢子黃金雖公猶未免也集坡

晉公與郭令公書論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  
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  
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願與軍容為佞柔之  
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  
遂合為一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

蓋一紙半書而真行草法皆備也黃文憲公集  
右唐顏魯公與郭僕射書僕射郭英又也魯公於座  
位高下小有失當猶力爭如此使之立朝其肯逢君  
之惡乎金石錄

魚朝恩擠郭令公折元載搖相里造侵王縉一時權  
欲熏灼若此魯公秉義以奮其驕至今幾五百年尚  
凜凜有生意猶其偉與但其間稱譽朝恩尚數十言  
大半於行間增入豈猶未免於危行言孫邪魏了翁鶴山集

魯公作字多壁窠大書端勁而秀偉黃魯直云此所  
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  
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溢而點畫所至  
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  
壞也于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立凜然想見其為  
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  
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于中者因記于此

石門文  
字釋文  
坐位帖真蹟在京兆安氏家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  
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模刻此二本余家咸  
有之安氏子孫分析坐位帖乃剖為二此帖至行香

寺僕射指後不復有蓋長安石刻本卓頭高指後別  
為一行遂由是平分為兩是安氏兄弟不學之謬東  
坡見安師文時帖尚全嘗手搦數十本余得坡公搦  
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真旁用隔簾蘇氏及趙郡  
蘇軾印記米襄陽年少嘗臨之邵伯溫亦云安氏析  
後不復見全本此卷筆法絕類米老遂定為米老所  
臨無疑袁炳清客居上集

西安府學顏魯公座位帖得之按察使李俊此帖與  
北京本字行微有不同處字亦稍割不若北京本之

精好也北京本云初止二石永樂十一年民家發地  
又得二石始為完物然予所得於洪常秀才者亦四  
幅但視此則首缺六行尾缺八行不知其如何也竹葉

稿堂  
按元章待訪錄是楮紙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  
草秃筆今此石刻中秃筆宛然都元敬寓意編謂馬  
主事抑之家藏有米臨此帖內有元時袁文清稱跋  
謂京兆安氏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  
未盡筆法因再摹京兆永興皆陝中地名今石在陝  
中豈即安氏原石耶抑永興重摹者耶又謂安氏分  
析時割此帖為二至僕射指下遂平分為兩以石刻

較之正居其半今此帖共六十九行僕射指處止十  
九行正得四分之一多二行豈馬所藏本又止半幅  
耶元章書史又謂內小行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  
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若是米臨本亦當作  
橫寫乃是何袁跋未見言及此帖首十餘行尚覺屈  
疆未舒臣僕射指以下乃始活潑飛動至皆有等威  
後又更渾化入妙結末數行筆已倦意已懈而餘興  
淋漓更出屋漏雨蹟殆若所云懷素自言初不知者  
若分得後半當是獲膏腴產矣袁跋又云嘗得坡翁



搨本無毫髮失真蘇公見安師文帖時帖尚全嘗手搨數本書遂大進蘇本久不聞應已湮沒馮氏藏米本不遠今尚能存否內尊者為賊所偏當是賤所偏又別置一榻下重使字想皆係原稿誤古人書皆手寫其正本奈何反不傳書畫跋

未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又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畧見當時故事金石錄跋此魯公與郭英又書英又為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泰侈陰事元載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為興道之會英又擠八座尚書坐朝恩下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擊却之十一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為軍容

祭姪為先告伯父次之論坐家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二稿皆公奇絕之作祭姪奇古豪宕告伯父淵潤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為蘭亭後勁也虛舟題跋

舊唐書代宗紀廣德二年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相百僚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此帖所稱興道之會正在其時魯公年譜系之廣德二年信矣此書前一段言無朝恩階離開府官止監門將軍以班列言之應序於十二衛大將軍之次即欲別示尊崇只可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如御史臺知雜御史之例不當列于僕射之上後一段言僕射是二品六曹尚書並三品非隔品致敬之類不當擠排尚書使在下座所云裴僕射者左僕射裴冕也尊者為賊所偏賤誤作賊唐會要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以前並是正宰相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省事數日始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徐左僕射

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劔南節度使嚴武死英又往代之即不復在京矣顧甯人金石文字記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歷之後蓋未深考耳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嚴縣狀狀礎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與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龕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真蹟京兆安師文嘗刻以傳世吳中復再模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龕存梗槩不知真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雲

書稱英又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又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陳虢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又留守都史稱其無東檢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都城並無抗拒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為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略不假借豈肯違於英又妄推其功如此定是史者失之耳 三稿

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英又除僕射時已非宰相然官品最高在侍中中書令之上過此則為三公三師非尋常人臣之職故稱百寮之師長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爭坐位帖自宋以來摹刻者有七種一曰京兆安氏刻本長安師文一曰吳中復重刻本中復見東坡集一曰吳中復重刻本守永見東坡集一曰米襄陽臨本待訪錄一曰北京本見東坡集一曰戲鴻堂本見畫譜一曰嘉善魏氏本堂稿一曰戲鴻堂本室隨筆一曰嘉善魏氏本即半村錢梅本嘉善善魏學謙正之學謙字子一號內齋忠節公大中子明亡殉難者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蓋帖為錢氏手摹魏氏校正而魏妙齋金石考畧定以為魏氏摹刻一曰關中本見竹雲今在西安府學碑林者即關中本也

藏字畫端勁湘靈管書其生年甲子並科分事實于下則其實實可知矣帖中塗抹添注處如謹寓書改為謹奉書不其盛矣改呼足畏也然美則美矣宰相一行坐添注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等字文武之左右添注不論二字苟以悅軍容為心苟以下添取字竊見聞姑息添注甚非謂也君子愛人以禮不等字深入佛海字添注沉乎收東京至豈獨有分子僕射哉等字西省官自為一行丙

省下添注五品以上供奉六字十二三師三公十

二下添注衛大將軍次之六字未嘗參錯下添注

至如軍將至振古未聞等字不亦可乎下添注聖

皇時至亦不聞別有禮數等字蓋不然矣下添注

今既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等字此外尚有數

處零星添注不計可見魯公當時雖信筆直書之

中仍委曲詳盡非率意為之也文云奉書于右僕

射定襄郡王郭公新唐書郭知運傳知運次子英

又舊傳作知字元武代宗即位雍王率諸將討賊

洛陽留英又殿于陝東都平權知運守以功實封

二百戶舊傳作召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又

云魚開府及僕射率諸軍將為一行魚朝恩傳云

朝恩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文云郭

令公以父子之軍被犬羊兇逆之眾郭子儀傳云

子儀次子晞復兩京戰最力吐蕃回紇入寇擊破

之文云苟以取悅軍容為心軍容之為人清修梵

行深入佛海魚朝恩傳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

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而不

言其修梵行始由當時宮禁尚沿崇佛之舊習朝

恩亦嘗奉之而史家所宜從略耳文云收東京有

昭前入可得而言也公諱道生其先呼韓之宗谷蠡之

裔代居南部口入中原漢典論封特命弓高之秩周臣

赴會委書游子之班祖廣琛雲塵將軍左羽林大將軍

心胥北軍爪牙中壘口道口肅期門有嚴父崇禮忠武

將軍左金吾衛翊府中郎將職副提騎名雄鷲冠警於

誰何勤以夙夜公誕自口口于干戈太公之符如已

神授孫子之要動皆暗合心傾奉國膽略禦邊鎮在疆

場統其蕃部等為寧朔州刺史兼部落主恩附庸俗威

除寇攘軍門罷肩虜騎遠遁開元中口安郡口口以宗

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寇必能嘗險

不避難賊虜之首繫林胡之俘仍援河湟大破戎醜

數實過當讓功居多一自捍邊卅餘載終于左衛大將

軍春秋六十夫積善疇慶嗣積不忘辛口繼封取門多

將求之於代公實有焉其子朔方先鋒使同節度副使

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子賓客左武衛大將軍上柱國口

口郡口口口勇乃絕倫忠而口力九伐之際常為戰鋒

勞旋策勳績當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龍乃茂功義崇追遠 恩光昭於幽窅厚澤降于

重泉贈公太子賓客夫人康氏為口國太夫人喪事官

供有加常等以永泰元年三月廿四日遷窆于萬年縣

珍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功朝恩傳云史思明

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

硤石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

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

之洛陽即此事也攻之史傳多與此帖語合傳稱

郭英又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而真卿又不為

元載所容論事坐以誹謗不久即有硤州別駕之

貶然則英又得此書其以真卿之之言為是與否

史無明文皆不可知而既為陰事元載之人則真

卿之被貶未始非英又陰為之譖已

白道生碑

碑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九寸七分二寸

一行行四十字正書篆額在正定府

大唐故左武衛大將軍贈太子賓客白公神道碑銘序

朝議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賜緋魚袋于

益奉 勅撰

口議大夫行將作口口翰林待 詔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摯宗奉 勅書并篆額

淳維之地上戴斗極其氣勁悍其人口口間生將才口

我王略其有草去故俗鼎新華口建功惟忠載難以武

常衽戈革每襟邊陲胙土連華口代襲祉啓迪後嗣光

鳳栖原禮也口冠同列千車會送更刊貞石式建豐碑

同武庫之閒樵蘇永禁比祁連之象丘隴長存銘曰

地在元朝代生良將名重關西氣雄塞上繼秉金鉞遞

居玉帳戰必為鋒居常保障粵有令子時高茂勳援戈

揮日仗劍決雲東平寇孽西掃狄氛志由忠立名以勇

聞刻茲貞石以表孤墳

永泰元年歲次乙巳三月壬辰朔廿四日甲寅建

清河張渾 魯國栗光刻字

道生系出突厥為寧朔州刺史終于左衛大將軍以

子元光貴贈太子賓客史但云寧朔州刺史而已碑

題左武衛大將軍而文稱左衛大將軍殊不可解碑

始著于京兆金石錄歐趙諸家俱未載于京師疏

瑯版市上購得之文尚完好無大漫漶而書法亦道

整可喜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道生南陽郡王元光之父官終左衛大將軍追贈太

子賓客夫人康氏為趙國太夫人唐書元光傳以為

終寧朔州刺史者非也關中金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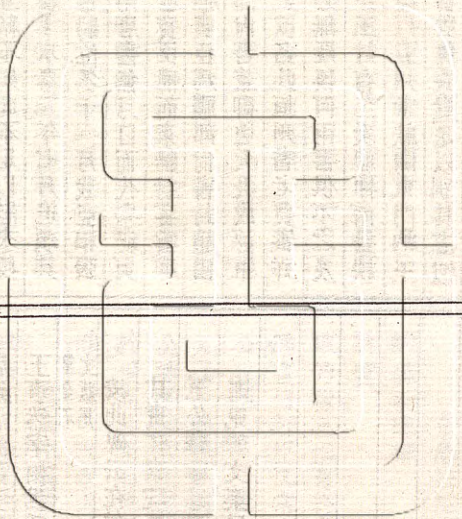
按此碑撰書篆額皆奉勅撰者于益結銜云朝議

郎行尚書禮部員外郎翰林學士新唐書于志寧

傳志寧曾孫休烈烈烈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至起讓

唐五十四

晤臺銘

石高八尺三寸廣四尺五寸十五行行十六字篆書在耶陽縣晤臺

晤臺銘

河南元結南次山撰

悟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

於三四百步迴曲鮮肯或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

半山川底蒼翠如畫其勢幽

巖勝處山巔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

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

以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

將為晤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晤臺峭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歌朝士羈

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擊琢如瑾如珉作銘

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

釋文  
河南元結南次山撰  
晤臺銘 有序  
悟溪東北廿餘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  
丑寅涯舞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  
河潭其勢嶮嶮半出水底蒼蒼然泛若在波上石巔勝異  
之處悉為亭堂小峯嵌竇宜開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  
奇於戲古人有畜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  
以瞻眺則必山顛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  
將為晤臺蓋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

湘淵清深晤臺峭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歌朝士羈  
牽局促借君此臺壹縱心目陽崖擊琢如瑾如珉作銘  
刻之彰示後人  
有唐大曆二年歲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  
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為可愛也然來者安知

無同好也邪集古

元結次山撰晤臺銘見歐陽永叔集古錄中次山凡文多從顏尚書真卿李學士陽冰索書此篆書不知陽冰作者或自作之次山於文爾雅然不能高而愛身後名其銘亦類是昔杜襄陽碑峴首一絕頂一深澗曰吾懼千秋之後之陵谷也嗚呼古人之於名如此金州山人

四部稿

晤臺銘元結撰篆書大歷二年浯溪銘元結撰隸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唐亭銘元結撰隸令問篆書大歷三年右三銘並在祁陽縣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名其溪曰浯溪築臺曰晤臺亭曰唐亭所謂三吾者也臺銘刻在臺之後甚元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隨石欹斜辭厚難搨而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云與陶介石披榛剪穢得次山銘刻喜而試之又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次山之子讓五言長律一首金石文

右唐晤臺銘黃山谷云溪銘李康篆亭銘江華令瞿令聞篆惟臺銘篆書無姓名又云以字法觀之亦季康篆也金石

右晤臺銘次山尚有浯溪唐虞二銘皆瞿令問篆書

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云云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母喪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罷還京師卒贈禮部侍郎傳所載歷官止此其官道州刺史不詳何年玩傳語是代宗即位後之事自宋吳會以下多言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顧祖禹則云自道州歸愛其山水家于此傳不言結寓居浯溪而未云罷還京師且此碑銘序亦無家居之語則非家于浯溪者顯然據次山集次山嘗僦居瑞昌之灑溪上因自號灑溪居士有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則次山所居者灑溪也溪在今江西九江府之瑞昌縣與永州隔遠惟其官道州時或是愛浯溪山水常來登眺因而刻銘刻額蓋道與永相距不遠也顧氏諸說殆沿舊志之訛銘文篆書無姓名銘中書體不合六書者如涯欲銘三字皆徐鉉說文新附字涯當作厓欲當作欽見集韻銘當作名春官小祝注今書銘或作名旣夕禮士喪禮注並云今文銘皆作名是其證也峯借二字亦徐氏所補鈕布衣樹玉云峯疑封之俗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歷封爵又云論以封爵義雖

以地僻鮮厚難搨惟此銘世多有之雖不著書人姓名當亦令問筆也李少温名陽冰本取木華海賦陽冰不治之義其兄解字堅冰皆冰霜之冰也而少温書名亦從俗作冰蓋由楷書借冰爲久相承已久章奏告身既用冰字篆書不便更易故爾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晤臺之晤字與唐亭之唐字皆不見于說文臺與亭似因浯溪得名則字體亦出次山新意爲之凡水之以浯字得名者有三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東北入濰此別是山左之浯水若浯溪則在今湖南永州府祁陽縣在唐時屬江南西道永州零陵郡又今福建泉州府有浯江見陳懋仁泉南雜志蓋同一浯字地分三處異其名也方輿紀要浯溪在岐陽縣南五里山溪諸水匯流于此稱爲奇勝流入湘江唐元結自道州歸愛其山川家于此今浯溪崖碑結所撰中興頌也而獨不及晤臺銘及浯溪唐亭二銘殆搨搨者所不易到耶碑題河南元結字次山撰新唐書元結傳舊書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佐荆南節度使呂諲判府事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巧侍親歸

不同或後入本此作峯耳封亦有高義漢書西域傳出封牛師古曰封牛頂上隆起者也集韻峯或作峯又與封之古文坐形相近也借當作藉抑詩借曰未知漢書霍光傳引作籍曰又趙充國傳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注藉借也司馬相如傳乃著書藉蜀父老爲辭師古曰藉假也溪澄礪礪皆俗字又銘文云三四百字竟書作自亦所未詳金石文字記云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又有皇甫湜元讓二詩山谷書詩并序爲中興頌碑作見後

王訓墓誌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二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正書

大唐故光祿卿王公墓誌銘并序

前祕書監嗣澤王憲撰并書

公諱訓字訓耶耶臨沂人也

永穆大長公主之中子昔周文授圖靈王纂膺誕我太子晉晉有儀鳳之瑞瑞流于孫粵王氏焉爲異姓首

會祖知道

皇贈魏州刺史祖同峻 皇光祿卿駙馬都尉贈太子少保尚 定安長公主父錄 皇特進太子詹事駙

馬都尉贈 太傅尚 永穆長公主龍種鳳鳴長淮



之增涕頌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弄雲之澤

抽僧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乎萬歲之口聖壽無疆彌極九天之峻不任戴荷之至謹詣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口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戒分律儀釋門宏範用申獎導俾廣勝因允在嚴持頌於申謝

會善寺門之右有大歷二年中書門下牒其下勒代宗手敕二十四字無一筆蝕者袁宏道嵩遊記

碑文在字本當作準宋周必大老堂雜志曰敕牒準字去十為隹或謂本朝因寇準為相而改胡三省通鑑注亦云本朝寇準為相省吏進其名凡文書準字皆去十後因而不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隹又考五代堂判亦然須在密院令吏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今據大歷時牒已用準字則知此字自取省筆廣韻二字並收隹字下注曰俗然管子書準字皆作隹莊子平中隹文字放隹循繩淮南子眇者使之隹王褒洞簫賦夔夔隹法皆用此字緯書有洛書靈雉聽京房造隹形如瑟十三弦郭忠恕

怒佩鱗集曰字林用隹為平準之準字林呂而後魏沈作

按碑稱抽東都白馬寺僧某敬愛寺僧某同德寺僧某奉國寺僧某香谷寺僧某白馬敬愛見寺觀其同德奉國香谷三寺今不可考河南府志

按會善寺牒頒于大歷二年十月十五日後列使相銜名前三人皆具姓氏曰元載杜鴻漸王縉後二人皆曰李使但有姓而無名又二人但有使字不著姓所謂使者大抵居相位而出使在外者也以唐書宰相表考之大歷二年但云六月丙戌鴻漸自劔南追至不載他人拜罷之事更追其前元載之中書侍郎平章事實應元年建辰月始也杜鴻漸之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始于大歷元年十二月其時即兼成都尹充劔南西川節度副大使至二年六月自劔南追入朝也王縉之為黃門侍郎在廣德二年正月然是年八月持節都統河南淮南淮西山東道行營節度使永泰元年為河南副元帥此後不云入朝而牒則仍列其名不在使內其兵部尚書平章事李使者疑是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為司空兼兵部尚書乃廣德元年事檢校侍中李使者疑是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其官侍中始于乾元元年八月檢校右僕射平章事使疑是

仇儒為趙準造祇言曰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北史長孫肥傳則隹字之來久矣又按宋順帝召準故沈約宋書平準令王準之皆作隹然管莊諸書亦豈因此而改乎金石文

碑刻會善寺後僧苦於求搨凡石上會善寺三字皆推去棄之寺西荒草中傳太常物色得之仍立戒壇之左又按書史稱代宗留心翰墨於行書益工論其筆力非有太宗元宗超邁之氣然亦有足觀者此敕為行書矜嚴圓穩固自可珍嵩陽石

大歷二年十二月會善寺僧沙門乘如因請允抽東都白馬等寺七人赴戒壇灑掃講律具表稱謝帝手敕二十四字荅之碑陰刻陸長源戒壇記陸邦書八分道逸多態嵩陽石

劉昫唐書王縉傳云縉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漢述其弊又云故大歷刑政日以凌遲有由然也又云其傷教之源始于縉也今此奏牒正是作備之証劉昫良史防微杜漸之言豈不信而有徵哉中州金石記

朔方行營節度使僕固懷恩其官右僕射始于廣德二年八月表作左僕射或訛也中書令使疑是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其兼中書令始于乾元元年八月碑中銜名可考者如是碑云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長安志禁苑內苑章戴東內苑南北二里與大明宮城齊東西盡一坊之地南即延政門北即銀臺門東即太和門不云右銀臺門據元稹詩當年出入右銀臺每怪春風例早迴又李商隱詩右銀臺路雪三尺鳳詔裁成當直歸是皆有右字與碑合据碑右銀臺門可以奉表陳謝則當時必設專司進奏之官而職官志無文殆史略也

三墳記 碑高六尺四寸四分廣二尺八寸兩面刻共二十七行行二十字篆書在西安府學

光澤縣志云子曰

曝泉亭篆名齊十碑廟碑口變不易樣符與

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魏碑碑名不詳諸寺神藏植口







食枚卜澹水東焚水西亦惟茲食新卜壘連山南佐平

峒口口坤勢之宜墜而順之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

攝提格幸月仲旬口口靈輜以降壽藏有血無藏金

玉厥惟琴書先志也異昔述口三百篇永泰中小宗

伯賈公至為之敘上澤悅幽明錫類口口追贈黃

門侍郎申命禮部尚書

口口清河郡太夫人口口版未篆皇命大靈惟

二刊刻貞石

嗣口口口述從子陽冰書栗光刻

是鉅唐李監陽冰書以其年代審遠風雨昏潰字

體不完讀者斯泥遂有吳興姚宗夢筆意率好古者

數人同出刊刻之費威安瑤重開所貴名賢筆跡

傳諸不朽時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十四日畢功助緣

僧智全僧審疑僧省中僧靜已僧文遇

勾當人鄧德誠

此李氏卜葬李驪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

冰書卜地人為邵權記云徧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

郭則景純也書玉筋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繕

雲碑石墨

右唐李氏遷先塋碑經宋大中祥符間重開今復刻

右李陽冰書遷先塋記說文改更字从戊己之已毀

改字从辰巳之已徐鉉引陽冰說謂已有過支之即

改而此碑書改元字卻从巳不從己秦詛楚文改亦

從己蓋二文可假借也垚字說文玉篇廣韻集韻俱

不載惟家語執轡篇息土之人美垚土之人醜注垚

耗字此少溫所本矣敘說文从支此與三墳記俱从

又泉即泊字水當在左旁變文居下潛研堂金石文

按此碑述者名全泐石墨鐫華以為季卿据三墳

記為季卿述首稱先侍郎之子云云此碑亦有先

侍郎即世之語則其同為季卿所述固無可疑碑

云天寶改元我之伯也卒天寶以壬午年改元則

其前云蒼龍大淵獻是開元二十二年乙亥歲前

云先侍郎即世又云先大夫徐公此先大夫未詳

何謂也下云單闕歲先夫人合祔是二十七年已

卯也伯之卒在合祔後四年又其後十年之開仲

叔俱卒即前碑三墳者是也霸岸鑿龜谷土垚矣

落自清河郡太夫人以下文多不可卒讀爾雅歲

在亥曰大淵獻此碑書作泉獻避高祖諱也唐克公

頌碑亦書顏回字為子泉客土垚矣垚字字書不載

疑是耗字重開時諱末為土也金石

陽冰書結體茂美而多乖于六書之義然蔡邕石經

已多別體豈書家多不究小學耶文中若考從來碑

作聖高從口讀加碑下口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含碑省從合樓或作西碑合作栖樊中從父碑從夕

佐古只作左碑加人岡碑謬作峒勢古只作執見漢

書碑加力宜從夕碑從岡隨古只作隊見竹書穆天

子傳碑作隧輻碑作輻藏古只作臧詩中心臧之先

儒有藏藏二義碑作藏覺經傳多作說碑作悅版加

作版皆詭于文字之正若泉作泉借泊字為之改從

已借殺改字為之寶作瑤案瑤字見竹書穆天子傳

玉篇引聲類亦曰古文瑤字此或古人省文借字之

法猶未大失也篆者聖人不虛作非可依隸以造昔

徐鉉作說文新附識者多譏其謬獨怪陽冰自言斯

翁之後直至小生又欲求刻石經立于大學而不究

小學如此倘任鴻都之役未見其勝于張參唐元度

諸人也關中金石記

開而煖冥有幽冥之義皆謂墳穴也又云攝提格

幸月攝提格者寅年也當是壬寅年仲叔之卒在

天寶十一載壬辰又越十載為寶應元年幸月十

一月也以壬寅十一月掩葬也碑云異時述口三

百篇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為之敘此必是其先

侍郎所作之詩也唐書賈至傳至之轉禮部侍郎

正在永泰二年未改大歷之前惜不知其集名無

從考矣碑今在西安府學不知當時從何處移來

碑有其原鳳栖之語則其先塋在今咸寧縣鳳栖

原長安志云少陵西北二十里皆此原雍大記析

宗元為伯杜志曰葬于萬年之鳳樓原在唐時為

萬年縣安化里似碑當立于此處今碑移而墓亦

不可考矣碑為宋初威安瑤重開而助緣者皆僧

名想宋時李墓尚存墓旁當有僧寺為之守護諸

僧皆住寺者也

顏魯公祖關二大字

字徑三尺許書後有翁夏銘跋并七言古詩共二十三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在吉安府

禮闈

右禮闈二字顏魯公八分書寺舊有魯公題名今惟

存此二字耳青原志載汪舟次與寺僧書云祖作禮

非傳寫之誤必有原委寺僧答云祖古作禮八分取以相配若此二字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此山光千丈矣據此則今所傳木刻後有天寶十四年平原太守欵者訛也天寶稱載不稱年且如果是天寶年題則寺僧與舟次札內何以云欲落永泰年欵乎其為後人妄加可知也但此二字實出魯公手魯公八分惟見東方寶題額未有如此之大者誠至寶也祖字作禮漢宗俱孔謙曹城諸碑皆如此至於魯公題名年月則寶刻類編云魯公為吉州別駕題名吉之淨居寺大歷二年十月題此其確可據者故為考其大略而系以詩西江魯公題石二其一丙午匡廬陰此題明年孟冬月大書尚記黃李尋入分茂業更雄峙勁勢獨出無古今後題不存僅此始覺禪境尤清深少陵雙峯得門否曹給一滴誰詞音後來姚江講學派亦假題識青欵登宣城老子執陳迹未會松竹高邱吟亦如寺僧與汪子商略補刻爭墓臨世間忠孝真仙佛正氣耿耿留精神森然魄動仰星斗何必更訪東西林區區歲月那足較兩字已重千球琳旌旗歌舞照千載文山黃李猶同岑嘉客來遊偶然記雲泉相印太古心松門風起聚山響天籟聲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五十五

會善寺戒壇碑

碑高三尺一寸廣約二尺九寸作兩截書上截廿六行行十六字下截廿四行行十字正書在登封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口寺戒壇碑

請抽東都白馬寺僧崇光敬愛寺僧口口同德寺僧重進 奉國寺僧法口 香國寺僧從恕惠深安州龍興寺僧口口

右河南副元師黃門侍郎平章事王縉奏得安國寺僧乘如狀前件寺戒口口供奉大德一行禪師口故口壇口口同律師口口口殿宇幽閑口口口受戒之口口城推蒙口口口口墉院荒涼更屬艱難壇口推口不有修葺竊愧先賢望抽前件口律僧七八住持口口有關口填口口建方等道場常講戒律庶口口聖口國土安寧

中書門下 奏 敕宜依牒至准 勅 故牒

大曆二年十月十三日 錄 中書侍郎平章事元 載

蒼文山琴乾隆五十二年歲在丁未冬十二月北平翁方綱

按青原志云上石後落永泰年吉州司馬欵寶刻類編云魯公為吉州別駕大歷二年十月題此舊唐書顏真卿傳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不載吉州別駕之官新傳則云貶硤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真卿之刺撫州在大歷三年則改吉州司馬當在二年若永泰年其時宜初貶硤州未改吉州似寶刻類編較確也惟吉州別駕或寶刻傳謬當從傳作司馬耳祖之作禮漢碑多有之孔謙碣禮迹家業正與此同司空宗俱碑禮父司隸校尉筆法大同小異顯謨吉云玉篇禮與詛同碑以為祖字孝女曹娥碑其先與周同禮亦以禮為祖蓋有自來也然則汪舟次與寺僧問答之語似亦所見之不廣矣

金石萃編卷九十四終

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 黃門侍郎平章事王 縉 兵部尚書平章事李 德裕 檢校 侍 中 李 德裕 中 書 令 使

沙門乘如言伏奉云十月十二日 恩命於河南府登封縣嵩岳口口口常建戒壇兼抽持律七僧灑掃講律者

甚恩自 天祗荷無地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載欣載口口者口口之口或者萬行之首非絕口岑口口諸茲口口會善戒壇口口口登其封香遺塵累躋其口必口口口比為碩德湮沉虛迹口毀觀者興黍離之歎口之增涕殞之悲 陛下駐佛日之傾布堯雲之澤抽僧灑掃設壇講律雷音永震更呼萬歲之口 聖壽無疆彌極九天之峻不任載荷之至謹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以聞沙門乘如誠歡誠喜謹言

大曆二年十一月 日安國寺沙門乘如上表 扶風夫子廟殘碑

碑不全僅存一石高廣俱一尺五寸許共七十一字正書今在華州關司員郎琅邪顏真卿書

關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傷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用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諡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衰而費垂施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關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知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迥大君之清尚動賢相之精選當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閭岑立宮牆鳥趾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在間籩豆而無算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設禮域

中小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才思敏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叱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環瑯王畿委櫻公器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鬢鬚趣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殯味九續前尉許贊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歷二年某月日記

為程浩今碑題與程浩名俱不存但存顏真卿書

及徐浩名徐浩必是篆額者也唐書地理志扶風縣屬關內道鳳翔府扶風郡武德二年初置漳川縣貞觀八年更名扶風然碑又云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扶風為貞觀改名不得為古若隋以來謂之扶風郡今以縣為古乃丈之失實者云在京之西謂至德二載號鳳翔府為西京也顏真卿結銜存司員郎三字以本傳考之真卿之為武部員外郎在天寶初年此後未嘗官員外然此文未題大歷二年文粹所載要非無據未敢斷以為誤也程浩無傳可考篆者徐浩碑存其銜曰書都官郎中徐浩傳載浩歷憲部郎中在安祿山反之前則亦是天寶十四載以前之官而未嘗為都官郎中文盛稱扶風縣尉袁弁當奉詔旨建文宣王廟奉先師及亞聖十哲像而令丞簿皆牽連及之則興建之功獨在尉矣文云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則此文專為扶風縣之文宣王廟而作魯公不應又書之于湖州至湖州之無臨安縣與杭州臨安縣之現無魯公書此碑皆屬夢英之誤記又不

足深論總之此碑文為程浩作固無疑其書碑篆類結銜與作文之年不合當必有傳刻託名之誤而碑在華州則或是殘石易于轉徙未可知也

義琬禪師墓誌  
石高廣皆二尺廿二行行廿一字正書在洛陽乾元寺  
唐故張禪師墓誌銘并序  
香山禪師諱義琬字思靖俗姓董氏河南陽翟人紹嵩岳會善大安禪師智印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長天色慘塞樹凝霜頂白方面赤方右肱枕席左臂垂膝言次寂默奄魂而歸舉體香軟容華轉鮮感瑞壽神具載碑錄師未泥洹先則靈記吾滅度後世年內有大功臣置寺度遺法居士為僧世五年後焚身留吾菓園待其時也果廿八年有文武朝綱口國老忠義司徒尚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郭公上額於居士拜首受僧奏塔梵宮勝軌元寺法孫明演授禪父託葬祖黃金述德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徹天請号焚葬借威儀所由檢校大鑪三年二月汾陽表曰義琬禪行素高為智海舟航是釋門龍象心超覺路遠近歸依身歿道存實資褒異伏望九其所請光彼法流其月十八日 勅義琬宜賜諡号大演禪師餘

依擇吉辰口月十九日茶毗入塔今冊載無記不從大  
禪翁也行慈悲海得王髻殊施惠若春研芳吐翠破邪  
寶劍見網皆除業為學山萬法包納練行疑寂方能動  
天塔磨寺膏砌下雲起星翕月戶面河背山清淨神靈  
庶幾銘曰

行破羣邪 業為學海 戒月青空 心珠自在  
塔面長伊 鈴搖岳風 動天威力 無住無空

碑述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表義琬禪行素高勅賜  
諡號大演禪師刻字作牒以艸體為楷書也 中州金  
石記

按河南通志乾元寺在河南府城西西南三十里魏  
時創建昔在伊闕東山之橫明嘉靖間遷於山麓  
碑云法歲廿七世齡五十九法煖信僧繼世齡

猶言世壽皆瓶見此碑又云頂白方面赤方右肱  
枕席左臂垂懸此述禪師示寂之象禪師之榻向  
南而設其卧向東頂白方者首在西也面赤方者  
面向南也釋氏示寂以右脇為上故右肱枕席則

其面向外而南是側身而逝也他碑述高僧示寂  
但言右脅而已未有若此之詳盡者禪師臨終有  
滅度後三十年內及三十五年後之語果於二十  
八年有相國郭公勝乾元寺大歷三年二月汾陽

表請賜號大演禪師按禪師以開元十九年示寂

越二十八年為肅宗乾元二年三十五年為代宗

永泰二年其云司徒尚書左僕射朔方大使相國

郭公勝乾元寺此郭公即郭子儀唐書子儀傳是

年留守東都寺僧始以額請也至永泰二年則吐

蕃寇醜泉子儀方屯涇陽與吐蕃戰自無暇為禪

師表請賜號据碑載大歷三年二月汾陽表詞則

距禪師之寂三十八年傳載是年三月子儀還河

中則二月方自涇陽入朝宜有表請之事也碑下

文有四十載無記之語是約畧之詞其實三十八  
年正與三十五年後之語合也乾元寺勝題于乾  
元二年未有此勝以前不知此寺何名通志但云  
魏時創建不云何寺此碑首云香山禪師豈香山  
是寺名耶

趙叡冲碑  
碑高七尺一寸五分廣三尺八  
寸九行行四十二字隸書  
唐故同州河西縣丞贈魏州刺史太常卿天水趙公神  
道碑 并序

尚書兵部郎中安陽邵說撰  
左衛率府兵曹參軍集賢殿待 詔瑯邪王瑀書并

篆額

惟天水趙公諱叡冲公惟隋員外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渭源公顯和之靈孫開府儀同三司博州刺史在立之

會孫 皇朝監察御史君照之孫號王府法曹參軍徵  
之子自渭源四代咸著清德洎公纂承嘉聞益彰志業

貞簡形儀朗異以孝友謹敬協柔昆弟以義禮誠純接  
奉朋交文蔚行茂顯于當世 天后時應明堂大

禮科 上異其對授陝州陝縣尉轉汾州平遙尉嘉劇  
之地以幹敏稱秩滿從調吏部侍郎蕭至忠以公所試

超等授大理評事公迫於祿養請署同州河西丞贊貳  
其政叱輟吏肅劇賊遁通伏姦不與縣六百石郡二千

石皆受成仰辨而已道長運速奄忽遷殂以景雲二年  
冬十月二旬有一日終于縣館享年五十二及夫人平

陽敬氏卒以開元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合祔于虞鄉縣  
五老原初公寢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成季宜

孟忠勳炳著迨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驪亦能勸  
攘寇難捍衛王室二祖皆為河東守子孫因徙家焉由

魏歷隋位與昔昇爾後仕唐三葉而未登吉祿以吾祖  
宗之福豐慶演固不當湮抑淪廢意爾曹爾嗣其將必  
有達人洎公卽世適世歲而良器官至中書舍人未五

十歲而良弼官至陝華等七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嶺

南兩道節度使太子賓客 靈宗朝以嗣子參掌

綸誥追贈公魏州刺史夫人平陽郡太夫人 今聖

肅宗朝以次子節制方面累贈公太常卿 今聖

踐極嗣孫密邕薰復縱縱等咸擅才業宦成三署竟如

公曠昔之所識於戲趙氏再世昌茂克大其門皆魏州

祇奉先軌貽裕後續仁積訓深之所致也宜其誕受光

飾享茲徽章敢篆石立表紀旌風烈銘曰

德積於微業成而彰先時蹇舛靈羨其昌於烈趙公置  
惟貞良砥修行學顯茂家邦施子及孫再世以光登

朝號烈佩玉鑄鏘 澤海本根沃潤黃腸有苾遺風久  
逾馨香於斯篆刻裕美無疆  
大歷四年歲在己酉五月戊辰朔十五日壬午建  
按趙叡冲兩唐書無傳撰人安陽邵說題街曰尚  
書兵部郎中舊唐書傳說舉進士為史思明判官  
史敗說降于郭子儀累授長安令祕書少監遷吏  
部侍郎太子詹事新書文藝傳惟不載侍郎詹事  
官餘與舊傳同而皆不云官兵部郎中傳之畧也  
書篆者王瑀無攷碑叡冲先世云顯和之元孫  
世立之曾孫君照之孫徵之子不云高祖某曾祖

某祖某父某也隋唐書亦無諸人傳碑云天后時

應明堂大禮科兩唐書選舉志皆不載此科目天

后之享明堂在永昌元年正月獻沖應舉當在是

年碑云公癯疾告其二子良器良弼曰吾祖成季

宣孟忠勳炳著迨漢吏部尚書融晉黃門侍郎元

亦能勦攘冠難捍衛王室按成季趙衰也宣孟趙

盾也衰字子餘盾衰子字孟諡宣子左傳韓厥言

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

矣碑語本此趙融附見魏書趙逸傳云逸天水人

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而不言其官吏部尚書

趙元見晉載記晉師伐秦秦將姚洗鎮洛陽部將

趙元說洗固守洗出戰元從之會陽城及成舉榮

賜武牢諸城降元死于陣而不言其官黃門侍郎

皆史之畧也蓋獻沖之先世可攻者如是良器良

弼兩書亦無傳

大證禪師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十五行

行五十二字正書在登封縣嵩嶽寺後

大唐東京大敬愛寺故大德大證禪師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 太清太微宮使

崇慶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王緝撰

見而分座問之於了答之以數俱 詰等妙忽合 自他梵

網之行楞伽之心 密契久矣廣德 又謝學徒 嗷嗷相顧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副知

院事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徐浩書

禮泉湧而獨疾寶炬然而破閣蓮花無 染而 獨淨 夜光

不繫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 曲隨 世界上智

之心密遊聖境或宿植德 本乘願復來或意生人間 用

靈顯 示非慧 見 孰能 知之大德号曇真姓邊陳留開

封人 也風初為孩 稟知 特異亦既有識用 晦如愚家有

耕桑未嘗問鄉有學 校未 嘗顧則曰處 豐屋何 如方丈

馳良 馬何如振錫 理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

虛白 食 珍 者豈觀 鉢來香積聽樂者豈聞梵唱云何戰

旣勝矣出門絕迹 潛 嵩少間 專於讀誦年至二十遂適

太原受聲聞戒習 根本律性甚 聰敏博涉經論時同學

者仰之為師久而歎曰大聖要道存乎解 脫不入其門

非佛之子乃損蒼枝葉濬清泉源請 長老 大照 醒迷解

縛問心 地如 毛 頭掃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 知

於四 威儀之中無一刹那有息不住 以至於大寂無作

以至於恒用我止無 所慮空未為 廣 我 照 能通日月未

為 明震雷 破 山聞不聞 等 烈 風 振樹不見等是主無

主與四大 假合方寸 無生於一切 離相猶以為未出心

量 彌勒深入大照 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

跌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十四哀糴門人悲及塵

泉樹為之變色賦為之 失聲棟折航沉 佛土 蕭 索 其 年

九月 葬於 嵩岳 寺之北阜大歷二年 有 司 奏 諡

秀其門人嵩山普寂立秀師為六祖云 說嵩

右大證禪師碑真跡跡缺過半行款字數不可數可

識者共六百八十八字完全者三百二十五字 金石

文苑英華載此碑其文尚可攷年月据寶刻類編全

磨滅也述書賦注稱繕為文筆泉數是時繕捨財造

寺之弊甚矣唐代宗尊重二氏至沙門道士死而賜

官賜諡誠可嗟笑碑列繕銜云太清太微宮使崇元

宏文館大學士上柱國齊國公劉昫書止云太微宮

使其崇元作崇賢無齊國公封號皆當以碑為正 中州

金石

按此碑間段磨泐文苑英華載此文今據以錄補

說嵩云碑在嵩嶽寺後歇側荒坡中河南通志嵩

嶽寺在登封縣城西北嵩山之前武則天幸嵩山

常以此為行宮而不載敬愛寺之所在則敬愛寺

毀廢已久今碑在嵩嶽寺後大抵敬愛寺址當時

與嵩嶽為鄰矣撰文者王縉字夏卿維之弟河中

人舊唐書傳稱其以文翰著名廣德二年拜黃門

侍郎 碑作 同平章事太微宮使 碑有宏文崇賢

元館大學士加上柱國 碑有齊國公 然碑立于大

歷四年而傳稱三年以繕領幽州盧龍節度尋兼

行四十一字至三十九字下截二十九字或三十一  
三十三字不等並正書額題唐龔正縣令庚公德政  
額十字篆書  
在寧陽縣

首觀古上良宰也榆元陽上庚山今上

賢百里也鷲瓜嶺上地靈口經口口口

紀謙背認庚山正政之矣山於世羣車

口谷崇宣慶元口為經國理口口口

口國擇野有御史正寧縣呂我自佳城

口編歷五百石米十河改口口口口

口解所獲關土田宣口口口口口口

口於時雨味為文於山巒西繡井間

口咸漢三載考續一方歸口口口口

口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取

口象官勸直沮澹訓職上地靈口口口

口才齋爽氣曰蕙質清川上松筠歲變

口茂觀口上下上目也兮羣羣上惠口口

口不與里贊同觀也於伯論上良野賞

口際上茂宰空采公名賞字口口其先口

口川入成周上時表崇崇東因於命於公

口其忠焉公上表也祀祠崇九州形象

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皆四

年之官而碑無之似撰文尚在四年以前也書者

徐浩舊傳稱其代宗朝為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

新傳不言其官集賢而有會稽縣公之封兩傳互

異合之則與碑同也碑云禪師年至二十受聲聞

戒捨眷屬為沙彌天寶八年上聞正度充敬愛寺

大德寶應二年正月跌坐而滅年六十夏十四蓋

自天寶八年受度至此僅十四年故云夏十四以

前為沙彌者且二十六年也寶應二年七月改元

廣德故正月仍稱寶應碑又云繕嘗官于登封因

學于大照又與廣德素為知友繕傳稱廣德二年

以繕為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諸節

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碑所云嘗官于登封者當

卽在此時也

道遙樓三大字

石高九尺六寸廣四尺正書  
徑二尺七八寸在廣西臨桂

道遙樓

大歷五年正月一日顏真卿書

庾賁德政頌

碑連額高九尺七寸六分廣四尺二寸五分十四行  
行三十餘字篆書後有小記二各六行上下截刻上截

王上元澄為尋陽令 曾王上元師

躬為蜀王上學楷繼代龜麟標在

慶中邑者彭濤等三十五人改山山

口八咸豐初石禽養昌于 元成元

口谷崇宣慶元口為經國理口口口

口上作碑多總終介解口 於穆庚

口年守上良山洽百里屬地 一方名者上

請觀晉頌德元成嘉山八石圖初

木尊五季六日三曰德

釋文

荀爽古之良宰也榆次碣之庚公今之賢百里也龔丘

頌之姑無其能口口口紀議者謂庚公之政尤矣公初

告羣吏曰昔孝宣憂元口為經國致理口口口長迺

擇即官御史之宰縣邑我自任城尉驟歷五百石非才

何以當之折口口蘇波人祗若 明命迺崇禮讓省刑

罰紆力役關土田宣茲務寬口儉口口潤作時雨味為

春風於是齊魯丕變井閭咸復三載考績一方歸眾

都口口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取官

勸直沮枉述職之地類能口之口方諸爽氣日暮更清

比之松筠歲寒轉茂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羣之表口



○千里異聲同歎曰以伯達之良牧賞次孫之茂宰宜矣公名賁字文明其先○川人成周之時世為掌庚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為九州別駕王父曰元汪為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為蜀王文學楷模繼代龜麟接武大纛中邑考彭涓等三十五人以公岐柔出大威願刻石褒美申于元戎元戎允答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俾之作頌多愧能文辭曰於穆庚公宰字之良化洽百里風播一方邑老上請願言頌德元戎嘉之金石迺刻

大纛五年九月三日建此九字特大書在碑之第一行

佑之聞龔邱庚公德政碑舊矣自唐大歷五年歲在庚戌至今貞元三年乙亥凡三百八十五年善政獨彰芳塵孰嗣而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佑之到官之初首加詢訪乃於廳事之後糞土中得其口斷壤散亡僅存其半嗟青瑤之沉埋懼磨滅之無日思欲得完本重刻于石未易得也聞邑尉承口趙珣君瑞肯為尋訪於邑人彭龜家得蓄藏舊紙本一以示佑之詳讀玩味頗慰願見於是鑿石命工口刻口記庶乎庚公之德政與夫李公之辭翰為不朽云五月一日承務郎兗州龔縣令林棟宋佑之記

口之作頌豈此時節度此方者宜可以專擅固不必待朝命耶書之亦以考世變焉文內有改字與弔相連說文改撫也從支亾聲讀與撫同此下一字存其上半弔是為柔字撫柔蓋稱其惠于斯民也按龔金石堂此碑建於唐大歷五年至金貞元三年龔縣令宋佑之以舊本重摹於石佑之自為記竝卜儒卿後跋刻於碑之左方碑文下截每行泐去三五字餘俱可辨黃小松司馬云碑陰尚存金貞元間給事郎守令子象及典史單文等名未有拓本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無撰書人姓名文云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云云宋佑之記亦云李公之文辭篆字世所貴者則撰書皆陽冰為之也山東通志龔邱本漢寧陽縣地北齊置平原縣隋以縣東南二十里有龔邱城更名宋大觀四年避宣聖諱祇稱龔縣金大定二十九年避顯宗諱復改為寧陽元明以來因之此碑重刻于金貞元三年其時未改寧陽故宋佑之記自稱龔縣令也碑云都口口口御史清河張公曰昌牧伯之賢也訓俗馭官勸直沮枉題以上下之目出乎羣萃之表云云玩其文義似與盧正道清德碑相同中宗神龍二年勅內外五品以

有唐庚公嘗宰是邑當時治績昭著而名公若李陽冰者因邑人之請口文以頌其實口口既刻亦庶不朽不期圯壞其間廿餘年未遑再立德政口口不絕如綫縣令宋公下車之初首加詢訪越明年再勒其碑豈非宋公之為治有慕於庚公之治邪不然何以勸課農桑奉公竭節以今較昔不謀而合者往往皆是歟儒卿謂庚公之治時雖異而美則同矣邑人鄉貢進士口口口口

徵事郎主簿孫思忠武校尉縣尉王景俊管勾造碑佐史耿口口

碑殘剩僅有其半貞元三年林棟宋佑之乘宰是縣訪得完本於邑人彭龜家重勒諸石今按其文序庚公名賁字文明其先口川人成周之時世為掌庚因以命族公其胄焉公之考曰欽嗣為光州別駕王父曰元汪為尋陽令曾王父曰師則為蜀王文學又云大歷中邑老彭涓等三十五人請於元戎云云然則當日彭涓之立頌石竟未上於朝也劉夔得高陵令劉君遺愛頌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今碑稱請於元戎及縣人以陽冰與公周旋備詳德行

上充十道巡察使廉按州郡其時正道為榮陽縣令衛州司馬路敬潛為河南道巡察使以正道政術尤異奏聞中宗降勅褒美識法師為之立碑頌清德此碑似係御史張曰昌為巡察使品定庚公政績邑老彭涓等三十五人刻石褒美所謂題以上下之目者猶言上考下考庚公治居上考也特是碑俾言申于元戎元戎允答而無秦聞之明文故不聞朝廷有勅旨如盧正道耳碑云公名賁其先口川人泐一字乃頌川也廣韻云庚出頌川新野二望碑又云成周之時世為掌庚因以命族公其胄焉通志氏族畧庚氏堯時掌庚大夫以官命氏至春秋時周有大夫庚皮皮子過邑于緱氏然則碑以為成周掌庚者傳訛也碑敘其先世曰考欽嗣王父元汪曾王父師則史皆無傳碑中用字如荀藪之荀松筠之筠皆新附字苟當作郇徐鉉云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後宜用郇字筠當作緝嘉定錢君大昭云周禮考工記梓人上綱與下綱出舌綫緝寸焉鄭司農注緝籠網者讀為竹中皮之緝緝持綱紐也此即古筠字又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冊中碑書作暮从兩日俗字也繼續也

从糸監一曰反巒為繼案劉古文絕字繼字从反絕為義碑竟从劉亦誤凡碑誌之例多自高會順下此則自考上溯曾祖又一例也庚公黃史亦無傳碑題建立年月在文前一行字較文特大亦他碑所未有

臧懷恪碑  
碑高一丈一尺一寸廣五尺四分共二十八行  
行字自五十八至六十四不等正書在太原縣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翰林 待詔光祿卿李秀巖題額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軀字子臧大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為氏德哀二伯既納忠於魚鼎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迹子原抗節而捨生義和辭金飾之器榮緒奮陽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會祖滿隋驃騎將軍祖龍皇通議大夫靈州都督府長史父德朝散大夫贈銀州刺史威務遠圖克開厥後恤繼之慶世祀宜哉公即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灑秀雅

春二月廿有六日薨于鄴城之官舍享年五十六其季八月廿三日 詔曰故具官公頃以幹能亟承任使操

行逾謹勞効未酬不幸遷殂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卽以其季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也嗚呼公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材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游擊將軍崇仁府折衝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祖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贈太子賓客希忱右衛左郎將劔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希愔右驍衛將軍靜邊軍使贈祕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國公希讓等風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魯虜之質而希讓識度靈遠器謀沉遠仁親以孝殿國以忠綽裕冠於人倫勳勞赫於 王室至德中 今上為元帥東伐肇允押牙從收兩京降

左右入侍帷幄既崇翼戴之功出擁麾幢載叶澄清之寄加以篤睦羣從紉綏宗族吉凶瞻恤終始無渝行道之人孰不嗟尚 肅宗以公有謀翼之勤乾元三季春三月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

善騎射九尺臙沉靜少言寬仁得眾奇謀沖遠英勇冠倫友子弟兄謹令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苟柔以吐剛莅事而剖判泉流臨戎而智畧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勳勞亟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賊所向摧靡繇是發名

靈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銳精佐理聚矩當軍朔漠不空邊隅用又俄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羣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為節度使王晙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斬吸八部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據高環馬禦外虜矢如雨公徒且戰遠而給之曰我為臧懷恪 勅令和汝何得與我拒戰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諸部落持疑不肯公到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盤永安氏有馬千駟恬富不度一族三人立皆毆斃軍州懷懷驕敢不祇俛為節使相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季俄封上蔡縣開國侯開元十二季歲次甲子

德元季冬十月 詔曰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代忠能

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候魯國公臧希讓仁父贈大常卿懷恪業茂勳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己已禮樂以資身守節安卑幽貞自處養蒙全正聲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齡悲於逝晷而積善垂裕餘慶光於後昆故得業濟難難功參締構出有藩條之寄入多爪牙之任位以德禮禮宜加等父由子賚贈合超倫宜登八座之榮式慰九原之路又贈工部尚書哀異之典於斯為盛臧氏自驃騎而下世以材雄朔陲尚書既還特以功赫當代兄弟子姓勳賢間出自天寶炬子開元乘朱輪而拖珪組者數百人追于今茲繁行彌熾縮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有後之慶固殊異于他族者矣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謙為田蘇之游敦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嘗察之歡故公之世家竊備聞見敢述遺烈將無媿辭銘曰

魯史衰者臧孫有之陳策則諫納鼎以規矧賢言立時稱聖為仁昭典墳智叶著龜世濟忠肅口充羽儀以至夫公英明雄毅鸞視騰彩龍驤作氣鋒鋒霜棧妙窮金匱謀猷泉寫翰墨風駛儒勇是兼勳庸以位介馳戎馬猛奮虓虎絕漠援孤連兵戰苦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

身抗詞諤連拄精貫雲日氣雄鉦鼓狄人義激僕固  
誠全眇海窮裔隨降幾千野靜沙雪風恬塞煙我騎如  
雲我旗連天牧無南向凱有北全天子休之命侯開  
國謂福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運幽扁是即十城玉折  
萬里鵬息陣雲蒼蒼日暮無色令人趨奉天眷孔明  
九原不作八座哀榮勇烈嶽範芳時懿名里成冠蓋族  
茂簪纓萬古千祀瞻言涕零

臧懷恪碑顏魯公簪并書懷恪再為王駿蕭嵩兵馬  
使積官右武衛將軍封上蔡縣侯三贈而至工部尚  
書則以子希讓貴故也兄懷亮至左羽林大將軍懷  
恪有子七人咸顯而希讓至尚書節度使魯國公碑  
稱兄弟子姓勛賢間出自天寶距于開元乘朱輪而  
拖珪組者數百人而唐史不為立傳故聊載之書法  
偉勁不減家廟茅山而石完不泐尤可喜也金石錄  
又載韓擇木書第三子太子賓客希忱碑及希晏碑  
以韓秀弼書之希讓胄子也而能為不朽計乃爾誠  
有過人者矣兪州人高

李嘏生懷恩世襲都督則傳言父蓋名乙李嘏今碑  
乃云懷恩父設支則又名設支矣至云與設支部落  
二千帳來歸設支又自有部落及開元初來歸始為  
唐臣亦非世襲都督者疑此數事史文皆未悉並當  
以碑為據且足補突厥室韋二傳之闕則是碑之傳  
益可寶也投堂金石錄

按此碑無年月以撰書之顏真卿結銜考之碑題  
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新唐書真卿傳代宗立  
起為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  
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  
宰相元載以為迂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為朔方行  
營宣慰使未行畱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  
私黨真卿上疏載以為誹謗貶硤州別駕改吉州  
別駕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綽薦之擢刑部尚  
書進吏部舊傳帝自陝還者代宗本紀廣德元年  
十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戒  
嚴丙子如陝州戊寅吐蕃陷京師十二月甲午至  
自陝州是也元載為宰相乃寶應元年建辰月之  
事元載之誅乃大歷十二年事真卿之為撫州刺  
史傳雖不詳何年玩其敘次在載誅之前據麻姑

同金璣

右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不見立碑年月趙氏金石  
錄以為大歷中立顧氏金石文字記據碑文載廣德  
元年十月贈官詔書因系之廣德元年予以魯公署  
銜證之而知德甫為可信也魯公麻姑仙壇記云大  
歷三年真卿刺撫州具撰李含光碑云大歷六年真  
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邺今此碑題金紫光祿大夫行  
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則必在大歷三年以  
後矣寶刻類編以為開元十二年立則但據其卒之  
年月并未讀其全文尤為疏舛魯研堂金石錄  
碑云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  
所向摧靡新唐書室韋傳惟載開元天寶間凡十朝  
獻其後貞元四年與奚共寇乃見于傳證之碑則開  
元初已內侵而史蓋失錄又碑下文遇突厥斬嘏入  
部落十萬餘衆于狼頭山今檢突厥部落無此名通鑑  
聖歷九年九月改號為新嘏當時武后然懷恪應  
憤其偏疆故漫為此號而魯公亦襲用之然懷恪應  
變給敵功不為細乃卒不附突厥本傳亦其疎也又  
所云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身遮之由此獲  
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案之唐書皆不合傳  
載懷恩鐵勒部人則懷恩父亦舊屬鐵勒矣又云乙

仙壇記大歷三年已刺撫州則不出三年至十二  
年矣集古錄曰載顏真卿乞御書放生也碑額表  
碑并碑陰記大歷中真卿為湖州刺史建子  
州之駱駝橋東以大歷九年立據此則真卿今據  
之刺湖州在九年其刺撫州又在九年之前今據  
其子希晏大歷五年立碑則此碑必與同時所立  
因列于其前碑載懷恪以開元十二年二月薨十  
月窆乾元三年贈魏州刺史寶應元年贈太常卿  
廣德元年贈工部尚書自是又踰數年而後立碑  
蓋距其薨四十餘年矣碑云祖寵父德據魯公文  
集東莞臧氏紉宗碑銘祖寵與此同而父作善德  
金薤琳瑯載此碑父善德與紉宗同而祖作君寵  
蓋金薤琳瑯也碑云新嘏八部落又云僕固懷恩父  
設支金薤琳瑯  
設支此作設之新唐書僕固懷恩傳父乙李嘏舊  
書傳作乙李嘏拔似新書脫一拔字嘏拔即碑云  
嘏八皆部落之名至碑所稱設支雖無可攷然以  
其為部落之名亦可無疑以臆度之猶漢時郵支  
之遺也疑懷恩之父本未有名即以部落為名故  
嘏拔設支皆可隨稱而乙李嘏拔又蕃語繁簡之  
不同也紉宗碑載懷恪有兩兄懷慶懷亮而懷慶  
已書贈官是已先卒故碑但書懷亮碑書懷恪七  
子官與紉宗碑不同者長希崇游擊將軍崇仁府

唐五十五

折衝紇宗作右衛中郎將贈口州刺史次希昶與

碑同次希忱以下贈官俱同所不同者希忱左武

衛將軍朔方節度副使紇宗作左驍衛中郎將次

希恪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紇宗作忠武將

軍次希景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紇宗作左威衛

中郎將次希晏紇宗贈左街使餘同次希讓紇宗

但書魯國公不書官位前六子皆有贈官則立碑

時皆已先卒惟希讓在矣碑云真卿早歲與公兄

子謙敦伯仲之契所謂兄子謙者不知是兄字子

謙抑或是兄子名謙據紇宗碑懷恪兩兄既無字

謙之稱懷慶五子希古希真希實希鼎希逸懷亮

兄子敬廉希莊敬之讓之敬此亦無謙名再

據碑懷恪以開元十二年卒年五十六其生在總

章二年則其兩兄當生于龍朔麟德之間史稱真

卿以興元元年卒年七十七其生在景龍二年少

于懷恪兩兄之年四十餘則早歲所與敦契者為

兄子無疑特不知謙為何人之原名耳真卿撰此

碑當與紇宗碑同時而文有不同者如此所未詳

也

臧希晏碑

子公口口口節長標雅操用武則武可畏學文則文足

昭鬱為璋璋俯拾青紫常以為千戶侯力可取萬人敵

才之餘口藝總九流射穿口札長縷係頸於閩越去兵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五寸六分

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篆書在三原縣

口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左金吾衛將軍口口州大都督

城府君神道碑銘并序

張字撰

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緋魚袋韓秀

弼書

有唐廣德二年八月五日朔左金吾衛將軍城公薨于

口口安邑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三大德五年十月十

五日葬于三原縣長坳鄉禮也公諱希晏字恭靖先封

受氏奕葉重光僖伯諫魚哀伯諫鼎文仲立德武仲立

言傳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之際子孫有後大庇

生靈述職因官今為京兆人也曾祖君寵通議大夫靈

州長史祖善德銀青光祿大夫銀州刺史贈太子少師

父懷恪右領軍衛將軍魏州刺史上蔡侯贈工部尚書

重世將門一時人傑光臨舊圖非驚於守邱繼登列郡

載美於口家盟社白茅式旌餘烈備明朝也握五兵之

要漏幽泉也追八座之尊禮備哀榮

澤彰存歿

名器之重今古無儔而高門榮戟前庭鍾鼎谷量千駟

之馬瀛滿萬金之裝三武邁賈氏諸昆八元口高陽才

軍之間未加明命忽聞幽泉故老泣於邊疆賢臣愴於

冠劍將星夜落陣雲朝起凜然餘勇千載猶生故夫人

傳于時金石錄載臧氏墓碑凡三金石畧載韓秀卿所書碑凡四而俱不及此何也碑雖斷缺然名字世系歲月功勛及夫人嗣子俱尚可見亦異于泯滅失傳者矣金石存

按臧希晏為懷恪第六子金州山人稟碑題口口

州大都督泐二字據懷恪碑是贈揚州也撰文者

張孚孚字可辨蓋與曹倦圃先生藏本同為佳搨

矣張孚及書人韓秀卿史皆無傳古今碑帖考載

韓秀卿秀實秀榮三人云並以八分擅名又俱同

時必其兄弟諸書皆無可攷墨池編載秀卿所書

碑有六曰元待聘碑李齊物碑鄭叔清碑裴贖改

葬碑鎮國公李元亮功德碑李晟先朝碑並八分

書而不及此碑奔州山人稟則載此碑云廣德二

年書是亦未細閱全文也碑稱曾祖君龍祖善德

與懷恪碑不同又稱父懷恪右領軍衛將軍魏州

刺史贈工部尚書亦與懷恪碑異碑云開元理兵

之歲命禮部尚書信安郡王控弦甘萬以專征之

此即開元二十年正月信安郡王祿為河東河北

道行軍副元帥伐奚契丹事詳見白道生碑跋中

碑云屬親征振旅薄伐弔人此指肅宗靈武時事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五十六

麻姑仙壇記

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九寸記四十六行行二十字後跋二一七行一十四行每行俱十六字正書在建昌

城縣南有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顏真卿撰并書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

過吳蔡經家教其尸解如地蟬也經去十餘季忽還語

家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

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

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

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甞

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

忽已五百餘季尊卑有序修敬無懈思念久頓信承在

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

還即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問麻姑來時不先聞人

馬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

之是好女子季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要其

顏魯公撰臧氏亂宗碑懷恪七子書贈官者六人  
惟希讓不書贈官蓋其時希讓在也此碑則云希  
讓贈太子太師則亦卒矣希晏三子叔獻叔雅叔  
清其官位與亂宗碑不同碑云叔獻陸王府長史  
亂宗云朝散明州長史碑云叔雅鄂州別駕亂宗  
云朝散洋州司馬碑云叔清河清縣王簿亂宗云  
京兆府參軍蓋亂宗與此碑有建立前後之不同  
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五終

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

也得見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厨金盤玉杯無限美

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外辯麟脯行之麻姑自言

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者

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 皆言

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 經弟婦 新產

數十日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 止勿前 即求少許米

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沙方平 笑曰 姑故季少吾了不

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

言曹蚌時得此 爪 以把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念

言即使人 牽 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

以把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

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靈三季真卿判 無州按圖 經南

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口此得道壇東

南有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壇傍有

杉松皆偃蓋時聞步虛鍾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

百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

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麻源第

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中道士鄧紫

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廿七季忽見虎駕

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  
 可為吾素願欲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 靈宗  
 從之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  
 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  
 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  
 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  
 而金花絕粒紫陽姪男曰德誠織修香火弟子諱仙巖  
 法錄尊嚴而史元洞左通元柳華皆清虛服道非夫  
 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錄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  
 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期六月夏四月也  
 江南西道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在縣西南二十二  
 里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得道于此壇東南有池池  
 中有紅蓮會變為碧壇邊杉松皆偃蓋時聞鐘磬步  
 虛之音東南有瀑布源下三百餘尺山頂上石中有  
 石燦蚌殼或為桑田所變也西北有麻源謝靈運題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云銅陵映碧瀾石磴瀉  
 紅泉卽此處也刺史顏真卿按神仙傳撰仙壇碑備  
 詳其事 太平寰宇記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  
 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

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矣 小字麻姑壇記或疑  
 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余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  
 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法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  
 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法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  
 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余初亦頗以  
 爲惑及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  
 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錄古  
 右唐麻姑仙壇記顏魯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  
 字絕小世亦以爲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  
 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歷中一學佛者所  
 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小字本今錄  
 於後使覽者詳其真偽云 錄石  
 麻源第三谷入大霄觀別由小路約行十里上山其  
 紆峻亦畧類徑山中路有界青亭次雙練亭枕流亭  
 懸瀑對瀉雪濺雷吼天下奇觀也近之龍王祠有潭  
 天寶中黃龍見於此自此始得平地而爲仙都觀方  
 士謂之丹霞小有天觀宇雖古而道士星居無復清  
 高氣象主者胥景常具飯五峯堂五峯謂萬仙朝真  
 望仙拜仙秦人皆強名也元豐間封麻姑爲清真夫  
 人元祐改封妙寂真人宣和加上真寂冲應元君徽

宗御書元君之殿四字仁宗亦嘗賜飛白來字余見  
 魯公碑魯公塑像在祠堂中 周必大歸廬山日記  
 顏碑刻于唐大歷六年魯公篡文紀山迹也石賦書  
 工良足珍重元季兵燹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荊州衛  
 知事郡人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于府遂什  
 襲藏之蓋欲其可久也 謝士元跋  
 陸放翁云魯公麻姑壇記有大小二本蓋用羊叔子  
 峴山故事通志金石畧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壇  
 記則歐陽公之疑與魯直之言又似不足信元柳待  
 制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繁比聞舊石焚  
 毀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亦以小字爲顏書  
 但謂石已不存非也吳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  
 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  
 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固無恙也 金鑑珠璣  
 撫州南城縣舊有顏魯公麻姑仙壇碑後分南城入  
 建昌碑隨入公廨聞爲一穿囊之歸而命俗工摹一  
 碑于郡今所相傳者是也余廣訪宋搨命良工精刻  
 函之邸中用存故事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  
 不差毫髮臨池者尚鑒余之苦心哉 明滿蓋王重刻碑跋  
 仙都觀壇卽蔡經故居王方平來會仙人麻姑之處

顏魯公記其事手書入刻往在京師見一舊木當時  
 購之不得後十餘年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啟祖  
 之石方廣盈尺中斷字多磨滅不可辨爲之慨然偶  
 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點畫波發與京師所見  
 毫髮不差遂鐫之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衛夫人  
 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諸小  
 楷因併刻之 李膺跋  
 是碑失去既久洪武初郡守新學宮見舊墨聖座東  
 偏爰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今具在也正德中山蹕  
 蕪監于潤底拾出其碑版字跡猶無恙先君以其奇  
 邁輒珍襲一副後碑入郡中漸就剝裂觀者每爲悵  
 快茲郡公馮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善本暇日  
 過從姑山房肆覽遺墨得是册色喜遂命工人石 羅汝跋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  
 魯公最得意書也不知何時毀壞至行世蠅頭小書  
 乃慶歷中人偽書載金石錄而今舉世奉爲楷模謀  
 矣 庚子銷夏記  
 往見魯公所書麻姑壇記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旣  
 間驥之子馮彥來京師求作其父遺集序遺余麻姑

壇記大字末云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  
蓋臨川舊石毀後梁君重刻于建昌者草廬所謂浸  
失其真者是也帶經堂集

右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為玉版可入懷袖唐顏魯  
公真卿撰書共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為魯  
公正書第一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圯莫道士攜  
置雲崖山遂流落青緞東平間明永樂中為薊州衛  
知事雷豫所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  
置之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會文定登李說書觀劉郎  
中涇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贊  
詩與書皆足附魯公之後而士元則戶部子也集古  
錄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而不免惑于神仙釋  
老之說予觀魯公使李希烈時見危授命非深于一  
氏之說者不能夫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二  
氏之教與吾儒同也以魯公而猶謂之惑乎即此碑  
石既失復歸諒不止魯公忠義之所感召抑有神人  
如麻姑者狡獪于其間乎金石後錄  
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為新建裴魯青所遺以較大  
字精神結構無毫髮異惟見著經背作具鞭墨字  
皆作二為小異耳虛舟題跋

四維無涯靈黃混其體精氣相射陰陽乎中寒暑推  
移日月所以交會道德敷暢仁義所以表儀即有金人  
流化開悟方便之門寶錄口宗冲融自然之理法本無  
別道亦強名隨化所生同歸妙用故知二儀生一萬象  
起三殊途而歸體本無異至哉廣運靈之又靈方丈之  
間示我三教察其規製即資州刺史 叱千公作禮虔  
誠大觀二年十月奉為 我國家之所造也公六德居  
邦千里作鎮心貫白日志勵秋霜出敵忘家長安不徒  
甲第以身許 國間域獨作長城公之忠也每賦黑山  
尚七常以丹誠望 闕所經幽異志誠感神上啟靈祇  
蒼清壤奠公之義也今南方已定全蜀無虞戰馬歸山  
衆落附欵公之力也襟帶無外書軌永同至于海隅罔  
不咸若公之口也所以建此道場上蒼神理公之信也  
天地合應鬼神其資磅碑山川茲篋祠宇口口智力  
誰啟此門巍巍乎視現不窮蕩蕩乎思量無及人世幻  
影盡證虛無衆聖真容超然利見無言說法無色現身  
不動如如能生此會黃金照耀上有白毫放光紫氣氤  
氳下有真人現世漢崇褒聖已表儒風唐號文宣亦尊  
德位仙雲法雨併灑虛空東序西庠盡涵雨露別為世  
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技業本根則後周之

麻姑仙壇記魯公手書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為  
好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偶于山間鋤得之斷  
其一角故會子固詩云碑文老勢信可愛碑石小缺  
誰能鑄後人每珍之謂翻刻新本不如也麻姑山丹霞洞天記  
右麻姑仙壇記小字本黃魯直謂是慶歷間學佛者  
所書趙德甫亦疑其偽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  
不喜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可為定論也碑題撫州  
南城縣攷南城漢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宋以後改隸  
臨川郡唐改臨川為撫州縣仍隸焉宋始於南城置  
建昌軍自是乃別於撫州耳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小字麻姑仙壇筆力道勁實累黍而有尋丈之  
勢非魯公不能作此此雖翻刻摹勒尚佳惜碑陰  
不可得見而大字者世亦罕傳昶兩至江西竟無  
從訪得也

三教道場文

碑高四尺廣三尺七寸二  
十三行每行字不等正書  
資州刺史叱千公三教道場文 其傍即周文王神口基  
故後周文王號口口口口口  
朝請郎行成都府廣都縣丞李去泰述  
書人樂安郡任惟謙

苗裔也位尊茅土再忝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口龍驤  
之號羅列四部變現十方迴向之間不覺恍惚之疑  
遠人理並行聽之無言風樹傳法悲夫造化未出陶鈞  
稽首歸依願離生死脚躡勒石用紀斯文其詞曰 西  
方大聖為法現身不生不滅無我無人甘露灑雨水口  
淨塵心澄智口道引迷津湛然不動永絕諸因 混元  
難測杳杳冥冥恍惚有物想像無形口口辨位四方口  
星中含仙道下育人靈法傳不死空餘老經 廣學成  
海嶼文麗天光口十哲軌範三千獲麟悲鳳讚易窮靈  
首唱忠孝跡重仁賢其道不朽今古稱允  
大觀六年歲次辛亥孟夏月十五日記  
門師京兆府萬年縣沙門智順  
鑄字人平原郡雍慈順  
都料丈六彌勒佛匠雍慈敏  
按此碑題資州刺史叱千公三教道場文唐書地  
理志資州資陽郡屬劍南道文內不著叱千公之  
名兩唐書傳亦無姓叱千者通志氏族屢代北復  
姓有叱千氏云代人後魏獻帝定姓為叱千氏居  
武川魏書官氏志叱千氏後改為薛氏今此碑仍  
作叱千公者始唐時猶有此姓而未盡改歟碑題

下注云其傍即周文王神口墓故後周文王下文有云別為世界更有神形手持寶刀常親護法杖葉本根則後周之苗裔也位尊茅土再禘文王之名班列將軍特口龍驤之號所謂後周文王者指後周文帝宇文泰初諡文公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以文義求之當是資州建三教道場其旁有周文王之舊祠建後周文王之廟即以後周文王為護法塑像為持寶刀者猶今佛刹之有伽藍神也文內敘三教先佛次道次宣聖蓋三教之目筆于此矣沙門智順謂之門師未曉其義三教似皆有造像而獨有都料丈六彌勒佛匠姓名著于末行亦未詳也

大唐中興頌

唐崖高一丈二尺五寸廣一丈二尺七寸二十一一行行二十字左行正書在神廟縣石崖

尚書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判南節度判官元結撰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

大寶十四季安祿山陷洛陽明季陷長安 天子 幸蜀 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季 皇帝移軍

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有墨本摩沙石刻髮成絲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家口作鳥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踟躕還京師口問口召色可否外間李又頤指揮南內宴京幾苟活高將軍口口口口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同來口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非宋豫章黃庭堅字魯直諸子從行相稅杞梧春口允悟超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書字九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黃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橫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家蓋四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集古錄

在祁陽浯溪石崖上俗謂之磨崖碑又按練潛口熙寧間作笑峴亭記曰次山文章道勁魯公筆畫口口皆有以驚動人耳目故中興頌寶之中州士大夫家而浯溪之名因人稱著天下碑記

鳳翔其季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口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憐為妖邊將驍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

唐賢賦 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 儲皇撫戎蕩穢羣兒復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 宗廟再安

二聖重歡地關天開蠲除祇災瑞慶大來凶徒逆儔涵濡 天休死生堪蓋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

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 大君聲容

云云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幸

上元二季秋八月撰 大盛六季夏六月刻

崇寧三年三月己卯風雨中來泊浯溪進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興頌崖下明日居士蔣大年

石君豫太醫成權及其姪逸口守能志觀德清義明等眾俱來又明日蕭襄及其弟襄來三日襄回崖次

請口賦詩老矣不能為文偶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不得此妙墨刻之崖石耳春風吹船著浯溪扶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魯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吳會能改齊漫錄

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石崖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餘石無幾所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范成大駭鸞錄

結自以老于文學故頌國之中興頌成乞書顏太師以書名時而此尤瑰瑋故世貴之今數百年蘇封葺固遠瑤雲烟外至者仰而玩之其亦天下偉觀耶嘗謂唐之文弊極矣結茲擢蓬艾奮然拔出數百年外嘗曰山蒼然一形水冷然一色大抵以簡潔為主韓退之誣其文謂以所能鳴者余謂唐古文自結始至愈而後大成也廣川書跋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匡衡傳云所愛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金石文字

浯溪遠望之石壁嶙峋如屏如闕近視之嵌空玲瓏叠峰而多穴石質類太湖復類靈璧面背皆奇隨步



異態設窮人巧為假山未有能髣髴者崖畔榭榭老  
樹交柯垂陰蒼藤倒掛瓔珞百千清溪一線注於江  
觸石而墜有聲鏘然境致清絕元次山罷道州樂其  
幽勝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為之銘又乞顏魯公書

其所作中興頌鑿諸崖壁潘未述初堂集

黃山谷跋及書磨崖碑詩字奇偉可喜跋所云崇寧  
三年三月己卯今山谷集刻本脫二月字則己卯日

竟無所屬又下列敘僧守能志觀德清義明等眾而  
刻本以等眾作崇廣不能為文刻本作豈復能文偶

強作數語惜秦少游已下世刻本亦少偶字及己字  
詩內鳥擇栖刻本鳥作烏至臣結春秋二三策何刻

本春秋作春陵此其尤謬不可不刊刻舉正者也  
次次山春陵行自敘蓋為諸使徵求而發於中興碑

無所寓詞惟易以此石作春秋二三策與碑云天子  
幸蜀太子即位靈武其中隱寓貶例此春秋之義也

集刻半誤于工人而此跋又寥遠為世所不見故為  
存錄以訂近本之疎使校勘者知有考也按堂金石跋

按撰頌者元結新唐書傳史思明亂命結發軍挫  
賊南鋒結屯洛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

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

色正三百字忠義之氣何淋漓白日行天破幽體  
走避罔兩潛神夔憶昔天寶初喪亂漁陽突騎如

馳馳二十四郡少義士平原太守獨誓師平生不  
識顏真卿乃能一木支傾危清河年少氣慷慨十

歲作質平盧兒中興大業起靈武功成不死神扶  
持道州刺州昔漫叟振筆大放瓊瑤詞請公磨崖

書絕壁鑄鐵千仞青雲梯蠻烟瘴雨不剝蝕萬古  
照耀天南睡昨者劇賊亂瀛海盜據衡承為根基

太平祭告徧羣望山川一洗無磷緇宜有雄詞繼  
前代磨崖重刻浯溪碑

田尊師碑  
碑連額高七尺九寸廣三尺四寸二十  
八行行字數不等行書篆額在當平縣

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承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頌  
此行闕

□□□內供奉□光書并題額

□□□德乃昭□□而□□

□□□漢帝降而□□□□

□□□而□□□丹□而遊  
紫府□□□□□□□□□□

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與碑題銜合呂諲傳稱上

元初拜荊州長史豐朗岷忠等五州節度使則結

之為判官亦在其時頌撰于上元二年正與兩傳

合也碑題顏真卿書末云大歷六年夏六月刻真

卿官撫州刺史亦在大歷六年則是元結撰頌後

十年而後書且刻也碑頌肅宗中興即位靈武收

復兩京上皇還京等事唐書肅宗本紀至德二載

十二月丙午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則撰頌又在還

京後四年頌磨崖在祁陽縣浯溪結判荆南時寓

居于此其刻磨臺銘在大歷二年浯溪銘磨臺銘

俱在大歷三年不知何以刻此頌獨遲至大歷六

年也黃山谷詩磨崖据金石文字記與磨臺浯溪

磨臺等銘連及但詩為中興頌碑而作因移附于

此山谷詩後有秀才家以私錢刻之云云一行又

有康熙癸丑重修刻一行不具錄此碑為昶族姪

宸官永州知府及小門生林崑瓊知永明縣先後

以搗本見貽較之外間傳本最為精審至次山此

頌並無春秋譏刺之意山谷所言殊不足憑國

朝王文簡公士禎所作摩崖碑詩議論頗正附錄

於後云有客新自湘江歸登堂示我浯溪碑芒寒

神仙□□□能偷苟能偷之何遠之有 師□□□

□□□原縣縣西□一十五里□□

□□□尤殊仙才特異□  
歲□□尊師學道方通衆妙之門卅□□□□□  
盡十□□□四□□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名永仙□□□□紀  
星月以登壇步乾坤而入□金丹易□將□□廿之津  
水□□魂已得養生□□□□□□□□□□不  
墜□□猶□雖江□海濶無□□□□□智能地久天長  
有盡却先於□□□邑舊俗多□□□□□至道悟□  
滅□竭精念□□□知道遙不□於谷神寂寞永□於  
山鬼吁□悲哉尊師慈之曰豈有思其□□□忘其□  
□將□□□□□□□□□□氣象遂□於仁里□  
開秘訣□□元君舉手□招□□知復曩之大笑者  
莫不勒而行也□□□何其盛也則知陽□□□寒  
□□□□□□□□□□□□□□□□□□天  
寶二載五月廿三日從人之願講起仙宮審曲面勢左  
陵右邑自卯而□□□發及酉而百堵齊□□□山  
積良不□□□□□□□□□□候時而□不日而成



寶應二年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  
武孝皇帝王子大赦改元廣德宰相表乾元元年  
八月郭子儀兼中書令寶應元年五月元載行中  
書侍郎廣德二年正月王縉為黃門侍郎碑所載  
與唐書皆合据會善寺戒壇牒大歷二年十二月  
王縉列銜尚是黃門侍郎則立碑歲月不出大歷  
初年金石錄補稱田名德造觀大歷六年三月落  
成則立碑當在是年今與觀身經碑並列之碑稱  
尊師脉分三部意多方觀身經碑亦云智方俞  
疾慧食充飢是尊師又常以醫藥濟人不獨道衍  
高妙也關中金石記以美原鎮為真人拔宅處後  
人立石此蓋流俗傳訛未詳玩碑文者也

觀身經銘碑

碑高六尺一寸三分廣五尺五寸五分前刻觀身經  
銘後刻永仙觀碑文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二字行書  
在富平縣  
美原鎮

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經文不錄

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先口口威儀田  
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

大唐京兆府美原縣永仙觀碑文

朝散大夫兼丹州別駕上柱國蘭陵蕭森字從政撰

有 詔賜額曰永仙觀勅尊師為觀主別新度七人以  
充灑掃則自此而立也頃以 國家多難未終口口之  
功今天下口平土字清謐 一人有慶地庶咸蘇  
復興一匱之功將成九仞之業大曆六年乃建門屋  
尊師口務既畢內口蒼生幸脩開口之門大啟迷津之  
口於是集晉右軍王羲之書勅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  
刻石寔邁古今經文鎮開永疑壬子之世道門復值何  
必甲申之年觀是則身患頓忘仰之則筌蹄懸解摠諸  
盛事克就其功不稱不伐者惟 尊師乎 尊師頻賜  
人也口道而口含道而長年十四 中宗孝和皇  
帝登極置景龍觀而度凡口五十載然主此觀又踰三  
紀行業口口於海內令聲聞達於天府其年口月十六  
日口口 旨令知奉先等縣威儀使 尊師德合口  
口口同其廣事無為而無不為行常道乃非常道口口  
上善無得而稱鼻波莫測其淺深口涯豈量其遠近上  
座蘭法會監口公孫志誠弟子 徒眾彭惠源并  
諸縣口道俗門口等千有餘人並道行純脩智懷泉遠  
咸仰茲德業愚作而無記幸時逢康泰人喜豐年縣令  
裴公平政殆有方惠訓無喻故得鏤文金石特建豐碑  
庶不朽之功並乾坤口可久靜默之教歷億歲而彌彰

并摸集王右軍書

述夫口冥澹泊者不可以思及混成空有者不可以口  
量故 我聖人云口不知其名而強名之者其惟  
大道乎先天口生後時口進希微豈得乎口聽混澄  
焉撓其清濁湛然無為莫之領口三才自敘万物口成  
泊乎叔世習巧口滋口飾陶甄之用漸昧自然之本是  
以聖人維網深仁救時存乎口象以匡口弊 我  
大唐觀口大聖皇帝道超萬古功冠百王探至口而拯  
蒼生廣清化而敦地庶欽若 上帝追遠 元始口以  
天寶二年口月口日下 口間口縣口觀元廟年  
代將遠或多頽口宜令所在長官量加修葺時縣令河  
東柳升長河之秀高嶽之英負不羈之才口口雲之氣  
上承 口口下順人心因庭簡之餘爰搜永寧鄉古廟  
夫行政治者必務洽乎道乃與景龍觀 先生田名德  
語斯改更口口口生之口口口口人之口力乃於縣東續  
舊業創新制周迴數里垣口百雉朝啟疏壤夕終朽飾  
若非至道精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尊師勸勉有方歸  
化如市堂殿廊宇煥焉惟新鑿像真容肅然如在至五  
年又以口術之餘資口洪鐘一口并植奇樹於林廣芝  
田蘭圃不可勝數口口口口精感潛通六年口月口日

其詞曰

浩浩元始冥真口成口分萬口口口千名淳口口起口  
口口生偉哉口聖聿口善誘探蹟隱顯單思空有口乎  
未形吾乃無咎握圖繼胄我大唐轉彼頽迹降此新  
綱廟遷邑左化啟頽陽碧堂口起靈宮秀出壘棟口雲  
浮梁映日面口聖眾羅衛匪一口口善貨表列希聲萬  
鈞陶冶九乳方成響愈迷俗韻節昏明琤琮琪林氛氤  
蘭圃神草遍秀祥花開吐帷蓋元都垂陰紫府道莖業  
廣精口無垠天仙合德人物通神皇宮錫號翰苑題文  
觀口觀惠非實非虛身有患有身無患無或異周蝶或  
同鵬魚盡至道口道亦真如口如口文旣口於口火雕  
篆是口于玉書功高望重日我尊師道口口聖德邁口  
夷智方愈疾慧食充飢干齡奉壽萬品承規道則斯在  
何必具茨式玕瓊響永久為期  
今在富平縣美原鎮題曰美原縣永仙觀碑文相傳  
田真人拔宅上昇處也口口口  
永仙觀在唐京兆府美原縣即今之富平縣觀主田  
名德同令柳升奉天寶二年詔書葺治永寧鄉古廟  
至大歷六年三月落成建碑也自明皇夢見老子真  
容之後承奉風旨者獻符瑞與土木干戈肆起幾至

亡國恬不知悔田名德為中宗時景龍觀所度道士年八十餘刻清淨智慧觀身經亦集右軍書龔五千言之糟粕殊不足觀與此碑並傳于世金石錄補

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羲之書勒清淨智慧觀身經銘今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隱隱可辨其下云三身內景

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仙等縣威儀田名德集晉右軍王羲之書蓋名德即尊師之名也美原今為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檢校兩縣威儀兼

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抱經堂文集

按道藏有太上靈寶智慧觀身經即此碑所刻者道藏目錄注云觀身實相深達智慧了見四大六種根識內外照盡悉皆空寂此是觀身極則今此碑所刻經文首行多缺泐而其存者有智慧了見四口六口根識等字正合也惟標題碑有清淨字

道藏作太上靈寶彼此不同耳

金石萃編卷九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五十七

宋璟碑

碑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六尺側厚一尺二寸五分兩面俱二十七行行五十二字側七行行五十字正書 河縣

有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類

真卿撰并書

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况乎文 包 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舍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璵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祖弁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羅峻大理丞祖務本 皇櫟陽令父靈撫衛州 司戶 戶部尚書自田

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

口中 而咽 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芻間自

後漢思日新襟靈益爽季十六 七時 讀易曠時不精公

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季進士高第補上黨

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

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賞

歎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季從調判入高

等有司特聞 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

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

事參軍拜舞越出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襄行

尋工濟國大夫入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

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

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 天后悅

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

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

乎乃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

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 天后失色

蒼黃欲起公扣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

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

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 左

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

視自朝至于日具 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  
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辭曰賢近  
不宜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  
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  
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口五王祀夏中興  
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  
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  
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  
就第何得尚干朝政三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  
攝尚書左丞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  
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且州刺史與數人同辭  
三思獨揖公任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  
之而去屬季穀不登國租罷入三司食邑公悉蠲之既  
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  
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  
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 睿宗之在  
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  
櫛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  
曰春官有大功王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  
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

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歷魏兗冀三州兼河北  
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  
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  
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使又兼御史  
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  
下車無敢不跪彼之風俗競趨苟蘭茅茅竹櫓比屋鱗  
次火災歲起恨盡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旂千費齊  
翼方堵皆與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無何使  
中官楊思勳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  
言思勳以將軍寶倖泣訴于 帝帝嗟歎久之拜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修國史五年復兼  
侍中明季 駕幸東都至三峭馳道險險騎不得前  
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竝坐當降黜公奏曰  
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 陛下  
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  
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 睿宗嘗命公名諸  
皇子及公主邑号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  
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号不宜有殊若母龍子異恐非  
正家之道王化所宜 睿宗悅而從之八季拜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登權

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  
李如錚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  
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眾知情卽是同反無  
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  
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朝澈  
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關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  
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治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  
十三季 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  
無有所隱 睿宗感悅 制曰所奏之言置諸  
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季又兼  
吏部十七季拜尚書右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  
口尚書王峻為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  
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為上藥殊異不  
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  
聞者慙退廿一年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  
全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  
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季 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  
睿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  
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季  
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季七十

五天下失聲 睿宗震悼追贈太尉諡曰文貞公  
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  
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  
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  
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容俾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  
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平昇尚書郎太僕少卿  
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  
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  
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恣或又克篤前烈以休令  
聞以戊寅歲五月廿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子沙河縣  
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坐夫人合而耐焉禮也惟公間氣  
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  
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讜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  
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蠹蝕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  
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亡  
弗替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  
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  
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謨五季  
冬十二月孫儼懼遠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授文

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議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僊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關遺其辭曰

天命靈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

我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巖然山立鏗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譽能文夢鳥發祥遠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

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驟登閣 舖展驟列繡裳迹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綸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 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事著

皇室中與嘉謀克彰功成卒讓事軟辱羊貳職送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悉心亂正庶績咸康三思睢眙席寵子常慕之就第慙懼靡

充左曹攝轄大鹵子襄兼刺貝丘朋解鷹行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忤轉旆于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家辛許謨廟堂俄兼宮相丞結銀黃 靈宗登

朝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及賊至城下公為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成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已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 靈宗切責名

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 靈宗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 靈宗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

靈宗深嘉歎之前碑缺焉故略述于此公第三子渾之為中丞也方欲陳乞 御製碑頌未果而中受譴謫旋口鞫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為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卿論讓之昭義軍節度觀察

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陸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為國保障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

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僱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礪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為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托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 因成 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

儲鎮國是遠潛謀廢立詭誅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率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烈烈尹京趙趙旋臨建德欵莅南荒佞帥咸斃茅搆是擻張公頌德傳未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路無交言

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譽終始洗洗乃拜儀同允釐保障河東關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既滅命公覆獄咸脫死亡乃陟右

揆右揆決決每讓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饒醜孤映謙細天不慈遠萎哲壤梁 一人

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絕振乃贈太尉節終禮湧返葬沙河羽儀中央閩朝傾祖河 護卷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焉慕攀泣嗙嗙高墳崔嵬鉅鹿刺旁森

捐宰樹綠繞連崗于差廣平宅此不嗚孝孫翼翼論讓 摩志豐碑碣豎萬古皆相 大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碑側記 碑側長與碑同厚一尺一寸十行行七十字正書 唐故太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側記

顏真卿撰并書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縣屬厭厥寇趙定州河

第八子衡因謫居沙州叅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此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口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

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 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舊賢相也落魄於此其可留乎遂贈以駟馬 送還 大曆十

二季十一月以二百騎盡室護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 上欲別加超獎且命待 門十三季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宋公神道碑獨完好惟碑側記闕八字碑去官道二里餘世罕知者以故久不顯于世致君因謁墓下始得之且難舊史不載新書闕遺乃刻顏公體大書字

畫別刻于石庶久其傳形惟襄國舊都邱塚曩然類皆煙滅于無聞獨公之墓高不踰丈豐碑尚存豈特忠義足以垂名于不朽世亦以顏魯公之賢而此碑

尤為可貴也墓之東有碑 二之祖贈邢州刺史為居民斧而剝之所謂側門是也自衡之後子孫無顯宦于唐今有隸編戶者猶收公詔官置墓田俾耕以守詰為前政取去莫知所在大宋崇寧二年七月一日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范致君記 此石未揭今從金龜

琳瑯抄出

右唐宋璟碑顏真卿撰并書唐書廣平六子曰升尚  
渾恕華衡今此碑言公有七子曰復昇尚渾恕延華  
衡乃八子也魯公所撰廣平碑側記亦曰公之第八  
子衡謫官沙州蓋廣平實有八子唐書闕復延二人  
而此碑魯公誤書八字為七爾又碑云廣平自吏部  
侍郎兼攝尚書左丞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  
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  
史但言歷兗冀魏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  
督而已史又載廣平為廣州都督時郡人為璟立遺  
愛頌璟上疏辭讓有詔許停而碑乃云燕公張說嘗  
為碑頌今燕公集中實有此文豈已為文而未嘗刻  
石與 右唐宋廣平碑側記顏魯公撰載廣平逸事  
有以見其清德冠當世威名動夷狄如此而新舊史  
皆不載故併錄之於此覽者傳焉 金石錄  
宋文貞神道碑側記顏魯公纂書石刻沙河二公剛  
勁大節相埒書亦稱是眞足三絕 余始有碑側記  
又後一歲乃得碑文頗剝蝕其行筆與記全異碑碑  
內稱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凡所詼諧人輒疏取昔  
人見公賦梅花以鏡心石腸為怪故不足怪也非所

右碑之作諸集本云仲冬十九日碑作十有九日集  
本云喪葬官供碑喪葬作器葬集本云戊寅歲五月  
碑無歲字集本云叨太僕之下烈碑烈作列集本云  
義形言色碑言作顏集本云既遷郡城碑遷作遠集  
本云汗洽流漿碑流作如其不同者又如此此則趙  
氏之所未及也 金薤  
右廣平宋文貞公碑顏魯公書在今沙河縣之東北  
康陵丁丑之年太末方思道為沙河令碑已斷沒出  
之土中鎔二百斤鐵貫而續之今方公所為修復封  
樹皆無存矣惟此碑屹立於風霜烈日之中恐亦不  
能久也歐陽文忠公以謂魯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  
零落之餘猶足以為寶今此碑剝蝕猶少况以廣平  
之重使歐公得之其為珍賞當倍他書矣 編輿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  
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  
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  
大歷十二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  
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  
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為御史吉溫  
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

望于蕭傳亦是一証太史公讀張文成事而疑其偉  
然丈夫乃如好女子世固有不可勝者 八稿  
右唐宋文貞公碑并碑側記皆顏魯公撰并書文貞  
墓在沙河縣碑久埋沒土中近予友方思道作縣出  
之重樹于墓以搨本見示金石錄謂碑與新史不同  
者二事又謂碑側記載文貞逸事甚詳而新舊史皆  
無之子家藏魯公文集中有此碑因得比較以補石  
本之闕但其文時有小異如集本云建一言而天下  
倚平碑一言作一賜集本云曾祖宏俊碑作宏峻集  
本云嘗夢大鳥衛書吐公口中公吞之碑作大鳥衛  
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集本云欲優游自免碑自免作  
鄉里集本云左右石震竦碑左右作天后集本云救使  
馳救之碑救作赦集本云與執法通問碑作與執政  
通問集本云元宗將幸西蜀碑作中宗將幸西京集  
本云公盛氣詰之碑氣作色集本云東宮有大功宗  
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碑作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  
議集本云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集本云馳道險  
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稽草騎不得前集本云以  
臣免之碑臣字下有言字集本云母寵子愛碑作母  
寵子異集本云救公按覆碑無救字集本云置之匪

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為中丞屬吏  
遂請製碑闕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闕多暇  
始為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  
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  
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  
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為人魯公所特矜重故  
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關遺乃止非由  
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  
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  
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  
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  
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  
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  
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賊私淫穢敗乃門閭廣平  
風教無復存者豈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  
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  
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為唐室名臣  
其孫屬魯公為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  
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  
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

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  
 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  
 長史新史但云詔璩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  
 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  
 則云官名改易為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  
 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  
 更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抗疏告老新舊  
 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一  
 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証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  
 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畫家簡較然在  
 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削記所載三事皆  
 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  
 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  
 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  
 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問碑  
 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  
 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為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為洛  
 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  
 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監脩國史集  
 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

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  
 言字碑云毋寵子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  
 集作優許碑云俱公而歿集作躡公而歿又都穆金  
 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  
 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  
 右震棟碑作天后震棟今碑正作左右震棟救使馳  
 救之碑作馳救今碑正作馳救公盛氣詰之碑作盛  
 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達東都今碑正  
 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  
 碑作馳道險隘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  
 不得前較公覆按碑無較字今碑正有較字喪葬官  
 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器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  
 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  
 既遷鄴城碑遷作遷今碑正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  
 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  
 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  
 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  
 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  
 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  
 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為西京留守

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雷  
 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為雷守乎又公引  
 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  
 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相違反宋公始  
 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  
 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不書但是疏忽竹聖 題跋  
 以碑證傳互有脫漏如史云張易之誣魏元忠引證  
 張說公語說以名義時人呼易之為五郎而稱之曰  
 卿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不奉詔以救之王仁皎  
 卒諫止用竇孝謹故事皆公志節所繫而碑遺之至  
 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天后將黜之公  
 獨引過神龍復辟讓封不受改貝州刺史與數人同  
 辭三思獨揖公住公竟出太平長公主有異謀遂奏  
 婦人干政恐生禍階男又縱橫公執奏之及碑側所  
 記必歷歷在人耳目閒修史者有何避忌而不之載  
 也當請窮治易之兄弟時武后蒼皇欲起遽令之出  
 者新史曰姚璩舊書曰楊再思碑止書內史而逸其  
 名若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詳述其  
 詞蓋揚善隱惡之意寓焉以公之忠直諸子皆不肖  
 歿後三十五年孫儼始為樹碑雖公名在天壤不以

碑為久遠然過公之里拜公之墓讀斯碑而興起者  
 未嘗不以魯公之文而歎嘯長太息也金石 後錄  
 蕭塾菴至邢訪文貞公後二十四代孫道亨攜族譜  
 來公子七六無譜為六子華譜甚詳華子儼蘇州刺  
 史儼二子長嗣先左補闕次子詞宗奉化令家焉明  
 景泰初兵部侍郎諱致者公十七代孫也過邢有望  
 墓詩其家南和者十七代而絕宏治開南和令朱銳  
 於奉化取公十九代孫伍來以守祠自伍至亨凡六  
 世今家沙河者百餘人業農家南和者僅道亨一人  
 奉化者久不相往來塾菴震記來齋金石 刻考略  
 按棠陵方豪字思道重立宋文貞碑有斷碑集一書  
 以記其事余見之太和堂吳氏藏書目中訪之三衢  
 方氏後人或存者只少有心之人耳丁敬詳觀妙 齋金石考略  
 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尚書右丞相宋  
 璟以年老請致仕許之碑稱開元廿一年抗疏告老  
 正與舊紀合而新舊書本傳俱作二十年誤矣唐以  
 黃門監即侍中紫微令即中書令及同三品平章事為真宰  
 相開元元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雖名丞  
 相而非宰相之職文貞以開元八年由侍中拜開府  
 儀同三司始罷政事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非再入



政府也 碑側記別載逸事二條又云昭義軍節度  
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嵩  
慕公德業乃命屯田郎中權刑州刺史封演購石俾  
工刻之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者  
略之也封演天寶末進士所著有聞見記古今年號  
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新舊唐書環本傳皆闕復延惟宰相世系表列環  
八子獨全趙氏蓋未嘗檢及又魯公記碑側已言第  
八子而子環碑書七子此必非誤自魯公亦為傳刻  
者過也趙氏又以碑云自吏部侍郎兼攝尚書左丞  
而史不載後自楚州刺史歷魏克冀三州兼河北按  
察使遷幽州都督復為魏州而史但言歷克冀魏三  
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而已是兼攝尚書  
左丞與復為魏州誠如趙氏所指二史皆未之及然  
余又以碑按環之歷官方其始也調上黨尉以後轉  
王屋主簿又轉合官尉又授錄事參軍凡三遷官然  
後拜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又遷殿中侍御史又遷天  
官員外郎然後為鳳閣舍人新書但于自上黨尉而  
下卽書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而舊書以累轉鳳  
閣舍人包之其失皆略也新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

飲俳嬉而碑云或肅或文或哲或又克篤前烈以休  
令聞嗚呼諛墓之詞雖魯公亦不免若是與新舊書  
言渾怨尚坐貶皆書地而華衡得罪獨從略焉今碑  
言衡謫居沙州是亦史所未及可備錄也外又有神  
道碑側記趙德父已具錄茲不再贅云按堂金石跋

按此碑兩面一側皆神道碑銘其一側記宋公軼  
事謂之碑側記魯公文集有碑銘而無側記金薤  
琳瑯有側記而無碑銘今取兩書互勘碑闕數字  
得以補足碑云其先出于殷王元子史記宋世家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伐  
紂克殷釋微子復其位封紂子武庚續殷祀武庚  
作亂成王誅之乃命微子開奉其先祀國于宋梁

玉繩人表考云微子始見商紂庶兄始見宋微國  
名子爵見尚書周書紂庶兄始見宋微國  
之孫為魏公徐廣引世本微公本書律歷志全  
小司馬謂古書名用魏字作微而殷祀微子索隱  
亦云家語微或作魏請從微音名啓書微子之命  
此路史所本也蓋二字古通見周禮世家又見荀子諫兵  
傳九年又作開又見呂氏春秋誠廉漢人避景帝  
諱國于宋為上公見微子亦曰殷公王會解要之

微子之封宋在成王時也唐書宰相世系表乃謂  
殷王帝乙長子啓周武王封之于宋諛矣碑云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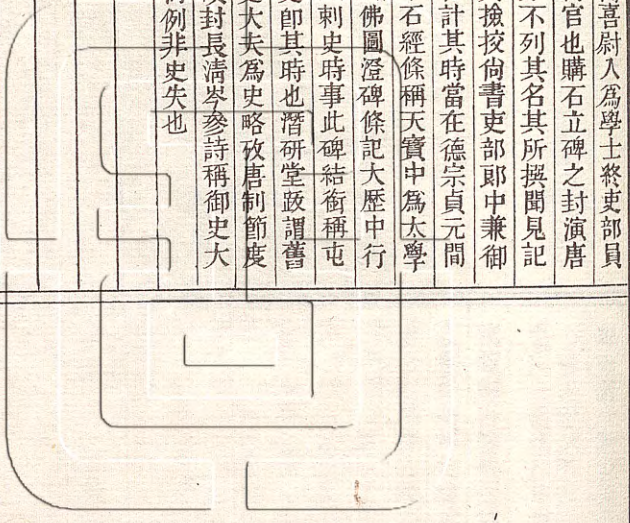
證之此碑所載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  
中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此新書省文誤也舊書四  
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為侍中與  
碑次敘符合而新書遂于兼侍中亦附之四年之下  
則中間方隔一年其官仍名黃門監而牽連書之至  
此是尤疎也舊書弱冠舉進士據碑言十六下卽稱  
明年進士高第則環年十七成進士猶未及弱冠也  
新書刪弱冠二字較舊史為不苟矣又碑言十三年  
駕幸東都新舊書本傳及元宗紀皆作十二年或碑  
亦摹勒有失真耶然新書本傳遽改易其文作東巡  
泰山則為非是按紀十三年乃有封泰山之文其于  
幸東都蓋已兩書之而景文又誤以二事合為一此  
大不可也新舊書並以環二十年請老碑作二十一  
年公抗疏告老碑當當時盧僊所上行狀宜可據環  
之子復先環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宰相世系表作  
太僕少卿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  
採訪使太子左諭德表作太子右諭德華判入高等  
登封尉尉氏令表作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中  
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表作河西行軍司檢校左散  
騎常侍其中詳略亦可參證然史載廣平諸子皆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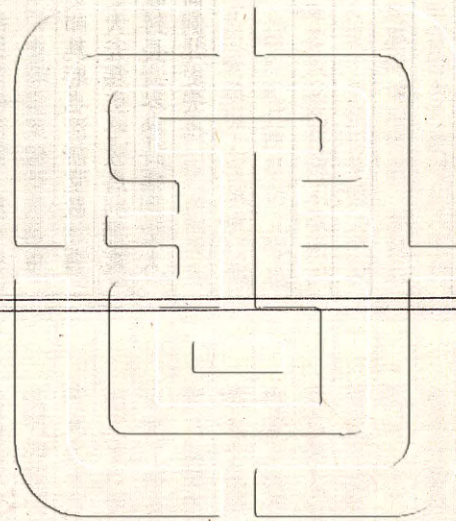
世祖并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  
侍郎据世系表宋氏在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居  
西河介休十二世孫異異三子恭畿洽徒廣平利  
人畿生榮國榮國下闕子一代孫卽弁後魏吏部  
尚書襲利人子弁子紀紀子欽道欽道于元節元  
節子宏峻宏峻子務本務本子元撫卽環父也是  
欽道為環之五代祖今碑云祖似脫五代二字矣  
碑所敘高曾以下官位與表同惟表云廣平利人  
襲利人子碑及魏書弁傳皆作列人為不同据魏  
書地形志列人縣屬魏郡表作利人誤也徙居列  
人者為環之十世祖今環稱邢州南和人不知何  
代遷南和也魏書宋弁傳弁祖愔世系表歷位中  
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賜爵列人子弁伯父世顯  
無子養弁為後弁父叔珍因李敷事死是弁父叔  
珍嗣父世顯可以補唐表一代之闕也魏傳又稱  
弁長子維維弟紀子仲烈遷尚書終北道行臺卒  
子晉陽是為環之六代祖紀子欽道武定末冀州  
別駕又北齊書宋欽道傳云初為大將軍主簿典  
書記後為黃門侍郎遷祕書監贈吏部尚書趙州  
刺史碑與表但云環父元撫碑云衛州司戶表增

贈戶部尚書舊書傳云贈邢州刺史皆彼此五異也碑敘璟歷官與兩傳同者十之八九惟封廣平郡公兩傳在開元五年官侍中之後碑在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之時為異碑稱璟轉廣州都督教廣人度材陶旅以弭火災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是撰頌立碑者張說也舊傳不載張說撰碑但云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是仍立碑也新傳則云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是未嘗立碑也一事而三者不同如此又兩傳載皇后父王仁皎卒葬墳高五丈一尺璟言極剗切帝謂人所難言公等能之賜綵絹四百匹又兩傳載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璟拜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惟兩傳作十七年與碑而不云三人同日拜舊書本紀書璟拜右丞相乾曜拜太子少傅同為十七年八月西事而張說之拜左丞相在十七年二月丁卯非三人同日新書本紀則皆不載宰相表亦無黃於開元四年開十二月書宋璟為吏書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通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監亦與新紀同

緯舒此為璟風節所繫及元宗從諫得賢盛事光照史冊皆不可略者而碑皆不書碑載璟告老後駕幸洛陽公迎拜道左元宗使榮王琬勞問此是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事紀本璟有蒲津迎駕詩知其迎拜之地為蒲津也詩云回鑾下蒲坂飛旆指秦京雒上黃雲送關中紫氣迎是自東都回鑾時也榮王琬者元宗第六子始王野徒王榮後諡靖恭太子也璟八子新傳僅列六子之名舊傳則極詆其飲詭俳優廣平風教無存且言衡最巖險据碑側記則言衡陷吐蕃吐蕃素聞名德稱之為賢相之子以馳馬盡室護歸使其果巖險何能感動若此史家言或失之太過往往如此碑側記云上欲別加超獎且命待制于側門側門之地無考新唐書代宗紀大歷十二年四月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則側門殆是論狀進奏之所會善寺牒載大歷二年沙門乘如詣右銀臺門奉表陳謝此所謂側門或即右銀臺門之類也記為璟之孫儼所請者儼為璟第七子華之子官蘇州刺史見世系表上行狀之盧僊新唐書附趙冬曦傳稱其開元間為集賢學士惟唐音統錄

稱僊為從愿從父自聞喜尉入為學士終吏部員外郎是碑所載乃其終官也購石立碑之封演唐書無傳宰相世系表亦不列其名其所撰聞見記卷首結銜題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是其所終之官計其時當在德宗貞元間聞見記中有尊號一條記貞元間事卷中石經條稱天寶中為太學生登第時張綱有千佛佛圖澄碑條記大歷中行名經之戲見貢舉條佛圖澄碑條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是官邢州刺史時事此碑結銜種屯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即其時也潛研堂跋謂舊唐書薛嵩傳不稱御史大夫為史略攷唐制節度等使例兼御史大夫故封長清岑參詩稱御史大夫而傳亦不載與此同例非史失也





金石萃編卷九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諫

唐五十八

八關齋會報德記

幢八面高一丈一尺四分廣二尺五分每面五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有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

顏真卿撰并書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所至去神明而何遠

有唐 大歷王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臬文武

將吏朝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

御史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徐 何等奉爲河南

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射知省

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王田公頊疾

良已之所建也 公名神功冀州南宮人稟元和之粹靈

膺期運以傑出含靈 下正直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

竭忠而精貫白日和衆必資於寬簡安人務 在於撫柔

况武藝絕倫英謀沉祕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

緝熙故能服天子之 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羯胡構逆

公以平盧節將佐 今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州

拒杏園守陳留許叔冀降而陷焉思明懼 忠臣圖已令

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李銳公 斬

德信走從諫遂并其衆而報焉 肅宗大悅拜公

鴻臚卿再襲敬釭於鄆州 加中丞討劉展于潤州斬平

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清節度使屬 侯希逸平盧

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岑為賊所圍副元帥李

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大夫加開府充充節度破

法 子營又討敬釭 釭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

陽自縊死廣德元年拜拜戶部尚書 封信都郡王上

幸 陝公首末扈從都知六軍 兵馬每食宿公 皆躬

自省視 上感焉方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 止

二年拜汴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

河張氏為趙國夫人 大妻信安郡王肅女為涼國夫人太

夫人慈和勤儉睦于 親口口口純孝居常不離 左右閱

讀書史或時疾 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 中禮識 不絕仍

造崇夏蠶聖 寺以祈福 口三年 兼判左僕射知省

事加 太子大師公德厚量深勞謙 重慎功高而心益

下位弥大而體益恭 故遠無不懷 迓無不肅 今夏四月

忽嬰熱疾流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適喜鷹犬之翫悉

皆棄捨羣帥感焉無 復口口履之內感懷歡欣睢陽

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弊邑而首誅德信李崇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即我公再有大造于弊邑矣微我公之救恤則皆死於鋒鏑入於煎熬矣

○口口尚何能保完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君悅而從之來五月八日首以俸錢卅萬設八關大會飯于僧于開元<sub>御</sub>藍將佐爭承唯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為一會鎮遏團練官健副使孫琳等設五百人為一會口口者壽百姓張烈等設五百人為一會法筵等供灰塞於郊坰讚頌香花喧填於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謹惠而休先宵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真卿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觀茲盛美益覲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唐宋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為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此二行案書

宣義郎行宋州錄事參軍崔淮

專知官朝議郎宋城縣令田延

勒字官宣德郎前守汝州梁縣令王良器

篆額宜德郎楚縣令田悅

顏魯公石幢事

宋州刺史崔倬撰

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鎔塑口刻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焚滅銷破一無遺餘分遣御史覆視之州縣口異至於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毀而瘞藏之此州開元寺先有大師魯國顏公以郡守僚吏州人等為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鏤紀大幢立口文而口幾再尋榘材口口八觚如砥偉詞遼翰龍躍鸞翔時刺史邑宰以口口不可折遂鑿鑿缺口以仆之蓋三面僅存委理于土偉大中己巳歲守郡明年嘗暇日訪求前賢事蹟郡從事涂君困言口魯公石幢索而得之口壤之下口口口失文義乖絕尋釋研究不可復知意其邑居之中必有藏錄其文者果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模石本完備炳然輝耀益目俾自幼學慕習魯公書法口不能窺涉其門字然惜其高口埋沒遂命攻治口口口續其次雖真廣懸越貂狗相屬且復瞻仰魯公遺文昭示於後矣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叙

副使崔口口判官涂景 推官崔麟

錄事參口口順孫 口口口口

曹州口口縣主簿口口師口傳打石本

鑄字人石從建 高元瞻

八關齋碑唐河南節度使田神功寢疾宋州刺史徐向等為禳祈報恩者也碑在今歸德州城外僧寺中永樂丁酉秋余得此本每行下關四字蓋打碑時為夏潦所澆也東里續集

右顏魯公書字徑可二寸許方整道勁中別具姿態真蠶頭鼠尾得意時筆也此書不甚名世而其格不在東方家廟下故非餘子所及也記文宋州將吏為節度使田神功疾愈請禱此搢紳媚驕帥之常也足怪者第其時有可慨也蓋載籍鴻漸輩方以因果之說聳人主至引阿脩羅帝釋為証每虜至禮佛祈禱退則脩八關齋飯僧報謝將帥體解而世風靡矣嗚呼唐之所以終不復振也有由哉舟州山案

八關齋會始於宋齊之間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胡三省注曰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為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眾所受一日一夜戒也

謂八戒一齋通為八關齋明以禁防為義也金石文字記

八關齋碑去郡城南里許為魯公碑舊立處崇禎戊寅春碑之址築為堞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翻遷之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十六字闕七十四字侯方域壯悔堂集

今日叢林以臘月八日四月八日名冬夏結制而設戒期自六戒以下不聞于世然有過午不食之說非即第八戒之意乎金石後錄

八關碑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予向年官泮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督餉彼中親至碑下見石尚完好今為時三十年得宋長公舉搗寄此本乃碑至下段已盡泐落不勝慨然庚子錦夏記

按碑曰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守陳留陷思明斬德信走從諫襲敵鉅讓侯希逸破法子營封信都郡王等事舊史皆無之而新史悉合必歐公得此碑而更定之也新史又謂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為飯千乘門追福然七年壬子得疾宋州官吏為之祈禳至八年卒而朝廷又為飯僧追福可見當時從信釋氏之深也金石評考

寶刻類編有此碑云顏真卿撰并書田悅篆額大歷

七年立大中五年崔倬補書在應天劉駒唐書田神功傳云忠朴幹勇當時所稱而明趙嘏以神功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實魯公為撰為書蓋以小節掩大功古人不如是矣碑後有刺史崔倬敘石幢事略云云則是此碑毀于會昌刻于大中者也倬實重刻而非補書實刻類編益誤倬見宰相世系表隋義同郟城公榮四世之孫所書有大和六年四月裴度撰文宣王廟記在襄州見寶刻類編 篆額云唐宋口口州刺史徐向及官吏奉為汴宋節度觀察使右僕射信都王八關齋會報德記是宣德郎楚邱縣令田說書其篆至劣寫徐為徐源為沐度為度儀為儀端為翁唐人之不通篆學如此汲州以水名即水經汲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為堆水地理志滎陽下水在西南亦但作下徐鉉注說文云汲今作汴非是或說隋煬帝避反字故改汲為汴然則猶飯作飭之屬也今依隸造篆不成字體若从地里志作汴亦當篆作兩字不應下加、也悅即神功族子通鑑大歷十四年二月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有子十一人以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即悅是也後為田悅所殺曾太尉見劉駒唐書

不茹董集作茹董禮識不絕集作禮識則當從碑為正也首題顏真下當關卿誤字篆尾唐下當關行宋字則又推而可知也竹雲題跋

按碑今在河南歸德府南門亭內今之歸德府唐時為宋州睢陽郡屬河南道故碑題宋州官吏也碑敘田神功歷官與新唐書神功傳同舊傳略惟遷徐州刺史及廣德元年拜戶部尚書為兩傳所無

又淄清節度使兩傳作淄青似係碑偶筆誤也傳不載神功封母妻事碑稱妻信安郡王禕女禕為太宗八子鬱林王恪之孫贈張掖郡王追封吳王琨之子初封嗣江王徙信安郡王碑無建立歲月

其敘娶疾修齋事云大歷壬子夏五月是為七年傳敘神功之卒在大歷八年而寢疾時宋之將吏為禩祈報恩惟新書敘其事在八年以前亦不定為何年撰碑者顏真卿以其結銜考之宋文貞公

神道碑署曰行撫州刺史為大歷七年九月立此碑署前行撫州刺史加一前字則已解撫州之任可知而湖州之命即在七年九月要是初離撫州

未刺湖州中間撰書此碑故加前字於行撫州刺史之上則似修齋在五月立碑在九月與宋璟碑

德宗本紀 中州金石記

右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文字波沒闕一百九字因以魯公文集校補以便快讀朝散大夫使下關持節宋州字徐向等下關奉字左右僕射知省下關事兼御字之所建也下關公名字起下關孝字安人務在于撫下關柔况字緝熙下關故能殿天字佐今下關右僕射李公忠臣字思明懼忠下關臣圖已令公字公斬下關德信走從諫遂并其字副元帥李下關光弼請公字又討敬紅下關紅歸順焉史字封信下關都郡字每食宿下關皆躬自省視字二年拜下關亦宋節度遷兵部大歷二字妻信安下關郡王禕女為涼國夫人字居常不離下關左右閱讀史書政時疾字二寺下關以祈福祐三年字功下關既高字忽嬰熱下關疾沉頓字是即下關我公字入于煎下關熬矣字徐君悅下關而從之來字開元仰藍將下關佐爭承惟字一千五百人為下關一字耆壽百姓張下關烈等設字又按碑本淪骨髓文集作淪字泉文武將吏集作泉字羯胡搆逆集失胡字又討敬紅集作六年清河張氏集作清州則又集本之訛也元年拜戶部尚書集作授戶部鞋于如黨集作親黨

同時列于宋璟碑之後為宜也碑云設齋於開元伽藍河南通志載歸德府開元寺有二一在府城東南明正統四年創建一在寧陵縣城西北四十

里明正統間創建一在虞城縣治東始建未詳今此碑在府城南門當是府城東南之開元寺非寧陵虞城二處矣設齋之數初徐向飯于僧既而苗藏寶等設千五百人孫琳等設五百人張烈等設

五千八人飯僧八千人準以俸錢卅萬飯于僧之數則共糜錢二百四十萬也王圻續文獻通考釋家總紀載大歷八年五月以太宗諱日會有司修

四千僧齋于服成寺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為百姓祈福可見是時修齋之會方盛而修齋必設戒故謂之八關會也續通考又載會昌五年上

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上都東都各留一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此即碑後載大中年宋州刺史崔倬所記重

刻石幢之語其時幢已委埋于土則寺亦在拆毀之數崔倬但云重刻顏碑而不云建寺則通志所載之府城東南開元寺或非即唐時此碑所立之舊址矣

李陽冰書般若臺

碑高一丈四尺八寸廣五尺八寸四分共二十四字篆書末僧名五字正書在福州烏石山

般若臺

大商大羅七老曾作題識

御史李陽冰書

般若臺

大唐大曆七年著作郎兼監察御史李貢造 李陽冰書 住持僧惠攝 此五字正書

在神光寺般若臺刻于華嚴頂與處州新驛記

雲縣城隍記鏡水忘歸臺銘世寶之為四絕天下真地碑記

閩中絕少古刻鼓山題刻如麻無一唐蹟惟此銘在

三山為最古又聞石塔寺有唐貞元中碑余未之見

金石文

字記

李陽冰書謙卦

碑共四石各高六尺五寸廣三尺四寸前三石均六行後一石四行行皆十字篆書在蕪湖縣

謙卦爻辭李陽冰篆書石在直隸太平府蕪湖縣民

家考槃餘事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温

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

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裏鐵舒元與所謂蠶

食鳥步鐵石隔壁龍池賦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温書謙卦謙字

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詭為謙雖字各異體然

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軌窮絳雲在霄化工甫物

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即

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為變乎雲

破題

右李陽冰書易謙卦謙字凡二十見無一同者其以

謙謂謙代謙字世多疑之案漢書藝文志易之謙謙

一謙而四益顏氏注謙字與謙同大學此之謂由謙

鄭氏注謙讀為憊荀子臭之而無謙于鼻楊倞注與

憊同蓋謙謙三字古皆通用也說文厠古文籃字

集韻廉古作厠廉與籃聲相近故可借用碧落碑飛

廉之廉作厠蓋省一屮此碑以言勿屬為謙則借廉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謙字之變

古文也唐古文籃子見於說文然義雲章廉作府  
陰符經作倉則唐本廉之古文故碧落碑書廉為  
唐也廉謙皆以兼聲古老子兼作首故謂又作謂  
也謂借為謙于義未詳或者兼首又从林林井為  
編又變文為碑也

李陽冰書黃帝祠額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九寸四分  
二行四字書人及勒石人書額上

李陽冰

黃帝祠額

李陽冰

黃帝祠宇

丹陽葛家勒石

黃帝祠宇篆額唐李陽冰篆在仙都山

李陽冰書聽松二字

石橫廣二尺三寸高一尺四  
寸五分篆書在無錫縣惠山

聽松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床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  
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床頂側有聽松二  
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  
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床是

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  
如堵牆蓋塵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搨搨故  
逆驚為僮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  
識悵悵良未有已

元結墓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厚一尺一寸五分四面刻面  
背均十七行左右側均四行共四十二行行三十三  
字至三十五字不等

正書在魯山縣學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經略使元君表墓碑

銘并序

全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真卿撰并書

嗚呼可惜哉元君君諱結字次山 皇家忠烈義激

文武之直清臣也蓋後魏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

十二代孫自遵七葉王公相繼著在悼史高祖善禱

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朝散大夫

襄信令襲常山公祖利直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

延祖清靜恬儉歷魏成主簿延唐承恩開輒自引去以

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終門人謚曰太先生賢

應元季追贈左贊善大夫君聰悟宏達倜儻而不羈十

七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 先生德秀嘗者說楚賦

使汪仲昇為賊所擒裴茂與來項交惡 遠近危懼莫敢  
誰何君知節度觀察使事經八月境內晏然 今上

登極節使留後者例加封邑 君遜讓不受遂歸養親特  
蒙褒獎乃拜著 作郎遂家于武昌之樊口著自釋以見

意其略曰少習靜 于商餘山著○○○○○○難于

猗玗洞著猗玗子三篇將家讓濱乃自稱浪士著浪說  
七篇及為郎時人以浪者亦 湯為官乎遂見呼為湯郎

著湯記七篇及家樊上漁者戲謂之整交○○○○

○○○○又以君湯浪於人間或謂湯交歲餘 上以

君居貧起家為道州刺史○○○○州為西原賊所陷人十

無一戶纔滿千君下車行古人之政二季間歸者萬餘

家賊亦懷○○○○不敢來犯既受代百姓詣闕請立生

祠仍乞再留觀察使奏課第一轉容府都督兼 侍御史

本管經略使仍請禮部侍郎張謂作甘棠頌以美之容

府自艱虞以來所管皆固拒山 谷君單車入洞親自喻

撫六旬而收復八州丁陳郡太夫人憂百姓詣使請留

大纛四季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本管

使如故君矢死陳乞者再三 優詔褒許七季春正

月朝京師 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

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于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

三篇中行子蘇源明駭之曰子居今而作真淳之語難  
哉然世自澆浮何傷元子天寶十二載舉進士作文編

禮部侍郎陽浚曰一第汙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遂

登高科及羯胡首亂逃難于猗玗洞因招集鄰里二百

餘家奔襄陽 韓宗異而徵之值君移居讓溪乃寢

乾元二年李光弼拒史思明於河陽 肅宗欲幸河

東問君有謀略虛懷召問君悉陳兵勢獻時議三篇

上大悅曰卿果破朕憂遂停乃拜君右金吾兵曹攝

監察御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參謀仍於唐鄠 蔡等州

招緝義軍山棚高晃等率五千餘人一時歸附大墜賊

境於是思 明逆銳不敢南侵前是泌南戰士積骨者君

悉收瘞刻石立表命之曰哀業將吏 感焉無不勇勵墮

日賴 降威望日崇時張瑾秋史闕於襄州遣使請罪君

為 聞奏特蒙嘉納乃真拜君監察仍授訓 將張遠帆田

瀛等十數人將軍屬荆南 有專教者呂諲為節度使謹

解以無兵 上曰元結有兵在泌陽乃拜君水部員

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謹節度判官君起家十月 超拜

至此時論榮之屬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 防禦使龍承

鼎謀反并判官吳子宜等皆 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

朝野震悼焉二子以方以明能世其業名雖著而官未立以其季冬十一月壬寅虞葬君于魯山青嶺泉陂原禮也嗚呼君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躬是三者而見重於今雖擁旄麾幢抱戎於五嶺之下弭綸秉憲對越於九天之上不為不遇然以君之才之德之美竟不得專征方面登翼太階而感激者不能不為之太息也君雅好山水間有勝絕未嘗不枉路登覽而銘贊之感中行見知之恩及亡至今分宅以恤其子其不口口口此類中書舍人楊炎常袞皆作碑誌以抒君之德業故吏大令劉亥江華令瞿令問故將張滿趙溫張協王進興等感念恩舊皆送輿以終葬塲資幣石額垂美以述誠真卿不敏嘗忝大山風義之末尚存靈往敢廢無媿之辭銘曰

次山斌斌王之蓋臣義烈剛勁忠和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真方秉心真淳見危不撓臨難遺身侃侃全德今之古人奈何清賢實志莫申羣士立表垂聲不

元結碑顏魯公撰并書按唐書列傳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而碑與元氏家錄序皆云十二世蓋史之誤又碑與元和姓纂云結高祖名善禪而家錄作

纒滿千真卿在當時手自傳錄理亦不謬然或更有

所本與殆亦詩人靡有子遺之謂與次山祖傳云諱

亨字利貞碑惟云利貞由避肅宗諱不書

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大厯口年十月立其文與新

唐書本傳略同宋祁當即據此為之惟碑云祖利貞

史云祖亨字利貞碑云充山南東道節度叅謀史作

西道碑云猗玕洞史作猗玕沮碑云將家讓漢史作

讓漢蓋傳寫之誤李義山作元結文集後序云見憎

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受作官不至達母老

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碑獨不述其事者以

同時忌諱而新唐書則應採錄此事乃僅襲碑文何

也碑云葬君子魯山青嶺泉陂原今在縣城北三十

里青嶺俗名青條嶺也

銘載道士申泰芝誣湖南都防禦使龐承鼎謀反并

判官吳子宜等皆被決殺推官嚴郢坐流俾君按覆

君建明承鼎獲免者百餘家新唐書結本傳不載此

事惟附于嚴郢傳方士申泰芝

宗遊遊湖衡間以妖幻詭眾姦賊鉅萬潭州刺史龐

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

泰芝左道云云帝怒叱郢去卒殺承鼎流郢建州與

善禪未知孰是也

金石錄

右容州都督元結表墓碑顏魯公書四面刻字與宋

廣平李含光及家廟碑式相同後題大歷下闕一字

據魯公行狀稱大歷七年除湖州此碑署湖州刺史

必在七年以後矣唐書元結傳稱曾祖仁基寧塞令

而碑云襄信令又稱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而碑云歷

魏成主簿延唐丞皆其異者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舊在青條嶺予近所見揭本蓋魯山李居來家所

藏持以贈予者字間有剝泐證以舊志所載全文讀

之始無遺缺碑云曾祖仁基朝散大夫褒信令傳乃

作寧塞令次山父延祖歷魏城主簿延唐丞傳僅云

再調春陵丞而已春陵漢舊縣宋景文書唐人仍襲

用舊名使其歷官所在後世幾不可考殆非例也元

和郡縣志春陵故城在延唐縣北十里景文于傳書

之其亦用古之過而遂僻澀如是與凡史以紀實也

作尋常文字猶不宜遷就其詞况于一代之史以

俟後世其毋益滋之惑而大失真與碑載次山起家

為道州刺史為西原賊所陷人十無一戶纒滿千今

傳云遺戶裁四千攷次山春陵自序道州舊四萬餘

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傳所書當據此文而碑云

誌銘符舊唐書呂誣傳龐承鼎因奉芝入奏至長沙

熱之遣使奏聞輔國黨奉芝召奉芝赴闕既得召見

具言承鼎曲加誣陷詔鞠承鼎誣罔之罪据是則泰

芝不過指承鼎為誣罔何至帝怒不已必致之死地

以銘考之泰芝乃誣承鼎謀反傳殆未具其實也後

承鼎竟得雪泰芝竟以賊敗流死亦由結建明承鼎

而新舊史皆手結本傳不書其疎甚矣銘載淮西節

度使王仲昇為賊所擒裴茂瓊來瑒交惡事亦見來

瑒傳

並作嶺魯山縣志

按此碑顏魯公文集載其文今取以互校有不同

者碑云高祖善禪集作善禪曾祖仁基朝散大夫

集作朝請宗兄先生德秀集無先生二字卿果破

朕憂同集破下有賊字招輯義軍集招作拓咸望

日崇集作日隆部將張遠帆集無帆字將家讓演

集作讓演作甘棠頌以美之集無頌字君單車入

湖集作單軍七年春正月集無春字二子以方以

明集無以方二字躬是三者而見重于今集見重

作身重擁旄麾幢集作擁旌而感激者不能不為

之嘆息也集無者不能三字銘詞率性真方集作

方直秉心真淳集作真純實志莫申集作素志莫



仲凡此皆集本刻訛也結所歷官新唐書傳俱同

無傳惟禮部侍郎陽浚傳作湯浚山南東道節度

參謀傳作西道將軍讓演傳作讓演與顏陽浚湯

浚不能定其孰是山南東道作西道則史誤也碑

下文云仍於唐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此四州皆

屬山南東道則不應為西道參謀矣讓演作讓演

据九江志讓演在瑞昌縣南唐元結嘗居此自號

讓溪浪士其詩云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自當

作讓為是然碑前云讓浚後云讓演兩皆作讓或

亦以結詩有存讓名之語似亦可通也碑云後魏

昭成皇帝孫曰常山王遵之十二代孫下云自遵

七葉王公相繼者在悼史高祖善禪云云高曾祖

考本身加以上世七葉正二代也昭成皇帝者

北魏太祖平文帝之子諱什翼健据魏書昭成子

系列傳昭成子壽鳩之子遵太祖初有佐命勳賜

爵略陽公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遷州牧

封常山王攷昭成帝稱代王建元建國始于晉咸

康四年戊戌自此下推至結當天寶十二載癸巳

舉進士之年計之得四百七十五年除昭成父子

二代約七十五年則自遵至結約四百年不過十

其最稱者元結梁肅即此源明駭之之證碑云唐

鄧汝蔡等州招輯義軍山棚高冕等率五千餘人

一時歸附傳則云降劇賊五千高冕等不過當兵

亂之時結山寨以自保一聞招輯率眾歸附正見

其義而傳乃以劇賊加之此史文之失實也碑云

虔葬君子魯山青嶺泉陂原虔葬二字他碑未見

魯山縣志歌馬嶺又東南為青嶺在今縣治北三

十里碑稱君之碑誌為中書舍人楊炎常袞所作

此碑則故吏劉袞等鳩資鬻石而立之唐書楊炎

傳炎由禮部侍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

掌綸誥常袞傳言天寶末及進士第由太子正字

累為中書舍人兩人之官中書舍人傳皆無年月

不能定其撰碑誌之在何年則此碑之立亦不能

定今以其碑稱七年正月朝京師四月薨其年冬

十一月葬遂系於大歷七年

二代而已不至有十五代則傳誤也碑云父延祖

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魯縣本隋大業初

廢魯州置縣唐初改魯山縣自三代至六朝皆謂

之魯陽此稱魯縣者仍隋舊名也魯山縣志大義

山又東北為壺山壺山又東南為商餘山元結演

興詩商餘山有太靈古祠集古錄目云元結隱居

教授于商餘之肥溪据此碑則隱居教授者不自

結始矣碑云及終門人私謚曰太先生謚法無太

字太與泰同說文大也通也私謚殆取義于此不

必拘于法也碑云結始知書乃受學于宗兄先生

德秀此即元德秀也宗兄之稱始見於此新唐書

德秀傳為河南人蓋與結同姓而不同系故稱之

為宗兄德秀傳則稱族弟結是既為同姓即可稱

同族矣宗兄而又謂之先生者以其受學也德秀

傳稱德秀卒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過哀禮歎結

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高行吾哀之

以戒荒淫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觀此可以見古

人師生兄弟之至情矣碑云嘗著說楚賦三篇中

行子蘇源明駭之新書蘇源明傳但云初名預字

弱夫不著其號中行子傳云源明雅善杜甫鄭度

一、其...  
 二、其...  
 三、其...  
 四、其...  
 五、其...  
 六、其...  
 七、其...  
 八、其...  
 九、其...  
 十、其...  
 十一、其...  
 十二、其...  
 十三、其...  
 十四、其...  
 十五、其...  
 十六、其...  
 十七、其...  
 十八、其...  
 十九、其...  
 二十、其...  
 二十一、其...  
 二十二、其...  
 二十三、其...  
 二十四、其...  
 二十五、其...  
 二十六、其...  
 二十七、其...  
 二十八、其...  
 二十九、其...  
 三十、其...  
 三十一、其...  
 三十二、其...  
 三十三、其...  
 三十四、其...  
 三十五、其...  
 三十六、其...  
 三十七、其...  
 三十八、其...  
 三十九、其...  
 四十、其...  
 四十一、其...  
 四十二、其...  
 四十三、其...  
 四十四、其...  
 四十五、其...  
 四十六、其...  
 四十七、其...  
 四十八、其...  
 四十九、其...  
 五十、其...

